

萬有文庫

種千一集第一

編主五雲王

說小舊

(五十)

編祺曾吳

行發館書印務商



說 小 舊  
(五十)  
編祺曾吳

國學基本叢書

# 舊小說

戊集二 金元明

山房隨筆

蔣子正

元好問妹

元遺山好問裕之北方文雄也。其妹爲女冠。文而艷。張平章當揆欲娶之。使人囑裕之。辭以可否在妹妹。以爲可則可。張喜自往訪覘其所向。至則方自手補天花版。輒而迎之。張詢近日所作。應聲答曰。補天手段。施張不許纖塵落畫堂。寄語新來雙燕子。移巢別處覓雕梁。張悚然而出。

陳野水

陳野水言。昔紹興學正任滿。入城給取解由道。經婺境。至山中村舍。時暑行倦。饑渴。入一野室。見數人擣桐油。一老下確。詢所以來。野水言自紹興。又問往紹興何爲。野水言學正任滿往倒解由老笑曰。汝自倒解由我自擣桐油上確。不顧野水怪之。出問其鄰曰。此何人也。鄰人云。此我郡傅省元。兵革以來。隱處山中。父子確油種藝以自給。野水取紙書一絕云。忽遇山中避世翁。居然沮溺古人風。白頭方作求名計。不滿先生一笑中。傳觀詩訖。召坐曰。子真悟者邪。卽命置飲食。勞之。要之山澤之腥。長往不返者。顚崖果何限也。發役。蜩蠅苟竊升斗。彼視之一曇耳。

趙靜齋

小說 十五 戊集二 金元明

趙靜齋淮被執於溧陽豐登莊至府辭家廟云祖父有功王室德澤霑及子孫今淮計窮被執誓以一死報君刀鋸置之不問萬折忠義猶存急告先靈速引庶幾不辱家門卽登櫂去至瓜州被刑無敢埋其屍者有一寵姬在焦僉省處此姬啓僉省云趙四知府今日已死妾元是他婢子望相公以妾之故夫許妾將屍焚化也是相公一段陰隲焦許焉乃作一棺焚之又啓收骨散之於水亦許之遂以裙盛骨殖到江下大慟投江而死又聞其孫享祭靜齋降筆云生居四代將門家不幸遭逢被虜拏死在瓜州無葬地幽魂夜夜到長沙其兄冰壺潛自京口遷金陵北兵至棄家而遁南從不返死葬海傍山上

陳說

湘人陳說登第授岳陽教官夜踰牆與妓江柳狎頗爲人所知時孟之經守岳聞其故一日公燕江柳不侍呼至杖之文其眉鬢間以陳說二字仍押隸辰州妓之父母詣學宮咎說云自岳去辰八百里且求資糧陳且泣且悔罄其所有及資衣物得千緡以六百贈柳餘付監押吏卒令善視且以詞餞別云鬢邊一點似飛鴉休把翠如遮二年三載千擋百就今日天涯楊花又逐東風去隨分入人家要不思量除非酒醒休照菱花柳將行會陸雲西以荆湖制司幹官寄檄至岳與陳有故將至陳先出迎以情告陸陸卽取空名制幹劄填陳姓名檄入制帳旣而並迎陸入卽開宴陸曰聞籍中有江柳者善謔誰是也孟卽呼至柳花鉅隱眉間所文飲間陸越語孟曰能以柳見予否孟曰唯命陸笑曰君尙不能容一陳教豈能與我孟因敍說之過陸歎慨旣而終席陸呼柳問其事柳出說送別詞陸大嗟賞而再登席陸舉詞示孟且謂之曰君試目此作可謂不知人矣今制司檄說入幙將若之何孟求解於陸并召說同宴明日列薦說且

除柳名。陸遂將說如江陵。見之。聞公秋壑。俾充幕僚。說不獨洗一時之辱。且有倖進之喜。至今巴陵傳爲佳話矣。

### 賈秋壑

秋壑在朝。有術者言平章不利姓鄭人。因此每朝士鄭姓者多困抑之。武學生鄭虎臣登科。輒以罪竄之。後遇赦得還。秋壑喪師。陳靜觀諸公欲置之死地。遂尋其平日極仇者爲押送官。虎臣遂請爲之。乃假以武功大夫押往。爲虎臣一路陵辱。求死不能。至漳州木綿菴。病篤瀕死。踞虎子欲絕。虎臣知其服腦子求死。乃云好教祇恁地死。遂鎚數下而殂。先是履齋吳相循州安置。以秋壑賈相私憾之故。未幾除承節劉宗申知循州。劉江湖遊士。專以口舌哄。逼當路要人。貨賄官爵。士大夫畏其口。姑厚飽彌縫之。其得官亦由此。守循之際。廟堂意責之以黃祖之事。宗申至郡。所以招撫履齋者無不至。其隨行僕僕。以次病死人。謂寘毒循州貢院井中。故飲此水者皆患足軟。而卒履齋終不免。秋壑後亦遭鄭虎臣之辱。其時趙介如守漳。賈門下客也。宴虎臣於公舍。秋壑亦與焉。介如欲客似道似道不可以讓虎臣。稱天使惟謹。虎臣不答。似道側坐於下。介如察虎臣有殺賈意。命館人訪鄭。且以辭挑之。於時似道衣服飲食皆爲鄭減。抑介如作綿衣等餽之。見其行李輜重。令截寄其處。得命放回日。就取之去。其館人語鄭云。天使今日押使至此。度必無生理。曷若令速隕。無許多苦惱。鄭卽云。便是這物事。受得許多苦。欲其死而不死。未幾告殂。趙往哭鄭。不許。趙固爭。鄭無如之何。趙經紀棺殮。且致祭。其辭云。嗚呼。履齋死循。死於宗申先生死閩。死於虎臣。嗚呼。祇此四句。然哀激之悃。無往不復之微意。悉寓其中。

遂昌雜錄

鄭元祐

廉希貢

高昌廉公諱希貢字端父由按察僉事累任廉使後以薦國公致仕公嘗出其兄平章公諱希憲像面白皙如滿月冠巾圍領袍手執孟子公嘗言先兄禮賢下士如不及方爲中書平章時江南劉整以尊官來見先兄毅然不命之坐劉去宋諸生藍縷冠衣袖詩請見先兄亟延入坐語稽經紬史飲食勞苦如平生歡既罷某等兄弟請於先兄曰劉整貴官也而兄簡薄之宋諸生寒士也而兄加禮殊厚某等不能無疑敢問公曰此非汝輩所知我國家大臣語默進退繫天下輕重劉整官雖尊貴背其國以叛者若夫宋諸生與彼何罪而羈囚之况今國家起朔漠我於斯文不加厚則儒術由此衰熄矣

張太尉

宋亡故官并中貴往往爲道士若杭省馬院張太尉其一也其人長身廣額宋爲入內都知太尉國家以其內侍拘入朝遂傾家賄上下得以其子代如李丞相羅司徒皆是也羅李旣貴悉顯其親族而張獨畏願不敢奏僅撥平江田三十頃贍之得田後固已優裕無他望一日仁廟顧謂張曰汝有父母在乎張拜答曰母已亡獨父在爲道人上曰封贈慶典曾及之乎張曰老父旣寄迹方外不敢覬望後福上愀然召中書省臣以爲張哥在朝久矣而慶典不及其父母卽命以其子爵秩貴之其父在杭固不知而是日頸痛重若爲物所壓日重一日制贈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徵政院使典謁卿閩國公賜玉帶金幣鈔物等又降特旨江浙省臣浙西憲臣皆將旨燕犒於其家比使臣至頸痛重殆不勝使臣卽臥內宣恩命

僧不知極品之貴使臣舉玉帶以示之始驚顧謂其所親者曰未得賜玉帶者兩人福王賈平章耳不及佩服舉手一撫摩遂卒嗚呼顯宦貴祿信有命彼不知而妄求者可以爲戒也

### 尤宣撫

余年三十許時識一老僧於吳江洲渚上僧台人也時已年七十餘爲余言伯顏丞相先鋒兵至吳是日大寒雨雪老僧者時爲承天寺行童兵森列寺前住山老僧某令其覩兵勢且將自刎行童震慄遠望有以銀椅中坐者以手招行童童莫敢前且令軍士趣召之將至戒以無恐既至召令前問住山某和尙安否西廊下某首座安否童大驚且戒令先往首座房致意首座僧大驚而銀椅中坐者已至房作禮笑問曰首座如何忘卻耶某固昔時知命子寺前賣卜者也嘗宿上房踰半年已而偕至方丈拜主僧主僧錯愕漫不省扣之乃言曰我尤宣撫也今日尙何言卽命大鍋煮粥唱兵人令兵人持招安榜而令行童以吳語誦榜文曉諭百姓於此始知尤公探譯江南凡八年至以龍虎山張天師符籙取驗於世祖皇帝云尤公久於江南探譯南士人品高下皆悉知之時江淮省改江浙省自維揚遷錢塘尤公因陞平章郡有天慶觀卽今玄妙觀杭高士褚雪蠟先生諱師秀自宋以清苦節行聞一日尤公單騎從一童至天慶方丈觀主王管轄者尙不知爲平章尤公乃自言觀主大驚尤公曰我欲一拜褚高士耳觀主謂其人孤僻士宰相何取而欲見之尤公意彌堅觀主扣房門高士方讀書聞扣戶聲問爲誰觀主以姓名對高士曰主首不游廊管轄何爲至此觀主以山門急切事語之乃啟戶觀主言平章請見高士拒之曰某自來不識都貴人而平章顧已拜於地意欲高士延坐其室卽鎮戶偕行廊廡間平章卑仰敬之愈甚至雲堂前

語平章曰。三年前月閩州王高士嘗留此。某則非其人也。因長揖竟出。尤公顧瞻嗟咨曰。是真一世之高士。公每出見杭士女出遊。仍故都遺風。前後雜沓。公必停輿或駐馬戒飭之曰。汝輩尙懵懵睡耶。今日非南朝矣。勤儉力作。尙慮不能供繇役。而猶若是惰遊乎。時三學諸生困甚。公出必擁呼曰。平章今日餓殺秀才也。從者叱之。公必使之前。以大囊貯中統小鈔。探囊撮予之。遂建言以學校養士。從公始。

賈相

故老言賈相當國時。內後門火。飛報已至葛嶺。賈曰。火近太廟。乃來報。言竟。後至者曰。火已近太廟。賈乘兩人小肩輿。四力士以鎌劍護轎。里許。卽易轎人。倏忽至太廟。臨安府已爲具賞犒。募勇士。樹阜纛。列劊手。皆立具於呼吸間。賈下令肅然。不過曰。火到太廟。斬殿帥。令甫下。火沿太廟八風兩殿前。卒肩一卒飛上。斬八風板落火。卽止。登驗姓名。轉十官。就給金銀賞之。賈才局若此。類亦可喜。傳景文云。

林景曦

宋太學生東嘉林景曦。字霽山。當楊總統發諸陵時。林故爲杭丐者。背竹籮。手持竹杖夾。遇物卽以夾投籮中。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賄西僧云。自餘不敢望。收得高宗孝宗骨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爲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嘉。其詩有夢中作十首。其一絕曰。一杯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急雨洗巖花。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更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又曰。橋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捧香來。餘七首尤悽怨。則忘之。葬後。於宋常朝殿前掘冬青樹一株。植於兩函土堆上。又有冬青花一首。曰。冬青花。冬青花。

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觴底月後忘之又一首有曰君不記羊之年馬之月霹靂一聲山石裂聞其事甚異不欲書若林霽山者其亦可謂義士也已

### 鄭所南

閩人鄭所南先生諱思肖宋有國時其上世仕於吳宋亡遂客吳下聞其有田數十畝寄之城南報國寺以田歲入寺爲祠其祖禰遇諱必大慟祠下而先生併館穀於寺焉先生自宋亡矢不與北人交接於友朋坐間見語音異者輒引起人知其孤僻故亦不以爲異其上世本業儒而先生於佛老教則喜之平日喜畫蘭疎花簡葉不求甚工其所自賦詩以題蘭皆險異詭特蓋以據其憤懣云吳人好事者爲板刊其所謂錦錢集者行於世若先生在周爲頑民在殷爲義士蓋不易窺其涯涘云

### 鄧中齋

鄧中齋先生諱剡字光薦宋丞相信國公客也宋亡以義行著其所賦鷓鴣辭有曰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子羸特駄天長地闊多網羅南音漸少北語多肉飛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其意可見其所贊文丞相像有曰目煌煌兮疎星曉寒氣英英兮晴雷殷山頭碎柱兮璧完血化碧兮心丹嗚呼孰謂斯人不在世間

### 馬絆

今嘉議大夫吏部尚書致仕許昌馮公名夢弼字士啓其始仕由八蕃雲南宣慰司吏繼辟掾湖廣省士啓嘗言其在八蕃時乘驛出向某所最後至一驛驛吏語以今夕晚矣且馬絆出在江上不若勿行士啓

漫不省。卽選馬亟行。行未三四十里。忽烏刺赤者急下馬拜跪伏。其言侏離莫能曉。而其意則甚哀窘。士啓問之。搖手意謂且死矣。於是士啓亦下馬禱之曰。某萬里遠客。從吏遠方。使有祿命。固不死。無之。敢逃死。時月微明。睹一物如小屋大。竟滾入江水。腥風臭浪襲人。行數里許。乃問烏刺赤。烏刺赤曰。是之謂馬絆。問馬絆何物。搖手不敢對。三更後。至前驛。驛吏出迎。錯愕曰。是何大膽。敢越馬絆來乎。士啓問馬絆。驛吏乃言。此馬黃精也。遇之者。輒爲其所啗。齊諧志怪而略之。於是乎書。

趙天錫

今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宛邱趙公。名期頤。字子期。其先府君宛邱公。諱祐。字天錫。爲江浙行省照磨。時余客於其家。宛邱公嘗言。其家在陳州。有瓦屋一橫。人稱爲趙總把家。國家每歲秋。統兵官將兵哨江南北。初至極嚴毅。再歲三四歲。情契如故。一日哨馬一南歸。睹纍囚兩足凍垂墮。呻吟饑凍。馬足間宛邱之父。問因爲誰。囚囁聲曰。我南宋官人。廬州通判胡某。城破爲所虜。公父復問。如此汝則是秀才。囚復曰。我春秋登科。公父曰。汝如此。則能教學。囚曰。豈有秀才而不能教學者乎。公父請於統兵官。用兩馬易得之。浣濯以湯液。包裹以氈毳。溫糜以酒漿。幾絕而復蘇。蘇則兩足墮矣。因問其姓字貫籍。遂延致於家。以教諸子。是時淮以北舉不知有全書。胡通判以其所記憶授諸生。更六年而後殂。因葬之屋後。臨歿謝宛邱公。之家曰。我分死六年前矣。重爲汝家所延。汝之家後必有斯文顯者。逮子期登丁卯科。用文儒登政府。而其二代皆封二品。信乎斯文之報可徵云。

廬山蜂室

廬山之陽，頽崖千尺，下臨大江崖之半，懸絡古木藤蔓，有蜂室其上，如五石瓮者四，過而利之者，下睨無策，俄有二樵謀取之，得其利可以共濟於是一人縋巨木而下，約二三十丈，達得蜜，無算人於其頽引繩，上下之蜜且盡，則上之人欲專其利，絕繩而去，不顧，一人在下，叫號久之，知不免，采餘蜜，併其滓食之，因不飢，蹣跚石罅，得一穴，頽深暗，顧見一物，如蛟螭蟄其中，腥穢不可近，又久之，忽開兩目，如鉢光燄爍人，然亦不動，其人怖甚，而無地可遁避，且其中氣燠可禦寒，因出沒焉，待盡而已，忽一日雷聲作，其物蜿蜒而起，雷再作，則挺身由穴而出，其人自念等死耳，不若附之而去，萬一獲免，遂攀緣而躍，約一二里，頽竟爲此物所掉著地，得不死，後訴於官，捕專利者杖殺之，廣信朱復之說。

葉水心

韓侂胄爲相時，嘗招致水心葉適，已在坐，忽門外有以漫刺求謁者，題曰水心葉適候見，坐中恍然，胄以禮接之，歷舉水心進卷中語，其客皆曰：某少作也。後皆改之，每誦改本，精好逾之，遂延入書院飯焉，出一楊妃手卷，令跋其後，索筆卽書曰：開元天寶間，有如此姝，當時丹青不及，麒麟凌烟而及諸此，吁世道判矣，水心棄某跋，又出米南宮帖，卽跋云：米南宮筆跡，盡歸天上，猶有此紙，散落人間，吁，欲野無遺賢，難矣，如此數卷，辭簡意足，一坐駭然，胄大喜，密語之曰：自有水心在此，豈天下有兩子張耶？其人笑曰：文人才士，如水心一等，天下不可車載斗量也，今日某不假水心之名，未必蒙與進至此，胄然之爲造就焉，其人姓陳，名讞，建寧人，後舉進士。

山居新話

楊 瑉

聶以道

聶以道江西人爲□□縣尹有一賣菜人早往市中買菜半途忽拾鈔一束時天尚未明遂藏身僻處待曙檢視之計一十五定內有五貫者乃取一張買肉二貫米三貫寘之擔中不復買菜而歸其母見無菜乃叩之對曰早於半途拾得此物遂買米肉而回母怒曰是欺我也縱有遺失者不過一二張而已豈有遺一束之理得非盜乎爾果拾得可送還之訓誨再三其子不從母曰若不然我訴之官子曰拾得之物送還何人母曰爾於何處拾得當原處候之伺有失主來尋還之可也又曰吾家一世未嘗有錢買許多米肉一時驟獲必有禍事其子遂攜往其處果有尋物者至其賣菜者本村夫竟不詰其鈔數止云失錢在此付還與之傍觀者皆令分賞失主斬之乃曰我失去三十定今尚欠其半如何可賞旣稱鈔數相懸爭鬧不已遂聞之官聶尹覆問拾得者其詞頗實因暗喚其母復審之亦同乃令二人各具結罪文狀失者實去三十定賣菜者實拾得十五定聶尹乃曰如此則所拾之者非是所失之鈔此十五定乃天賜賢母養老給付母子令去諭失者曰爾所失三十定當在別處可自尋之因叱出聞者莫不稱善

答刺罕

至順間余與友人送殯見其銘旌云答刺罕夫人某氏遂叩其家人云所書答刺罕是所封耶是小名耶答曰夫人之祖世祖皇帝收附江南時引大軍至黃河無舟可渡遂駐軍夜夢一老曰汝要過河無船當隨我來引之過去隨至岸邊指視曰此處可往遂以物記其岸及明日至其處躊躇間有一人曰此處可

往想其夢遂疑其說。上曰：你可先往我當隨之。其人乃先行，大軍自後從之。果然此一路水特淺，可渡。既平定，上欲賞其功。其人曰：我富貴皆不願，但得自在足矣。遂書之爲答刺罕與五品印，撥三百戶以養之。今其子孫尙存，余每以此事叩人，皆未有知者。

### 應中甫

應中甫，錢唐人。壯年篤志學道，得請仙降筆法，甚驗。每在杭州萬松嶺上，同志家爲之過數日，欲設祭將之供，適無錢。降仙告歸，不許。漫以借錢叩之，乃允。降筆云：適有壑翁平章（卽賈似道），在此可立約借汝，遂寫契以金紙甲馬化焚爐中。復書曰：汝二人可往葛嶺相府故居，大銀杏樹下稍西，有草一莖，長而秀者，就此處掘之，可得。二人遂買舟過湖，至其所，不見是草。因以瓦半片祝之曰：大仙果有此錢，則當引而去之。祝畢，其瓦卽有動意。中甫乃以手扶瓦，隨其所往，行至樹西，靜視之，果有長草在焉。遂掘深二尺，許，唯見釐石屑數塊，餘無他物。因再祝曰：恐此卽是瓦卓地應之，遂持以回。復叩仙曰：此石當何如？仙書曰：當用爐作汁。二人因借爐投石鍊之。少頃聞爐中如淬水聲，視之，則溜汁下爐，取出皆白銀也。往三橋銀鋪貨得鈔三十兩，以爲祭物。用數月後，因別事忽仙書云：應生所借之錢，免汝還有元約，可向爐中取之。如言而往，爐中撥其灰，則元約止燒去，上下空紙，有字者俱在，豈謂無仙耶？中甫儒者也，外貌饗鑠，爲人敦篤，有膂力，能手搏無與敵者。所傳乃劉子和尙之派，每欲以此事教人，非忠孝者不傳，不得其人，遂無傳焉。卒於至正己丑時，年七十有八。

張梅逸

至正七年余至鶴砂訪舊館於草堂張梅逸之家因動問梅逸去年得疾之由後服何劑而愈曰始因氣而得之方當危困之際忽於清旦似夢非夢有神語之曰一聞異事其病立差次日壻偕門僧來問疾語及場前龍降一事極其異常聞之矍然疾乃如失予因問所以異有鄉中豪強之家平日恃富凌貧靡所不爲累挾官勢排陷平人者多矣先一日有佃戶來訴作商爲人所負欲報之其主因呼場吏欲誣以在逃竈戶藏於其家而擠陷之吏曰若然必破其家非陰隲事不允固啗以利吏亦不從乃遣爪牙名某者往迫之吏不得已許以來日從事是日忽二龍降於豪強之家凡廳堂所有床椅窗戶皆自相奮擊一無完者攝一舟決頤如口銜於爪牙者當門之檻牢不可脫訟者之舟攝覆平地謀訟者壓折左肱幾死龍所過之地作善之家分毫無犯凡平日之強梁者多破產焉豪強尋亦遭訟今漸費蕩嗚呼龍之有神古所聞也龍能彰善瘅惡古所未聞也愚民自以爲天道冥冥今觀斯事神豈遠乎哉聞之者足以爲戒

顧壽五妻

松江府下砂場第四竈鹽丁顧壽五妻王氏始笄適顧生子女五人至大辛亥復有孕及期臨蓐七日不娩仍如故腹亦不加長每囑之家人曰我死後焚我勿待盡必取腹中物視之以明此疾何也至正庚寅十月二十五日因胎動腹痛而死越二日火化家人果取物視之則胞帶纏束甚緊剖之乃一男胎其肋骨如鐵之堅計之懷胎四十年矣其婦甲戌生死年七十有七

揭曼碩

元統間革去羣玉內司併入藝文監通掌其事監官依怯辭日數更直於奎章閣蓋羣玉內司所管寶玩

貯於閣內時揭曼碩爲藝文監丞寓居大都雙橋北程雪樓承旨故解到閣中相去十數里之遙揭公無馬每入直必步行以往比之僚吏又且早到晚散都城友人莫不以此爲言一日揭公爲余言曰我之不敢自慢入直者亦有益也近日在閣下忽傳太后懿旨問閣中有誰復奏有揭監丞再問莫非先帝時揭先生耶遂賜酒焉又一日再問是某以古玉圖書一令辨之詳注其文而進亦賜酒焉是時閣下悄然餘者皆是應故事而已多有累怯辭不入直者此公晴雨必到終日而散後十餘年予歸老西湖上每遇同志之友清談舊事屢及此者莫不以長厚老成稱之余觀歸田錄載樞密王疇之妻梅鼎臣女也景德初夫人入朝德壽宮太后問夫人誰家子對曰梅鼎臣女太后笑曰是聖俞家乎由是始知聖俞名聞於宮禁也揭公之際遇尤可尚矣

### 龍廣寒

龍廣寒江西人居錢塘挾預知之術遊食於諸公之門一日居佑聖觀陳提點房陳叩以明日飲食之事答曰寫了不可看陳俟其出乃竊視之書云來日羊肉白麵老夫亦與其列適有人送活鯽魚者陳囑僕明日以魚爲食諸物不用至五更鐘未住持吳月泉遣人招陳來方丈相陪高顯卿參政蓋高公避生日也陳爲吳言房中有活魚取來下飯高曰我都準備了也諸物皆不用陳自念龍之語有驗因及龍廣寒者在房中住高曰我識之可請同坐是日羊肉白麵亦與其列皆應其說嘗自言我已一百八歲故貫酸齋贊其象云有客名廣寒自號一百歲更活二百年恰好三百歲以此戲之卒於延祐末年嘗聞先父樞密言宋末有富春子能風角鳥占之術名聞賈秋壑一日賈招之叩以來日飲食之事富寫而封之明日

賈作宴於西河舟中，至晚，賈行立於船頭，自歌月明星稀烏鵲南飛之句。座客廖瑩中乃言：此時日已暮，可以富所書觀之，折封諸事不及。唯有月明星稀烏鵲南飛八字，衆皆驚賞。余按：蔣□逸史載李宗回食五般餽餉，李柄筠食兩柈糕糜，二十碗橘皮湯之事相同，萬事莫非前定也歟。

隱居通議

目擊三怪

劉墉

神怪之事，吾素不信。但卽今數事，乃我目擊而身親者，殊未有以自解。南豐石仙觀之前，有巨樟一株，世傳宋咸平辛丑歲，有方士冷道者，在彼修煉。一日叱木使開，則木腹中虛，因入其中，坐化而逝。木久生合，里人相傳以爲神。後治平丙午，令公胡若者不信，斧而驗之，則見道者兀然而坐，儼然如生。欲後來取信，傳以塑繪焉。自是歷二百年，木不復合。予親見所斧木竅，長盈尺，闊數寸，中虛而枝葉茂。冷道者兀坐猶故也。心竊怪之，越寶祐癸丑寒食後一日，大風拔木，木雖仆而冷道者猶兀坐木根之上，屹無所傷。屋而覆之，至今猶存。此不可解者一也。豐之軍山，險峻倚天，號江南絕頂。上有石室，祠浮丘王郭三真君。曰三仙禱祀者歸焉。時見雲霧滃鬱，中有光如日暈，大如車輪。鄉人稱曰圓光。光中見三仙冠服貌像，隱隱可辨。其飛行翕忽，或升或沈，頃刻不見。此不可解者二也。咸淳癸酉歲，余家盱城中，聞南豐母舅家爲鬼所侮，每當昏時，有聲歎息於屋前後，或窗櫺，或庖湦，環繞而鳴。老幼皆縮頸滅燭，噤不敢聲。達旦乃已。明日復然。如是者踰半年。已而始氏病且死。予聞訃往弔，將就寢，忽聞鬼聲去臥榻三五尺，去地僅二尺，且行且鳴。予叱之不止。已而其聲或遠或近，予亦困且睡矣。禮畢，余適反盱城，後乃聞其聲漸息，而舅家亦遷。

別居越三載北兵薄吁城下予奉親還南豐無所於居因假舅氏舊館寓焉則昔之鬼聲無聞矣每獨坐至夜分亦迄寂然未幾此屋遭兵燬蕩盡然當時何其怪也此不可解者三也神鬼有無當必有知者今紀目擊身親者如此

醮筵神語

神怪窈冥之事知道者不言且不信謂其害道也然亦有不可以理曉者如洪都之鐵柱上清之仙巖軍峯之間光西湖之飛來峯與夫廬阜天池則見普賢天燈西蜀峨眉則見文殊天燈皆彰彰在人目烏得以爲誣耶豈古亦有之特智者不言歟怪力亂神夫子不語耳而不曰無也然佛法自漢方入中國則廬山峨眉之天燈其亦古有之歟抑山嶽鍾靈光景異常而後之佞佛者遷就以神其教歟予又聞長老言州西門石背有王姓家建大醮醮之夜有神空中語云醮事甚虔但作羊屎臭爾或以告之王王甚不滿窮詰其故乃是日炊齋而薪不足急毀羊圈木足之王由是震懼欲重建醮累歲齋潔疲精竭誠雖麵麥亦別畦以種不加糞穢復建醮事至中夜忽見馬靈官自虛空降入醮筵巡行一徧謂王曰上帝念汝至誠遣吾一視俄去不見又聞鄉里前街汪姓者因田地事建大醮其館客譏青詞有曰芒芒九土盡入吾疆醮之夜館客坐於門彷彿見大街一將吏乘馬自東來至前曰芒芒九土是何等語手摑其面俄不見客自是頭不正由是觀之則此事真不無邪傳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以鬼神對禮樂而言其真有邪要之識者不必詰有無唯當修身謹行孝弟忠信以無媿對越而已象山先生陸文安公守荆門日罷設上元醮有榜文曰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嗚呼盡之矣

天師退潮

宋理宗時浙江潮溢犯杭都久不退朝野危之有旨召天師卻潮時三十五代天師則觀妙真人可大也。既至而潮退理宗大喜加封賜賚甚侈聞之是年實以四月十三日策功今大德二年戊戌歲春潮犯鹽官州漫溢百餘里所損不可勝計漸逼城市久之不退父老援宋事請於江浙行省宜迎天師退潮今三十八代天師則凝神廣教真人與材也省命父老來迎且奏聞於朝使者至真人以其禮聘不莊訖不爲動卒辭行而遣宮中道士持鐵符往治之既至鹽官州行李叢雜姑以鐵符插水濱忽波濤洶湧若有神護之者道士喜乃易法服持符登舟衆人羣擁聚觀簇立堤岸遙見彷彿有金甲神者立於空中道士行法揃鐵符躍波面者數回而後沈沒頃之天色晦冥霹靂一聲越數日乃見於別處擁起沙堆十數里於其上得一物似龜大如車輪介而三足蓋所謂能也取而剖其半入朝以其半入上清宮表顯其事方道士行後朝命奉御偕某官來真人以君命乃行亦四月十三日人皆異之真人至行省而妖已除乃作醮事又築堤建祖師正一真君殿以鎮之。

真臘風土記

周達觀

番婦產後卽作熱飯抹之以鹽納於陰戶凡一晝夜而除之以此產中無病且收斂如室女余初聞而詫之深疑其不然旣而所泊之家有女育子備知其事且次日卽抱嬰兒同往河內洗澡尤所怪見又每見人言番婦多淫產後一兩日卽與夫合若丈夫不中所欲卽有買臣見棄之事若丈夫適有遠役只可數

夜過十數夜。其婦必曰。我非是鬼。如何孤眠。淫蕩之心尤切。然亦聞有守志者。婦女最易老。蓋其婚嫁產育既早。二三十歲人已如中國四五十歲人矣。

### 室女

人家養女。其父母必祝之曰。願汝有人要。將來嫁千百箇丈夫。富室之女。自七歲至九歲。至貧之家。則止於十一歲。必命僧道去其童身。名曰陣毯。蓋官司每歲於中國四月內。擇一日。頒行本國。應有養女當陣毯之家。先行申報官司。官司先給巨燭一條。燭間刻畫一處。約是夜遇昏點燭。至刻畫處。則爲陣毯時候矣。先期一月或半月或十日。父母必擇一僧。或一道。隨其何處寺觀。往往亦自有主顧。向上好僧。皆爲官戶富室所先。貧者亦不暇擇也。官富之家。饋以酒米布帛檳榔銀器之類。至有一百擔者。直中國白金二三百兩之物。少者或三四十擔。或一二十擔。隨家豐儉。所以貧人家。至於十一歲而始行事者。爲難辦此物耳。亦有捨錢與貧女陣毯者。謂之做好事。蓋一歲中。一僧止可御一女。僧旣允受。更不他許。是夜大設飲食鼓樂。會親鄰。門外縛一高棚。裝塑泥人泥獸之屬於其上。或十餘或止三四枚。貧家則無之。各按故事。凡七日而始撤。旣昏。以轎傘鼓樂迎此僧而歸。以綵帛結二亭子。一則坐女於其中。一則僧坐其中。不曉其口說何語。鼓樂之聲喧闐。是夜不禁犯夜。聞至期。與女俱入房。親以手去其童納之酒中。或謂父母親鄰。各點於額上。或謂俱嘗以口。或謂僧與女交媾之事。或謂無此。但不容唐人見之所以莫知其的。至天將明時。則又以轎傘鼓樂送僧去。後當以布帛之類。與僧贖身。否則此女終爲此僧所有。不可得而他適也。余所見者。大德丁酉之四月初六夜也。前此父母必與女同寢。此後則斥於房外。任其所之。無復拘

束隄防之矣。至若嫁娶，則雖有納幣之禮，不過苟簡從事，多有先姦而後娶者。其風俗既不以爲恥，亦不以爲怪也。陣毯之夜，一巷中或至十餘家。城中迎僧道者，交錯於途路間，鼓樂之聲，無處無之。

奴婢

人家奴婢，皆買野人以充其役。多者百餘，少者亦有一二十枚。除至貧之家，則無之。蓋野人者，山野中之人也。自有種類，俗呼爲撞賊。到城中，亦不敢出入人之家。城間人相罵者，一呼之爲撞，則恨入骨髓。其見輕於人如此。少壯者一枚可直百布。老弱者止三四十布，可得祇許。於樓下坐臥，若執役方許登樓，亦必跪膝合掌頂禮，而後敢進。呼主人爲己驅，主母爲米巴驅。者父也，米者母也。若有過撻之，則俯首受杖，略不敢動。其牝牡者，自相配偶。主人終無與之交接之理。或唐人到彼久曠者，不擇一與之接。主人聞之，次日不肯與同坐，以其曾與野人接故也。或與外人交，至於有姪養子，主人亦不詰問其所從來，蓋以其所不齒。且利其得子，仍可爲異日奴婢也。或有逃者，擒而復得，必於面刺以青，或於項上帶鐵以銅之，亦有帶於臂腿間者。

爭訟

民間爭訟，雖小事，亦必上聞國主。初無笞杖之責，但聞罰金而已。其人大逆重事，亦無絞斬之事，止於城西門外掘地成坑，納罪人於內，實以土石堅築而罷。其次有斬手足指者，有去鼻者。但姦與賭無禁，姦婦之夫或知之，則以兩柴絞姦夫之足，痛不可忍，竭其資而與之，方可獲免。然裝局欺騙者亦有之。或有死於門首者，則自用繩拖置城外野地。初無所謂體究檢驗之事。人家獲盜，亦可施監禁拷掠之刑，却有一

項可取。且如人家失物，疑此人爲盜，不肯招認，遂以鍋煎油極熱，令此人伸手於中。若果偷物，則手腐爛，否則皮肉如故。云番人有法如此。又兩家爭訟，莫辨曲直。國宮之對岸，有小石塔十二座，令一人各坐一塔中。其外兩家，自以親屬互相隄防，或坐一二日，或三四日。其無理者，必獲證候而出，或身上生瘡癥，或咳嗽熱證之類。有理者略無纖事。以此剖判曲直，謂之天獄。蓋其土地之靈有如此也。

### 澡浴

地苦炎熱，每日非數次澡洗，則不可過。入夜亦不免一二次。初無浴室，孟桶之類。但每家須有一池，否則兩三家合一池，不分男女。皆裸形入池。惟父母尊年在池，則子女卑幼不敢入。或卑幼先在池，則尊長亦迴避之。如行輩則無拘也。但以左手遮其牝門，入水而已。或三四日，或五六日，城中婦女三三五五，咸至城外河中漾洗。至河邊脫去所纏之布，而入水會聚於河者，動以千數。雖府第婦女亦預焉，略不以爲恥。自踵至頂，皆得而見之。城外大河，無日無之。唐人暇日，頗以此爲遊觀之樂。聞亦有就水中偷期者，水常溫如湯，惟五更則微涼。至日出則復溫矣。

### 青樓集

#### 張怡雲

張怡雲，能詩詞，善談笑，藝絕流輩。名重京師。趙松雪、商正叔、高房山，皆爲寫怡雲圖，以贈諸名公，題詩殆遍。姚牧菴、閻靜軒，每於其家小酌。一日過鐘樓街，遇史中丞，中丞下道，笑而問曰：「二先生所往，可容侍行？」史中丞上馬，史於是屏騎從，速其歸攜酒饌，因與造海子上之居。姚與閻呼曰：「怡雲今日有佳客，此

#### 黃某名闕

乃中丞史公子也。我輩當爲爾作主人。張便取酒先壽史。且歌雲間貴公子玉骨秀橫秋水調歌一闋。史甚喜。有頃酒饌至。史取銀二錠。酌歌席終。左右欲撤酒器。皆金玉者。史云。休將去。留待二先生來此受用。其賞音有如此者。又嘗佐貴人樽俎。姚閻二公在焉。姚偶言暮秋時三字。閻曰。怡雲續而歌之。張應聲作小婦孩兒。且歌且續曰。暮秋時。菊殘猶有傲霜枝。西風了却黃花事。貴人曰。且止。遂不成章。張之才亦敏矣。

曹娥秀

曹娥秀。京師名妓也。賦性聰慧。色藝俱絕。一日鮮于伯機開宴。座客皆名士。鮮于因事入內。命曹行酒。適遍公出自內。客曰。伯機未飲。曹亦曰。伯機未飲。客笑曰。汝以伯機相呼。可爲親愛之至。鮮于佯怒曰。小鬼頭敢如此無禮。曹曰。我呼伯機便不可。却只許爾叫王羲之也。一座大笑。

順時秀

順時秀。姓郭氏。字順卿。行第二。人稱之曰郭二姐。姿態閑雅。雜劇爲閨怨最高。駕頭諸旦本亦得體。劉時中待制嘗以金簧玉管。鳳吟鸞鳴。擬其聲韻。平生與王元鼎密偶。疾思得馬板腸。王卽殺所騎駿馬以唱之。阿魯溫參政在中書。欲矚意於郭。一日戲曰。我何如王元鼎。郭曰。參政宰臣也。元鼎文士也。經綸朝政。致君澤民。則元鼎不長參政。嘲風弄月。惜玉憐香。則參政不敢望元鼎。阿魯溫一笑而罷。

樊事真

樊事真。京師名妓也。周仲宏參議嬖之。周歸江南。樊飲餞於齊化門外。周曰。別後善自保持。毋貽他人之

謂樊以酒醉地而誓曰妾若負君當剗一目以謝君子亡何有權豪子來其母既迫於勢又利其財樊則始毅然終不獲已後周來京師樊相語曰別後非不欲保持卒爲豪勢所逼昔日之誓豈徒設哉乃抽金篦刺左目血流遍地周爲之駭然因歡好如初好事者編爲雜劇曰樊事真金篦刺目行於世

### 王巧兒

王巧兒歌舞顏色稱於京師陳雲嶠與之狎王欲嫁之其母密遣其流輩開喻曰陳公之妻乃鐵太師女妬悍不可言爾若歸其家必遭凌辱矣王曰巧兒一賤倡蒙陳公厚眷得侍巾櫛雖死無憾母知其志不可奪潛挈家僻所陳不知也旬日後王密遣人謂陳曰母氏設計置我某所有富商約某日來君當圖之不然恐無及矣至期商果至王辭以疾悲啼宛轉飲至夜半商欲就寢王搘其肌膚皆損遂不及亂旣五鼓陳宿構忽刺罕赤鬪縛商欲赴刑部處置商大懼告陳公曰某初不知幸寢其事願獻錢二百緡以助財禮之費陳笑曰不須也遂厚遺其母攜王歸江南陳卒王與正室鐵皆能守其家業人多所稱述云

### 張玉蓮

張玉蓮人多呼爲張四媽舊曲其音不傳者皆能尋腔依詞唱之絲竹咸精博盡解笑談亹亹文雅彬彬南北今詞卽席成賦審音知律時無比焉往來其門率富貴公子積家豐厚喜延款士夫復揮金如土無少暫惜愛林經歷嘗以側室置之後再占樂籍班彥功與之甚狎班司儒秩滿北上張作小詞折桂令贈之末句云朝夕思君淚點成班亦自可喜又有聯云側耳聽門前過馬和淚看簾外飛花尤爲膾炙人口有女倩嬌粉兒數人皆藝殊絕後以從良散去余近年見之崑山年餘六十矣兩鬢如黛容色尚潤

風流談謔不減少年時也。

汪憐憐

汪憐憐湖州角妓美姿容善雜劇。涅古伯經歷甚屬意焉。汪曰。若不棄寒微當以側室處我。涅遂彌禮納之。克盡婦道人無間言數年涅沒。汪髡髮爲尼。公卿士大夫多訪之。汪汨其形以絕衆之狂念而終身焉。

李真童

李真童張奔兒之女也。十餘歲卽名動江浙。色藝無比。舉止溫雅。語不傷氣。綽有閨閣風致。達天山檢校。浙江省一見遂屬意焉。周旋三載。達秩滿赴部。且約以明年相會。李遂爲女道士杜門謝客。日以焚誦爲事。至期。達授諸暨州同知而來。備禮取之後。達沒。復爲道士。節行愈勵云。

般般醜

般般醜姓馬。字素卿。善詞翰。達音律。馳名江湘間。時有劉廷信者。南臺御史劉廷翰之族弟。俗呼曰黑劉。五落魄不羈。工於笑談。天性聰慧。至於詞章。信口成句。而街市俚近之談。變用新奇。能道人所不能道者。與馬氏各相聞而未識。一日相遇於道。偕行者曰。二人請相見。曰。此劉五舍也。此卽馬般般醜也。見畢。劉熟視之曰。名不虛得。馬氏含笑而去。自是往來甚密。所賦樂章極多。至今爲人傳誦。

劉婆惜

劉婆惜。樂人李四之妻也。江右與楊春秀同時。頗通文墨。滑稽歌舞。迥出其流。時貴多重之。先與撫州常推官之子三舍者交好。苦其夫間阻。一日偕宵遁。事覺。決杖。劉負愧。將之廣海居焉。道經贛州。時有全普

菴撥里字子仁由禮部尙書值天下多故選用除贛州監郡平昔守官清廉文章政事敭歷臺省但未免耽於花酒每日公餘卽與士夫酣歌賦詩帽上常喜簪花否則或果或葉亦簪一枝一日劉之廣海過贛謁全公全曰刑餘之婦無足與也劉謂閻者曰妾欲之廣海誓不復遠久聞尙書清譽獲一見而逝死無憾也全哀其志而與進焉時賓朋滿座全帽上簪青梅一枝行酒全口占清江引曲云青青子兒枝上結折其中全子仁就裏滋味別只爲你酸留意兒難棄舍全大稱賞由是顧寵無間納爲側室後兵興全死節劉克守婦道善終於家

### 吳中舊事

#### 潘兌

潘兌字說之吳人事徽宗爲侍從宣和初奉祠居里中時郡民朱勔以倅進寵眷無比父沖殂勔護喪歸葬鄉閭傾城出迓而潘獨不往潘之先塋適有山林形勢近冲新阡勔欲得之乃修敬於潘潘杜門不納勔恃恩自恣遣人諷之且席以薰天之勞潘一切拒之勔歸京師果憇於上御筆奪之已而又訛御史誣之以罪而褫潘之職雖抑之於一時而吳人至今稱之

#### 姑蘇李璋

姑蘇李璋敏於戲調偶赴鄰人小集主人者雖富而素鄙會次適李坐其傍旣進食璋視主人之前煎鮭魚特大於衆客璋卽請主人曰璋與主人俱蘇人也每見人書蘇字不同其魚不知合在右邊是合在左

#### 陸友仁

邊是主人曰古人作字不拘一體移易從便也。璋卽引手取主人之魚示衆曰領主人指揮今日左邊之魚亦合從便權移過右邊如何。一坐輟飯而笑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嘗題游處壁曰大丞相再從姪某嘗游璋題其傍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

畢良史

畢良史字少董一字伯瑞東平人丞相文簡公五世孫風度凝遠少遊京師四舉禮部不中出入貴人之間遭亂南渡僑寓興國軍江西漕蔣璨喜其鑒辨博洽資給令赴行在遂以博古說動諸內侍內侍皆喜之上方搜古器書畫之屬恨未有能辨其真偽者得良史甚悅月給餐錢五十千仍令內侍延請爲門客又得東修百餘千而食客滿門隨有輒盡用族人恩澤補上州文學紹興中爲東京留守屬官推知東明縣東京再陷卽罷從事留北境三年著春秋正辭論語探古有宋城哲夫李師微願良執經師之宋執一卷書背立且讀且止李執一卷書向其師若有問者而良史坐一榻上後有二女奴各有所執而阿冬者坐其間良史之季子也女奴之髽者曰孫壽冠者曰馬惠真好事者寫爲繙經圖陷北境時嘗褐衣走間道卽以蠟書上之泗上繼好勑隨蕭誼以歸歸日進所著書改秩陞朝後以直敷文閣知盱眙軍以卒子希文希旦至今子孫多居吳中云。

拊掌錄

王祚

王溥五代狀元相周高祖世宗至宋以宮師罷相其父祚爲周觀察使致仕祚居富貴久奉養奢侈所不

自號覩然子闕名

足者未知年壽耳。一日居洛陽里第，聞有卜者，令人呼之，乃瞽者也。密問老兵云：「何人呼我？」答曰：「王相公父也。」貴極富溢，所不知者壽也。今以告汝，俟出，當厚以卦錢相酬也。既見，祚令布卦成文，推命大驚曰：「此命惟有壽也。」祚喜問曰：「能至七十否？」瞽者笑曰：「更向上答以至八九十否？」又大笑曰：「更向上答曰：能至百歲乎？」又歎息曰：「此命至少亦須一百三四十歲也。」祚大喜曰：「其間莫有疾病否？」曰：「並無之。」其人又細數之，曰：「俱無祇是近一百二十歲之年。」春夏間微苦臟腑，尋便安愈矣。祚大喜，回顧子孫在後侍立者曰：「孩兒切記之。是年且莫教我喫冷湯水。」

### 戲言

劉貢父嘗言人之戲劇，極有可人處。楊大年與梁同翰、朱昂同在禁掖。大年未三十而二公皆高年矣。大年呼朱翁梁翁，每戲侮之。一日梁謂大年曰：「這老亦待畱以與君也。」朱於後亟搖手曰：「不要與。」衆皆笑其敏，雖一時戲言，而大年果不五十而卒。

### 李泰伯

李覲字泰伯，江人。賢而有文章，蘇子瞻諸公極推重之。素不喜佛，不喜孟子，好飲酒，作古文彌佳。一日有達官送酒數斗，泰伯家釀亦熟，然性介僻，不與人往還。一士人知其富有酒，然無計得飲，乃作詩數首罵孟子，其一云：「完廩捐階未可知。」孟軻深信亦還癡。嶽翁方且爲天子，女婿如何弟殺之？李見詩大喜，留連數日，所與談莫非罵孟子也。無何，酒盡，乃辭去。既而又有寄酒者，士人聞之再往，作仁義正論三篇，大率皆詆釋氏。李覽之笑云：「公文采甚奇，但前次被公喫了酒，後極索寢，今次不敢相留。」留此酒以自遣懷。

聞者大笑。

張文潛

張文潛嘗言近時印書盛行而鬻書者往往皆士人躬自負擔有一士人盡倍其家所有約百餘千買書將以入京至中途遇一士人取書目閱之愛其書而貧不能得家有數古銅器將以貨之而鬻書者雅好古器之癖一見喜甚乃曰毋庸貨也我將與汝估其直而兩易之於是盡以隨行之書換數十銅器亟返其家其妻方訝夫之回疾視其行李但見二三布囊磊磊然鏗鏗有聲問得其實乃詈其夫曰你換得他這箇幾時近得飯喫士人曰他換得我那箇也幾時近得飯喫因言人之惑也如此坐皆絕倒

體貌大臣

科場進士程文多可笑者治平中國學試策問體貌大臣進士對策曰若文相公富相公皆大臣之有體者若馮當世沈文通皆大臣之有貌者意謂文富豐碩馮沈美少也劉原甫遂目沈馮爲有貌大臣又歐陽永叔主文試貴老爲其近於親賦有進士散句云覩茲黃耇之狀類我嚴君之容時哄堂大笑

許義方妻

許義方之妻劉氏以端潔自許義方嘗出經年始歸語其妻曰獨處無聊得無與鄰里親戚往還乎劉曰自古之出惟閉門自守足未嘗履闥義方咨歎不已又問何以自娛答曰惟時作小詩以適情耳義方欣然命取詩觀之開卷第一篇題云月夜招鄰僧閒話

大小鬚孫

孫巨源內翰從劉貢父求墨而吏送達孫莘老中丞巨源以其求而未得讓劉劉曰已嘗送君矣已而知莘老誤留也以其皆姓孫而爲館職故吏輩莫得而別焉劉曰何不取其鬚爲別吏曰皆鬚而莫能分也劉曰旣是皆鬚何不以其身之大小爲別吏曰諾於是館中以孫莘老爲大鬚孫學士巨源爲小鬚孫學士

### 士人

趙閱道罷政閒居每見僧接之甚恭一日士人以書贊見公讀之終卷正色謂士人曰朝廷有學校有科學何不勉以卒業卻與閒退人說他朝廷利害士人惶恐而退後再往門下人不爲通士人謂閻者曰參政便直得如此敬重和尚閻者曰尋常來見諸僧亦只是平平人但相公道是重他袈裟士人笑曰我這領白襯直是不直錢財閻者曰也半看佛面士人曰更那輒不得些少來看孔夫子面人傳以爲笑

### 西字臉

孝皇聖明亦爲左右者所惑有一川官得郡陞辭有宦者奏知來日有川知州上殿官家莫要笑壽皇問如何不要笑奏云外面有一語云裹上幞頭西字臉恐官家見了笑只得先奏所謂知州者面大而橫闊故有此語來日上殿壽皇一見憶得先語便笑云卿所奏不必宣讀容朕宮中自看愈笑不已其人出外曰早來天顏甚悅以某奏劄稱旨殊不知西字臉先入之言所以動壽皇之笑也

### 沒字碑

紹興九年虜歸我河南如商賈往來攜長安秦漢間碑刻求售於士大夫多得善價故人王錫老東平人

貧甚節口腹之奉而事此一日語共遊近得一碑甚奇及出示顧無一字可辨王獨稱賞不已客曰此何代碑王不能答客曰某知之是名沒字碑宜乎公好尙之篤也一笑而散

張文潛

張文潛嘗云子瞻每笑天邊趙盾益可畏水底右軍方熟眠謂湯婦了王義之也文潛戲謂子瞻公詩有獨看紅蕖傾白墮不知白墮是何物子瞻云劉白墮善釀酒出洛陽伽藍記文潛曰白墮既是一人莫難爲傾否子瞻笑曰魏武短歌行云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杜康亦是釀酒人名也文潛曰畢竟用得不當子瞻又笑曰公且先去共曹家那漢理會卻來此間廝魔蓋文潛時有僕曹某者在家作過亦失去酒器之類旣送天府推治其人未招承方文移取會也滿座大驟

安鴻漸

安鴻漸有滑稽清才而復懼內婦翁死哭於路其孺人性素嚴呼入總幕中詬之曰路哭何因無淚漸曰以帕拭乾妻嚴戒曰來日早臨棺須見淚漸曰唯計旣窘來日以寬巾納濕紙置於額大叩其額而慟慟罷其妻又呼入窺之妻驚曰淚出於眼何故額流漸對曰豈不聞自古云水出高原聞者大笑

石曼卿

石曼卿隱於酒謫仙之才也然善戲嘗出游報寧寺馭者失控馬驚曼卿墮馬從吏遽扶掖升鞍市人聚觀意其必大詬怒曼卿徐着鞭謂馭者曰賴我是石學士也若瓦學士豈不破碎乎

國初有李國用者，自北來杭，能望氣占休咎，能相人。其人崖岸倨傲，而時貴咸敬之。謝后諸孫字退樂者，設早饌延致，至卽據中位，省幕官皆坐下坐，不得其一言。以及禍福時，趙文敏公謂之七司戶，與謝媚戚屈來司飯。文敏公風瘡滿面，李遙見卽起迎，謂坐客曰：「我過江僅見此人耳。」瘡愈，卽面君。公輩記取，異日官至一品。名聞四海。方襄陽未破時，世皇命其卽軍中望氣，行踰三兩舍，還奏曰：「臣見卒伍中往往有台輔器。」襄陽不破，江南不平，置此人於何地？噫！李之術亦神矣。國用登州人，嘗爲卒，遇神仙教以觀日之法，能洞見肺腑，世稱神相。

### 賢妻致貴

程公鵬舉，在宋季被虜於興元版橋張萬戶家爲奴。張以虜到宦家女某氏妻之。旣婚之三日，卽竊謂其夫曰：「視君之才貌，非久在人後者，何不爲去計？」而甘心於此乎？夫疑其試己也，訴於張。張命筮之，越三日，復告曰：「君若去，必可成大器，否則終爲人奴耳。」夫愈疑之，又訴於張。張命出之，遂鬻於市人家。妻臨行，以所穿繡鞋一易程一履，泣而曰：「期執此相見矣。」程感悟，奔歸宋。時年十七八，以蔭補入官。迨國朝統一海宇，程爲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自與妻別，已三十餘年，義其爲人，未嘗再娶。至是遣人攜向之鞶履往興元，訪求之。市家云：「此婦到吾家，執作甚勤，遇夜未嘗解衣以寢，每紡績達旦，毅然莫可犯。吾妻異之，視如己女。」將半載，以所成布疋償元，鬻鑪物，乞身爲尼。吾妻施資以成其志。見居城南某菴中，所遺人卽往尋見，以曝衣爲由，故遺鞶履在地。尼見之，詢其從來，曰：「吾主翁程參政使尋其偶耳。」尼出鞶履示之，合亟拜曰：

主母也。尼曰：撲履復全吾之願畢矣。歸見程相公與夫人爲道致意，竟不再出告以參政未嘗娶，終不出。旋報程移文本省遣使檄興元路路官爲具禮委幕屬李克復防護其車輿至陝西重爲夫婦焉。

奇遇

揭曼碩先生未達時，多游湖湘間。一日泊舟江涘，夜二鼓，攬衣露坐，仰視明月如晝，忽中流一櫂漸近舟側，中有素妝女子，斂衽而起，容儀甚清雅。先生問曰：汝何人？答曰：妾商婦也。良人久不歸，聞君遠來，故相迎耳。因與談論，皆世外恍惚事，且云：妾與君有夙緣，非同人間之淫奔者。幸勿見卻。先生深異之，迨曉，戀戀不忍去，臨別謂先生曰：君大富貴人也，亦宜自重。因留詩曰：盤塘江上是奴家。郎若閒時來喫茶，黃土築牆茅蓋屋。庭前一樹紫荆花，明日舟阻風上岸，估酒問其地，卽盤塘鎮。行數步，見一水仙祠，牆垣皆黃土，中庭紫荆芬然，及登殿所設像，與夜中女子無異。余往聞先生之姪孫立禮說及此，亦一奇事也。今先生官至翰林侍講學士，可知神女之言不誣矣。

近色不亂

維揚秦君昭，妙年游京師，其執友鄧載酒祖餞，既而昇一殊色小鬟至前，令拜秦，因指之曰：此吾爲部主事某人所買妾也。幸君便航，可以附達。秦弗敢諾。鄧作色曰：縱君自得之，亦不過二千五百緡耳，何峻辭乃爾。秦勉強從命，迤邐至臨清，天漸暄，夜多蟲蚋，可畏。內之帳中同寢，直抵都下，置舍館主婦處，持書往見主事，問曰：足下與家眷來耶？曰：無有。主事意極不悅，隨以小車取歸，踰三日謁謝，曰：足下長者也，昨已作答簡，附使驛報吾鄧公，且使知足下果能不孤公付托之意矣。遂相與痛飲，盡歡而散。夫柳下蕙夜宿，

郭門有女子來同宿恐其凍死坐之於懷至曉不爲亂顏叔子獨居夜大雨有女子投之令其執燭至明不二志故千古以爲美事今秦之於此女子也相從數千里飲食起居無適而不同又非造次顛沛者之比可謂厚德君子矣後秦之子孫咸至顯宦

勘釘

姚忠肅公至元二十年癸未爲遼東按察使武平縣民劉義訟其嫂與其所私同殺其兄成縣尹丁欽以成屍無傷愛憇不食妻韓問之欽語其故韓曰恐頂顚有釘塗其迹耳驗之果然獄定上讞公召欽諦詢之欽因矜其妻之能公曰若妻處子耶曰再醮令有司開其棺毒與成類并正其辜欽憤卒時比公爲宋包孝肅公拯云

清風堂屍迹

福州鄭丞相府清風堂石階上有臥屍迹天陰雨時迹尤顯蓋其當宋季以暮年登科未幾拜相至今閩巷表之曰耆德魁輔之坊鄭顯時侵漁百姓至奪其屋廬以廣居宅有被逼抑者遂自殺於此今所居爲官勢豪奪子孫不絕如線因記宋臨川吳曾能改齋漫錄云建炎四年五月楊勍叛卒由建安寇延平道出小常村掠一婦人逼脅欲犯之婦人毅然誓死不受污遂遇害橫屍道旁賊退人爲收瘞之而其尸枕籍處痕迹隱然不滅每雨則其迹乾晴即濕宛如人影往來者莫不嗟異鄉人或削去之隨卽復見覆以他土而其迹愈明今三十年矣與順昌軍員范旺事略同但范現迹街磚而此現於土上耳范死以忠婦死以節小常村去劍浦縣治二十里以漫錄言之則二人之死足以驚動萬世宜其英烈之氣不泯如此

若清風堂者不過冤抑之志不得伸以決絕於一時耳亦何爲而然哉豈幽憤所積結致是耶此理殆不可曉

鬼贓

陝西某縣一老嫗者住村莊間日有道流乞食與之無吝色忽問曰汝家得無爲妖異所苦乎嫗曰然曰我爲汝除之卽命取火焚囊中符篆頃之聞他所有震霆聲曰妖已誅殛纔遁其一廿年後汝家當有難今以鐵簡授汝至時亟投諸火言訖而去自是久之嫗之女長而且美一日有曰大王者騎從甚都借宿嫗家遣左右謂曰聞嘗得異人鐵簡可出示否蓋嫗平日數爲他人借觀因造一僞物而以真者懸腰間不置也遂用僞獻留不還謂曰可呼汝女行酒以疾辭大王怒便欲爲姦意嫗竊思道流之說計算歲數又合乃解所佩鐵簡投酒竈火內旣而電掣雷轟烟火滿室須臾平息擊死獮猴數十其一最鉅疑卽向之逃者所齎隨行器用悉係金銀寶玉赴告有司籍入官庫泰不華元帥爲西臺御史日閱其案朱語曰鬼贓云余親聞泰公說甚詳且有鈔具案文惜不隨卽記錄今則忘邑里姓名歲月矣

委羽山

吾鄉台之黃巖諸山脈絡相連屬大江越州治北自州出南門陸行四五里許有委羽山特立不倚形如落舞鳳故得名然州人與之朝夕者俱弗自知其爲勝山旁廣而中深青樹翠蔓蔭翳鬱鬱幽泉琮琤若鳴珮環於修竹間千變萬態不可狀其略中藏洞穴仙家所謂空明洞天者是也好道之士嘗持炬入行兩日不可窮聞櫓聲乃出洞之側產方石周正光澤五色錯雜雖加琢磨殆不是過大者三四分小者比

米粒而小以斧粉碎之亦無不端方見長老言嘗有素服靚妝飄飄若仙之女者當風清月白時則逍遙乎松杉竹柏之下或時變服叩里人門求水火里人所居去洞所不能百步異其狀密覩之迤邐從洞中去里人以爲恠糞其地越數日里人家夜失火勢張甚不可滅室宇一空妻子僅以身免遂流離他處識者以爲厭穢仙境故致此奇禍自是仙女不復出矣余幼時尚及見里人故址至今有欲得方石者裹糧撮許往洞口撒之隨意拾地上土則有石在土中不爾絕無有也

### 奚奴溫酒

宋季參政相公鉉翁於杭將求一容貌才藝兼全之妾經旬餘未能愜意忽有以奚奴者至姿色固美問其藝則曰能溫酒左右皆失笑公漫爾留試之及執事初甚熱次略寒三次微溫公方飲既而每日并如初之第三次公喜遂納焉終公之身未嘗有過不及時歸附後公攜入京公死囊橐皆爲所有因而巨富人稱曰奚娘子者是也吁彼女流賤隸耳一事精至便能動人亦其專心致志而然士君子之學爲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而不能至於當然之極者視彼有間矣

### 五馬入門

吾鄉陳剛中先生孚臨海縣人國初時嘗爲僧以避世變一日大書所作詩於其父執某之粉牆上云我不學寇丞相地黃變髮髮如漆又不學張長史醉後揮毫掃狂墨平生紺髮三十丈幾度和雲眠石上不合感時怒衝冠天公罰作圓頂相肺肝本無兒女情亦豈惜此雙鬢青只憶山間秋月冷搔首不見鬢鬆影父執見之曰此子欲歸俗也呼來館穀之命養髮經半年餘謂曰汝當娶吾將以女事汝先生辭謝再

三既而命寓他所遣媒妁行言擇日迎歸父執喜曰五馬入門矣先生雖獲佳偶自妻母以至妻之兄姊弟妹皆不然遂挈家入京館閣諸老交章薦舉入翰林會朝廷遣使交趾授先生禮部郎中副之至交州嘗有詩曰老母越南垂白髮病妻塞北倚黃昏蠻烟瘴雨交州客三處相思一夢魂及抵安南國以文字言語諭之其國遂降將其世子并國相入朝後以功授治中典鄉郡終老焉若父執者可謂識人也已

隱逸

吾鄉呂徵之先生家仙居萬山中博學能詩文問無不知者而安貧樂道常逃其名耕漁以自給一日攜楮幣詣富家易穀種值大雪立門下人弗之顧徐至庭前聞東閣中有人分韻作雪詩一人得滕字苦吟弗就先生不覺失笑閣中諸貴遊子弟輩聞得遣左右詰之先生初不言衆愈疑親自出見先生露頂短褐布襪草屨輒侮之詢其見笑之由先生不得已乃曰我意舉滕王蛺蝶事耳衆始歎伏邀先生入坐先生曰我如此形狀安可廁諸君子間請之益堅遂入閣衆以藤滕二字請先生足之卽援筆書曰天上九龍施法水人間二鼠囁枯藤驚鵝聲亂功收蔡蝴蝶飛來妙過滕復請和曇字韻詩又隨筆寫云萬里關河凍欲含渾如天地尙函三橋邊驢子詩何惡帳底羔兒酒正酣竹委長身寒郭索松埋短髮老瞿曇不如乘此擒元濟一洗江南草木慚寫訖便出門留之不可得問其姓氏亦不答皆驚訝曰嘗聞呂處士名欲一見而不能先生豈其人邪曰我農家安知呂處士爲何如人惠之穀怒曰我豈取不義之財必易之刺船而去遣人遙尾其後路甚僻遠識其所而返雪晴往訪焉惟草屋一間家徒壁立忽米桶中有人乃先生妻也因天寒故坐其中試問徵之先生何在答曰在溪上捕魚始知真爲先生矣至彼果見之告以

特來候謝之意。隔溪謂曰：諸公先到舍下，我得魚當換酒飲諸公也。少頃攜魚與酒至，盡歡而散。回至中途夜黑，不良於行，暫憩一露棚下。適主人自外歸，乃嘗識面者，問所從來，語以故，喜曰：是固某平日所願見者。止客宿，翼旦客別，主人蹻其蹤，則先生已遷居矣。又一日，先生與陳剛中治中遇於道，治中策蹇驢時，猶布衣，見先生風神高簡，問曰：得非呂徽之乎？曰：然。足下非陳剛中乎？曰：然。握手若平生歡，共論驢故事。先生言一事，治中答一事，互至四十餘事。治中止矣。先生曰：我尙記得有某出某書，某出某傳，又三十餘事，治中深敬之。

### 葛大哥

吾鄉臨海章安鎮，有蔡木匠者。一夕手持斧斤，自外歸，道由東山。東山衆所殯葬之處，蔡沉醉中，將謂抵家，捫其棺曰：是我榻也。寢其上，夜半酒醒，天且昏黑，不可前，未免坐以待旦。忽聞一人高叫：棺中應云：喚我何事？彼云：某家女病，損證蓋，其後園葛大哥淫之耳。卻請法師捉鬼。我與你同行，一觀如何？棺中云：我有客至不可去。蔡明日詣主人曰：娘子之疾，我能愈之。主人驚喜，許以厚謝。因問屋後曾種葛否？曰：然。蔡徧地翻掘，內得一根甚巨，斫之且有血，煮啖女子病即除。

### 飛雲渡

飛雲渡風浪甚惡，每有覆舟之患。有一少年，子放縱不羈，嘗以所生年月日時就日者問，平生富貴壽夭，有告曰：汝之壽莫能踰三旬。及徧叩他日者，言亦多同。於是意謂非久於人世，乃不娶妻，不事生產作業，每以輕財仗義爲志。嘗俟船渡傍，見一丫鬟女子徘徊悲戚，若將赴水。少年亟止之，問曰：何爲輕生如此？

答曰我本人家小婢主人有姻事暫借親眷珠子耳環一雙直鈔三十餘定今日送還竟於中途失去寧死耳焉敢歸少年曰我適拾得但不審果是汝物否方再三磨問顆數裝束實是遂同造主人主人感謝欲贈以禮辭不受既而主人怒此婢遣嫁業梳剃者所居去渡所只尺間期歲少年與同行二十有八人將過渡道遇一婦人拜且謝視之乃失環女也因告其故於夫屈留午飯餘人先登舟俄風濤大作皆葬魚腹蓋少年能救人一命而造物者亦救其一命以答之後少年以壽終渡在溫之瑞安

越民考

邁里古思字善卿西夏人僑居松江家貧授徒以養母性至孝然落落不羈善諱名人士多與之遊至正甲午進士及第授紹興路錄事司達魯花赤比視篆天下雲擾所在悉痼瘞君撫字周至民愛之如父母乙未秋杭破邇卽克復浙省左丞楊完者以本部苗將持露布至統洞蠻甚衆意實覬視虛實又將流毒於我民也縱虐恣暴民皆束手懦懦不敢與爭無故刦府架閣照磨陳修家妻妾幾被汚君激怒填膺指揮吏兵收之郡民謹呼從事苗遂盡死從完者聞越民結義且固終不敢調兵渡浙江方集慶陷時江南行臺官流避抵慶元奉旨置治所於越遂檄君總統義民護城池君更募得勇悍者二千餘人以果毅二字爲號曰果毅軍練習武事分撥守要害乃日與常所往來者擊鮮飫釀酣詠叫嘯以爲娛樂雖戶外上官坌至不少延納永康寇起據有縣境君收復朝廷旌其功除江南浙西道廉訪司知事未上又除江東建康道經歷浙省丞相塔失帖木兒便宜除行樞密院判官君卽自署諸參謀爲幕官曰經歷曰都事者不可枚舉時御史大夫拜住哥任憲邪吏爲爪牙又自統軍三千曰臺軍紀律不嚴民橫被害有訴於

君君輒抑之。衆軍皆怨怒。然拜委瑣齷齪。惟以鉤距致財爲務。君不禮之。或以諫君曰。吾知上有君。下有民耳。安問其他。拜頗聞衡之。遂與臺軍元帥列占永安。張某萬戶閻塔思不花。王哈刺帖木兒等謀殺之。未得間。戊戌十月廿二日。首事出兵。踰曹娥江。與平章方國珍部下萬戶馮某鬪。既不利。駐軍東關。單騎馳歸。拜意決矣。廿三日遲明。召君私第議事。入至中門。左右以鐵撲殺之。初甚祕。守閣軍自相謂無已殺總督官。我輩幸也。民始有聞之者。走白君部將浙東僉元帥黃中。諸參謀聞變。奔避不顧。至有墜城以出行四五十里者。初夜二鼓。中提軍入城。屯戒珠山。拜未及知。中臥病。方飲藥得少汗。尚昏潰困頓。左右扶翼擐甲上馬。遇臺軍於江橋。鬪十數合。破陣陷堅。身當矢石。郡民老幼皆號泣曰。殺我總督官。我尙何生。爲壯者助中軍殊死戰。臺軍一敗塗地。屠其二營。入拜家姬侍奴隸死者相枕藉。一女爲隊官陳某所掠。舉君屍無元。大索三日。得於溺池中。拜與二子匿梵宇幽隱處。民搜見之。齊唾其面。且罵曰。瞎賊。我總督官何罪而令致於此耶。不自殺。執以歸中冀。中殺之中解其縛。率諸軍羅拜之。曰。總督官忠肝義膽。照映天地人神所共知。公信任儉邪。使國家之柱石。隕於無辜。我之復讐。明大義也。殺我主將者。旣已斬之。公幸毋罪。拜執中以泣曰。我之罪尙何言。尙何言。繼而軍民爲君持服。爲位以祭。私謚曰越民考。越六日。拜自効納印綬去。其印是夜遺失。中以白金百兩。購得於一卒。以還行臺者。君未死先三日。有星大如杯碗。紅光燭天。墜鎮粵門。化爲石。及君出師。識者已卜君之有死兆矣。至是果驗云。

### 女奴義烈

朵那者。杭城東偉兀氏之女奴也。年十九。勤敏謹愿。主卒某郡官所。朵那奉主婦日謹。主婦亦委以腹心。

至正壬辰秋七月初十日寇陷杭刦官民府庫至偉兀氏家不得物乃反接主母柱下拔刀礪頸上諸侍婢皆散走朵那獨以身覆主婦請代死且告曰將軍利吾財豈利殺人哉凡家之貨寶皆吾所藏主母固弗知若免主母死吾當悉與將軍不吝寇允解主母縛朵那乃探金銀珠玉幣帛等散置堂上寇爭奪之竟又欲犯朵那身朵那持刀欲自屠曰我主二千石吾誓不奴他姓主况汝賊乎寇驚異捨而去朵那泣拜主婦曰棄主貨全主命權也妾受命主鑰貨今失貨而全身非義也請從此死遂自殺時人莫不稱之曰義烈義烈云

鬼室

溫州監郡某一女及笄未出室貌美而性慧父母之所鍾愛者以疾卒命畫工寫其象歲序張設哭奠常時則庋置之任滿偶忘取去新監郡復居是屋其子未婚忽得此心竊念曰娶妻能若是平生願事足矣因以懸於臥室一夕見其下從軸中詣榻前敍殷勤遂與好合自此無夜不來踰半載形狀羸弱父母詰責以實告且云至必深夜去以五鼓或齎佳果啖我若與餅餌則堅卻不食父母教其此番須力勸之旣而女不得辭爲咽少許天漸明竟不可去宛然人耳特不能言語而已遂真爲夫婦而病亦無恙矣此事余童子時聞之甚熟惜不能記兩監郡之名近讀杜荀鶴松窗雜記云唐進士趙顏於畫工處得一軟障圖一婦人甚麗顏謂畫工曰世無其人也如可令生余願納爲妻工曰余神畫也此亦有名曰真真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卽必應之應則以百家綵灰酒灌之必活顏如其言乃應曰諾急以百家綵灰酒灌之遂活下步言笑飲食如常終歲生一兒兒年兩歲友人曰此妖也必與君爲患余有神劍可斬之其夕遺

顏劍劍纔及顏室真真乃曰妾南岳地仙也無何爲人畫妾之形君又呼妾名旣不奪君願今疑妾妾不可住言訖攜其子却上軟障覩其障惟添一孩子皆是畫焉讀竟轉懷舊聞已三十餘年若杜公所書不虛則監郡子之異遇有之矣

### 金鑼刺肉

木八刺字西瑛西域人其軀幹魁偉故人咸曰長西瑛一日方與妻對飯妻以小金鑼刺鬚肉將入口門有客至西瑛出肅客妻不及啖且置器中起去治茶比回無覓金鑼處時一小婢在側執作意其竊取拷問萬端終無認辭竟至隕命歲餘召匠者整屋掃瓦瓴積垢忽一物落石上有聲取視之乃向所失金鑼也與朽骨一塊同墜原其所以必是貓來偷肉故帶而去婢偶不及見而含冤以死哀哉世之事有如此者甚多姑書焉以爲後人鑒也

### 貞烈墓

千夫長李某戊天台縣日一部卒妻郭氏有令姿見之者無不嘖嘖稱賞李心慕焉去縣七八十里有私盜出沒處李分兵往卒遂隨行旣而日至卒家百計調之郭氏毅然莫犯經半載夫歸具以白爲屬所轄罔敢誰何一日李過卒門卒邀入治茶忽憶得前事怒形於色亟轉身持刀出而李幸脫走訴於縣縣捕繫窮竟案議持刀殺本部官罪死縣桎梏囹圄中從而邑之惡少年與官之吏胥皂隸輩無有不起覬覦之心者郭氏躬餽食於卒外閉戶業績紡以資衣食人不敢一至其家久之府檄調黃巖州一獄卒葉其性者至尤有意於郭氏乃顧視其卒日飲食之情若手足卒感激入骨髓忽傳有五府官出五府之官

所以斬決罪囚者葉報卒知且謂曰汝或可活吾與爲義兄弟萬一不保汝之妻尙少汝之子若女纔八九歲耳奚以依顧我尙未娶寧肯俾爲我室乎若然我之視汝子女猶我子女也卒喜諾葉遂令郭氏私見卒卒謂曰吾死有日此葉抑獄性柔善未有妻汝可嫁之郭氏曰汝之死以我之色吾又能二適以求生乎既歸持二幼痛泣而言曰汝爹行且死娘死亦在旦夕我兒無所怙恃終必死於饑寒吾今賣汝與人娘豈忍哉蓋勢不容已將復奈何汝在他人家非若父母膝下比母仍以是嬌癡爲也天苟有知使汝成立歲時能以卮酒奠父母則是我有後矣其子女頗聰慧解母語意抱母而號引裾不肯釋手遂攜二兒出市召人與之行路亦爲墮淚邑人有憐之者納其子女贈錢三十緡郭氏以三之一具酒饌攜至獄門謂葉曰願與夫一再見葉聽入哽咽不能語既而曰君擾押獄多矣可用此少禮答之又有錢若干可收取自給我去一富家執作爲口食計恐旬日不及看君故也相別垂泣而出走至仙人渡溪水中危坐而死此處水極險惡竟不爲衝激倒仆人有見者報之縣縣官往驗視得實皆驚異失色爲具棺斂就葬於死所之側山下又爲申達上司仍表其墓曰貞烈郭氏之墓大書刻石墓上至正丙戌朝廷遣奉使宣撫循行列郡廉得其事原卒之情釋之人遂付子女終身誓不再娶

陰德延壽

昔真州一巨商每歲販粥至杭時有挾姑布子之術曰鬼眼者設肆省前言皆奇中故門常如市商方坐下坐忽指之曰公大富人也惜乎中秋前後三日內數不可逃商懼即戒程時八月之初舟次揚子江見江濱一婦仰天大號商問焉答曰妾之夫作小經紀止有本錢五十緡每買鵝鴨過江貨歸則計本於

妾然後持贏息易柴米餘貲盡付酒家率以爲常今妾偶遺失所留本錢非惟飲食之計無所措亦必被  
筆死寧自沉商聞之歎曰我今厄於命設令鑄金可代我無虞矣彼乃自天其生哀哉亟贈錢一百緡婦  
感謝去商至家具以鬼眼之言告父母且與親戚故舊敍永訣閉戶待盡父母親故宛轉寬解終弗自悟  
踰期無他故復之杭舟阻風偶泊向時贈錢處登岸散適此婦襁負嬰孩遇諸道迎拜且告曰自蒙恩府  
持拔數日後乃產母子二人沒齒感再生之賜者豈敢忘哉商至杭便過鬼眼所驚顧曰公中秋胡不死  
乃詳觀形色而笑曰公陰德所致必曾救一老陰少陽之命矣商異其術捐錢若干以報之

### 幽固

太師丞相脫脫之死蓋副樞哈馬與其弟雪雪并詹事額哥失里等所以擠陷之也哈兄弟得侍上帷幄  
而額任東宮爲近侍故哈黨額而私相誓曰若太師去位後我能作右相則左相必詹事矣既而入中書  
又虞額來其權不顧奏除宣政使而以弟雪爲御史大夫額殊失所望未幾哈得罪杖死雪亦仰藥死初  
額有侍從人亦曰桑哥失里止桑額一字之異耳服勞執事得額意額舉充院宣使一日奄然長逝經日  
乃醒云方坐臥室榻上見二卒自外躍入導之往都城隍廟轉發蠟祠祠吏曰來矣可亟解去旋又行入  
祠西北隅大林內有殿宇若王者居入拜殿下已仰視之則太師也太師曰我所攝者院使也於汝無預  
因俾左右引之觀幽固見哈兄弟括髮關械顧桑泣下及出太師謂曰汝可卽歸此非人間世也退而覺  
恍若一夢然明日同賓有來約往院使家桑辭疾且曰君幸毋泄吾恐院使不久生矣衆問其故告以詳  
皆相顧驚愕曰昨日院使將上馬以體少不安而入豈遽至此乎語未終有報院使已暴卒近見浙西憲

司經歷何伯大所說甚悉此特其略耳。

高麗氏守節

中書平章闔闕歹之側室高麗氏有賢行平章死誓弗貳適正室子拜馬朵兒赤說其色欲妻之而不得乃以其父所有大答納環子獻於太師伯顏此物蓋伯顏所屬意者伯顏喜問所欲遂白前事伯顏特爲奏聞奉旨命拜馬朵兒赤收繼小母高麗氏高麗氏夜與親母踰垣而出削髮爲尼伯顏怒以爲故違聖旨拜奏命省臺洎侍正府官鞠問諸官奉命惟謹鍛鍊備極慘酷時國公闕里吉思於鞠問官中獨秉權力侍正府都事帖木兒不花數致語曰誰無妻子安能相守至死得有如此守節者莫大之幸而反坐以罪恐非我治朝之盛典也國公悟爲言於伯顏之前宛曲解釋其事遂已帖木兒不花漢名劉正卿後至監察御史而卒

碧珠示識

文宗潛邸金陵日歲當戊辰適太平興國寺鑄大鐘爲金數萬斤方在冶上至其所取相嵌碧珠指環默祝曰若天命在躬此當不壞卽投液中鐘成其款有曰皇帝萬歲珠宛然在其上若故識之而堅固完好光采明發不以灼毀萬目驚觀歡嘆如一及登大寶方與近侍言向時祝天之讖

禽戲

余在杭州日嘗見一弄百禽者蓄龜七枚大小凡七等置龜几上擊鼓以使之則第一等大者先至几心伏定第二等者從而登其背直至第七等小者登第六等之背乃豎身直伸其尾向上宛如小塔狀謂之

烏龜疊塔。又見蓄蝦蟆九枚。先置一小墩於席中。其最大者乃踞坐之。餘八小者左右對列。大者作一聲。衆亦作一聲。大者作數聲。衆亦作數聲。既而小者一一至大者前。點首作聲。如作禮狀而退。謂之蝦蟆說法。至松江見一全真道士寓太古菴。一日取二鰍魚。一黃色。一黑色。大小相伴者。用藥塗利刃。各斷其腰。互換接綴。首尾異色。投放水內。浮游如故。郡人衛立中以盆池養之。經半月方死。疊塔說法。固教習之功。但其質性蠢蠢。非他禽鳥可比。誠難矣哉。若夫斷而復續。死而復生。藥歟法歟。是未可知也。但劇戲中似此者果亦罕見哉。

算命得子

攜李郭宗夏嘗見建德路總管趙良臣。言都下有李總管者。官三品。家巨富。年逾五十而無子。聞樞密院東有術者。設肆算命。談人休咎多奇中。試往叩焉。且語之曰。吾之祿壽已不必言。但推有子與否。術者笑曰。君有子矣。何爲給我。李曰。吾實無子。豈給汝耶。術者怒曰。君年四十當有子。今年五十六矣。非給我而何。同坐者皆軍官。見二人爭執甚訝之。李沉吟良久曰。吾年四十時。一婢有娠。吾以職事赴上都。比歸。則吾妻鬻之矣。莫知所往。若有子。則此是也。術者曰。此子終當還君。相別而出。時坐中一千戶邀李入茶坊。告之曰。十五年前。吾亦無子。因到都置一婢。則已有孕。到家時。適吾妻亦有孕。前後一二月間。各生一男。今皆十五六矣。豈君之子也。兩人各言婦人之容貌歲齒相同。李歸語於妻。妻往日誠悍妬。至是見夫無嗣。心頗慚而憐之。翼日邀千戶至家。享以盛饌。與之刻期而別。千戶先歸南陽府。李以實告於所管近侍大官。乞假前往。大官曰。此美事也。我當與汝奏聞。既而有旨。得給驛以行。凡筵席之費。皆從官辦。李至衆

官郊迎往千戶宅設大宴李所以餽獻千戶并其妻子僕妾之物甚侈千戶命二子出拜風度不殊衣冠如一莫知何者爲己子致請於千戶千戶曰君自認之李諦視良久天性感通前抱一人曰此吾子也千戶曰然於是父子相持而哭坐中皆爲墮淚舉盃交賀大醉而罷明日千戶答禮會客如昨謂李曰吾已與君子矣豈可使母子分離今并其母以奉李喜出望外回都攜見大官大官曰佳兒也引之入觀通籍宿衛後亦官至三品大抵人之有子無子數使之然非人力所能也而術士之業亦精矣

猴盜

夏雪蓑云嘗見優人杜生彥明說向自江西回至韶州寓宿旅邸邸先有客曰相公者居焉刺繡衣服琢玉帽頂而僅皮履生惑具酒肴延款問以姓名履歷客具答甚悉初不知其爲盜也次日客酬讌邀至其室見柱上鎖一小猴形神精狡旣而縱使周旋席間忽番語遣之俄捧一牒至復番語詈之卽易一碗至生驚異詢其故客曰某有婢得子彌月而亡時此猴生旬有五日其母斃於獵犬終日叫號可憐因令此婢就乳之及長成遂能隨人指使兼解番語耳生別後至清州留吳同知處忽報客有攜一猴入城者吳語生云此人乃江湖巨盜凡至人家窺見房室路徑并藏蓄所在至夜使猴入內偷竊彼則在外應接吾必奪此猴爲人除害也明日客謁吳吳款以飯需其猴初甚拒吳曰否則就此斷其首客不得已允許吳酬白金十兩臨去番語屬猴適譯史聞得來告吳曰客教猴云汝若不飲不食彼必解爾縛可亟逃來我只在十里外小寺中伺也吳未之信至晚試與之果核水食之類皆不食急使人覘之此客果未行歸報引猴搘殺之

田夫人

劉公復新爲上都留守時有令史亢子春者值公退食偶與同列據案判事以戲遂爲仇家發之公大怒責問罪狀枷項示衆及歸怒容未霽其夫人田氏問公何故不樂公語其故夫人曰此小節耳何足怒也卽令人呼亢至請公爲脫其枷且勞以酒云此一杯與汝壓驚此一盃與汝慶喜男子大丈夫何所不至留守之位何患不到亢感謝而退不數年公卒無子止一女適田直長直長適卒女病雙瞽後亢官湖廣參政迎夫人母子歸沒齒敬養不怠公乃廉訪使劉廷幹之從祖父也

盜有道

後至元間盜入浙省丞相府是夕月色微明相於紗帷中窺見之美鬚髯身長七尺餘時一侍姬亦見之大呼有賊相急止之曰此相府何賊敢來蓋虞其有所傷犯故也縱其自取七寶繫腰金玉器皿席捲而去翼旦責令有司官兵肖形掩捕刻期獲解沿門搜索終不可得越明年纔於紹興諸暨州敗露掠問其情乃云初至杭寓相府之東相去三十餘家是夜自外大醉歸倒於門外主人扶掖登樓而臥須臾嘔吐狼藉滿地至二更開樓窗緣房簷進府內脚履尺餘木級而帶優人假鬚旣得物直攜至江頭置於白塔上復回寓所侵晨還者至察其人酒尚未醒酣睡正熟且身材侏儒略無鬚髯竟不之疑數日後方攜所盜物抵浙東因此被擒盜亦有道其斯之謂歟

鬼爺爺

元統間杭州鹽倉宋監納者嘗客大都求功名不遂甚至窮窘然頗慎行止不敢非爲遂出齊化門求一

死所。望見水潭，將欲投入虛空中有鬼作人聲云：宋某陽壽未終，不可死也。四顧一無所有，於是默默而回。中途拾得一紙帖云：宋某可於吏部某令史下某典吏處習學書寫，翼日物色之。果得其人，遂獲進步。妾生子育女，爲富家翁。一皆陰冥所佑。平昔却未嘗覩其形狀。祇見一矮小影子而已。但有所見，即使祭獻，稱名爺爺。忽一日有一帖云：我要葉子金一百八十兩，索之甚急。未免數數祭獻求免。因問云：爺爺要此何用？一帖云：我要去揚州天寧寺裝佛也。又一夕，其妻臂上失去金釧金鑣，急告之一。一帖云：在汝第幾隻箱內，權且付還。又一日失去熟羊背皮。一帖云：我借用了，明日當還。次日一大綿羊自外走入，如此等類，甚多不可枚舉。及宋受前職，鬼亦隨到，恐被竊其所有，乃令人詣龍虎山求天師符命懸於所寓室內。晨興，但見一樣四十道，皆倒懸之，莫可辨其真僞。及禮請功行法師驅治，而壇內牌位顛倒錯亂，弗能措手而止。又一日鹽倉印信不知所在，告之哀切。一帖云：在汝第四十幾隻箱內，第幾箇段子下，開尋果有。時與張大使同寅，將印寄於伊家。一帖飛告云：印信當長官收掌，若不送還，一棒打碎汝頭也。大使驚恐，急送還之。後有一過路道人詣門，偶以始末訴之道人曰：我當爲汝遣之。乃以桃樹上砍取朝向東南大枝，作一槌一棍，便以棍釘東南隅地上，囑云：每月逢五，則擊五下，當自絕也。後果寂無影響，竟不知何等鬼也。江陰陳範季模與宋交代，所以極知其詳。季模蓋余友也。

祖孝子

祖孝子浩然，字養吾，建寧浦城人。世儒家。至元中，盜黃華起政和，朝廷命將帥往討，未至，盜已就縛，回

軍經浦城，焚其廬舍。孝子母全氏遭掠而北。是時孝子年六歲，母子相失，獨與父居。不聞問者二十又八年。至大三年，福建閩府檄爲三山書院山長。將之任，或告之曰：「而母在河南，而不能名其處。」孝子欣然棄職辭父，爲河南行。旣渡江，抵河南，每舍逆旅行道途，聞操南音者，必就與語，庶幾有所遇也。當時從軍之人，猶有存者。或曰：「此有趙副使，故爲軍校，歸自軍中，得婦人全氏，非而母也耶？」趙死而家替，全氏歸一蒙古氏，挈之而南，當在汝鄧間耳。孝子知母定在，驚喜，遂回汝州，抵鶴路山，不遇，行八百里，至牛蹄白石，不遇。又行七百餘里，至棗陽崔橋，又不遇。然自離汝州行路既遠，知母所鄉，停車道傍，投宿旅舍，舉其狀以問人，頗有相酬答，可物色。或指唐州以告曰：「彼有別蓋山，可尋討也。」孝子夢神人顧而言：「有月圓再圓之語，旣寤，言猶在耳。」益喜，自崔橋三百餘里，至別蓋，訪其母，在焉。旣見，相與抱持涕泣。七月之望也，神人之言，於是又有徵矣。留別蓋半月，具舟奉母南歸。當時聞其事者，自朝廷達官以至湖海名勝，莫不歌傳以美之。多至數十百篇，往往舉朱壽昌事以爲比，會稽韓莊節先生性作孝子傳，行於世。

### 在田錄

張定

### 高皇

高皇，鳳陽泗州人，居鍾離鄉。上皇以賣腐爲生。皇覺寺一寺僧衆，爭來買之，遂爲主願。生太祖之夕，鄰里中只聞上皇屋上霹靂一聲，啟戶視之，但見紅光屯聚。一鄉之人，無不驚駭。又寺僧高彬，於是夜夢上皇屋上火發，煙焰沖天。空中見一人擎金椎而下。彬遂覺，至晨候上皇來，欲語之，上皇不來。歛月餘，挑腐而至，彬疑其有病，一見卽問何故。一月不來，莫非有恙。上皇曰：「非病，某於某夜得一小男，恐不淨，故弗敢來。」

彬遂言其夢。因稱此兒後必大貴。上皇言草野之人何敢望此。但得長成送爲長老弟子。我之願也。

蠶起雜事

楊儀

芝蔴李

芝蔴李之遁也。髡髮爲頭陀僧。及天下既定。遊徐之永固河。河上有留連亭。李徘徊久之。乃題一筆云。憶昔曾爲海上豪。臘脂馬上赤連刀。此地暫分陳總管。彼盱研斷莫軍曹。固知今日由天定。方信當年漫自勞。英雄每每無常在。戰袍著盡又方袍。三歎投筆而出。乃有一翁。方且以舟臥岸。見李發歎。問其故。李泣下請曰。我卽蕭縣李二也。起兵時。自謂天下可得。今乃匿蹤縉流。暫免鋒鏑。而功名不就。鄉舊何存。是以不能不悲耳。此翁亦淚流不止。自陳其由。所謂湘鄉賊鄧文元也。避難詭姓名。作渡於此。二人沽村酒酌之。話昔日之強梁。傷今日之狼狽。聞者爲之感歎。

方谷珍

方谷珍起兵時。嘗造天台山隱士周必達。問計必達曰。當今四方雖亂。君舉義爲天子除道。斯名正言順。富貴可致耳。餘非我所知也。谷珍不別而去。必達意珍復來。乃題句扉上云。海角愚夫不自斟。妄起關中逐鹿心。命運由來非力致。項羽英雄亦就擒。遂攜妻子入山谷中。明日珍果來。恨不先殺之。焚其廬而去。後谷珍事不成。爲兵所困。方悔曰。不意黃毛野人能料事至此。嗚呼晚矣。乃投水死。

龍興慈記

聖祖兒戲

王文祿

聖祖幼時與羣牧兒戲以車幅版作平天冠以碎版作笏令羣兒朝之望見儼然王者殺小犧煮食之犧尾插入地誑主者曰陷地裂去矣主者拽尾轉入地中真以爲陷也埽梵宇以帚擊伽藍像令縮足起待我埽卽縮起佛前燭鼠傷責伽藍不管書其背曰發去三十里其晚僧夢伽藍辭行曰何也曰當世主遣發三十里矣明早僧視伽藍背有字追問之聖祖曰戲耳今釋之晚又夢伽藍來謝江淮訛言接新天子聖祖立於仆碑趺石龜背上望之石龜行十數步系曰聖天子出百靈受命非異也常也有開必先矣

### 擊門錐

聖祖賜劉誠意一金瓜曰擊門錐有急則擊之一夕夜將半擊宮門乃洞開重門迎之曰何也曰睡不安思皇上奕墓耳命恭對奕俄頃報太倉災命駕往救劉止之曰且奕聖祖遽起曰太倉國之命脈也不可不救曰請先遣一內使充乘輿往遂如言回則內使已斃車中聖祖驚曰何知以救朕厄曰觀乾象有變特來奏聞耳曰何人爲謀曰明早朝衣緋者是早朝西班牙有一臣衣緋命縛之卽取袖中懸哨鴿放起鴿已死袖中蓋以鴿爲號起伏兵也其臣姓名忘之劉誠意影神畫中有童子持金瓜隨侍卽上賜也系曰篤生聖君允降賢輔湯武伊呂合轍也皇矣上天惠民哉或疑誠意伯祿米不及忠勤伯多殆功少云曰否辭減祿米以減括蒼耗稅也聖祖神武惟誠意伯能盡言每稱先生不名後生烏可輕議哉

### 常開平

聖祖憫常開平遇春無嗣賜二宮女妻悍不敢御晨起捧盂水盥櫛開平曰好白手遂入朝去矣至回內出一紅盒啟之乃斷宮女手也開平驚憂後入朝儀度錯愕聖祖問之不敢對再三詰曰面色非昔豈謀

朕耶。開平懼。盡吐其實。且叩頭曰。聖上憐臣。賜二宮女。恩莫大也。今若此。有孤聖恩。萬死莫贖。故連日驚憂。聖祖大笑曰。再賜何妨。且入宮飲酒解憂。外命力士肢解其妻。分賜功臣。上寫曰。悍婦之肉。開平回。不見其妻。驚成癲癩。又有無嗣功臣。若指揮千百戶妻。面奏聖祖求養。聖祖曰。你們平日妬悍。絕我功臣後嗣。可著禮部各給木碗一隻。柱杖一條。沿功臣門求討作樣。系曰雲行雨施。每快人意。當元末大亂後。用重典。允哉奉天也。觀此細事。垂戒無窮。

東明記

建文

王泌

建文國破時。削髮披緇。騎而逸。其後在湖湘間某寺中。至正統時。八十餘矣。一日聞巡按御史行部。乃至察院。言欲入陳牒。門者不知誰。何亦不敢沮。既入。從中道行至堂下。坐於地。御史問爾何人。訟何事。不對。命與紙筆。卽書云。告狀人姓某。太祖高皇帝長孫懿文太子長子。以付左右持上。御史謂曰。老和尚事真僞不可知。卽真也。爾老如此。復出欲何爲。曰。吾老無能爲矣。所以出者。吾此一把骨。當付之何地耶。不過欲歸體父母側耳。幸爲達之。御史許諾。命有司守護。飛章以聞。上令送京師。至。遣內豎往視。咸不識。和尚曰。固也。此曹安得及事我。爲問吳誠在否。衆以白上。上命誠往。誠見和尚亦遲疑。和尚曰。不相見者四十年。亦應難辨矣。吾語若一事。昔某年月日。吾御某殿。汝侍膳。吾以箸挾一鬢肉賜汝。汝兩手皆有執持。不可接。吾擲之地。汝伏地以口嚙取食之。汝寧忘之耶。誠聞大慟。返命言信也。上命迎入大內。某佛堂中養之。久而殂云。

遜國記

河西傭

河西傭不知何許人。建文四年夏六月成祖入金陵。卽帝位。傭被葛衣走。是冬至金城行乞。邊地極寒。傭常衣葛衣。明年過河西。依莊浪豪魯家爲傭。傭亦取直。稍稍積買羊裘披之。雖寒必覆之。故葛衣葛益破縷縷。竟不肯脫。故葛衣夏或衣暑布。布卽新故葛衣輒覆其上。人勸之棄。故葛衣不肯棄。直悶悶不答。傭錢有餘。走市中買牛肉酒。與諸乞兒飲食。傭力作倦時。自吟哦。或夜聞其哭泣聲。永樂中有都官從宋總兵至莊浪者。識傭。欲與言。傭走南山中。避旬月。留都官去。乃還。有問留都官。傭何人者。留都官亦不答。在莊浪數年。病且死。呼主人謝囑曰。我死無殮我棺。幸西北風大起火。我無埋我骨。魯家從其言。

補鍋匠

川中補鍋匠亦不知何許人。往來夔慶間。爲人補鍋。至州邑。不過三日。卽去。去或復來。夔慶有欲學補者。卽教之補鍋。不索謝錢。直令負擔從。有後曹學者至。卽遣先學者去。如是數年。夔慶間人識之。皆呼爲老鍋匠。補鍋或與錢布米。不擇。當食時。與之食。卽不復索錢。錢稍稍積囊中。遇風雨寒暑。不出補鍋。卽出錢買酒飯自飲食。嘗寄宿蕭寺中。忽變州市中。逢馮翁者。二人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哭已。相牽入山巖中。坐語竟日。學補鍋者屏不得聞。二人語已。又相持哭。且別去。言今永訣。不可復相見已。竟莫知其所終。蜀中蛾眉亭。嘗有建文遺臣題詩云。一個忠臣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爲君王固首陽。

郊外農談

陳澹然

闕名

澹然陳公以南京祭酒九載奏績之京時中貴有柄國者勢傾朝野素慕公人品欲收之門下適工部侍郎周公忱巡撫南圻在京進謁中貴知其與公同年微露其意周公詣公達其意公曰敬宗忝爲人師表而求謁中貴他日無以見諸生周公因諷中貴曰陳祭酒書法極高姑以求書爲名先之以禮幣彼將謁謝矣中貴乃遣人致彩段羊酒求書程子四箴公爲走筆書之而遣還其禮竟不往見故爲祭酒十八年更不遷轉士大夫蓋高其風節云

魏國公

初魏國公徐達與常遇春同伐元元主知曆數在我太祖遂北歸沙漠盡讓華夏之地遇春欲邀其歸路殺之魏國曰不可彼不戰而去還我中夏是順天也我邀而殺之寧非逆天乎及還遇春先歸見太祖曰我欲殺元主徐達受其賄縱之太祖由是疑魏國魏國寬仁長者素得左右心至將入金川門有一內侍馳馬來附耳與語魏國遂還坐舟中陳兵甚嚴太祖待之不至命衆公卿往迎於江上魏國堅臥舟不起太祖親往迎之猶不起太祖不得已入其舟中魏國始伏地慟哭指天自明太祖亦泣下慰勞再四自是君臣相遇如初

沂陽日記

喬白巖

闕名

武皇南征駐蹕留都大將江彬等統領邊軍數萬扈從屯處京城彬恃恩跋扈權侔至尊下視公卿懷不軌心喬公白巖時爲大司馬獨任留守之重持正鎮靜每事裁抑彬亦敬憚不敢肆隱然虎豹在山之勢一日晚彬遣官兵索各城門鎖鑰城中驚駭不知所出督府遣人來謀於公公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孰敢索亦孰敢與者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以公言拒之竟寢城中帖然彬每假傳旨有所求爲日數十道公每得旨必請面奏彬計遂不行公又慮有他變乃選精通武藝者數十人充隸卒隨護一日會公於演武場彬欲逞部下之勇以懾人問曰南京亦有能武藝者可與我邊軍一較乎公曰善者固有猝難至吾從者亦略諳此可與較彬易之有輿卒小而黑人呼爲鬼李有神力善跌打公呼出叩頭請較公謂彬曰今日較藝傷死勿論彬部下四人大而長視彼小甚易之與李較隨仆彬失色又命勇者對連勝七八人後有劉鑑廖清沙者有重手法來敵皆負彬由是奪氣又武皇在牛首山經宿彬欲行異志而山神震吼達曙不寐不敢舉事次日歸抵聚寶門時已深夜彬傳旨開門迎駕公閉門不納是夜武皇宿於報恩寺公鎮安都城保護大駕其以死衛社稷者矣

### 西墅雜記

王謝相較

楊穆

江西南昌府王謝二氏相傳故族謝氏雖富而王氏則族衆嘗相較無已一日王俟謝族聚飲泊家衆數百人積薪環謝居而焚之悉壞其屋謝一孽子方數歲焰隙間潛草莽又爲王所獲子給爲買奴乞憐王乃收爲掌門及長頗解書算善料理王悅之而配以己女產均析之其子後生兒孫甚衍有名得仁者仕

嘉興推府有仁政民皆仰之得仁生一夔狀元及第始復前姓謝氏多顯而王氏無聞焉

胡希顏打鬼

希顏城西人家於鄉厲壇後其人耽酒無醒日成化秋夜被醉自外歸見偉丈夫三四人皆長踰屋簷齊力來扑胡胡但望其家急趨握門關而出大恚詈曰何鬼物敢來扑我我何畏耶視至壇側見如前長者益多將十七八輩羣立其地胡怒兼連亂石擊之鬼悉奔竄或入河或穿巷者竟無一鬼能抗久之寂然胡乃返舍

梓人魘鎮

梓人魘鎮蓋同出於巫蠱咒詛其甚者遂至亂人家室賊人天恩如漢園事多矣今述所知余同里莫氏故家也其家每夜分聞室中角力聲不已緣知爲怪屢禳之弗驗他日轉售於人而毀拆之梁間有木刻二人裸體披髮相角力也又臯橋韓氏從事營造喪服不絕者四十餘年後以風雨敗其垣壁中藏一孝巾以磚弁之其意以爲磚戴孝也又常熟某氏建一新室最後生女多不貞二三世如之一日脊敝而緝之於椽間得一木人爲一女子有三四男子勾引淫褻急去之帷箔方始清白如此類者不可殫言聞凡梓人家傳未有不造魘鎮者苟不施於人必至自孽稍失其意則忍心爲之此則營造所當知也

代醉編

前身

張鼎思

王陽明嘗遊僧寺見一室鎖封甚密欲開視之寺僧不可云中有入定僧閉門五十年矣陽明固開視之

見龕中坐一僧，儼然如生。其象貌酷肖陽明先生。曰：此豈吾之前身乎？既而見壁間一詩云：五十年前王守仁開門原是閉門人，精靈剝後還歸復。始信禪門不壞身。先生曰：此固吾之前身。悵然久之，建塔以瘞而去。

### 奇節

崔樞應進士，客居汴半歲，與海賈同止。其人得疾，旣篤，謂崔曰：荷君見顧，不以外夷見忽。今疾勢不起，番人重土殯，脫歿君能終始之乎？崔許之。曰：某有一珠，價萬緡，得之能蹈火赴水，至寶也，敢以奉君。崔受曰：吾一進士，巡州邑以自給，奈何忽蓄異寶？伺無人，置於柩中，瘞於阡陌。後一年，崔遊丐亳州，番婦自南來尋故夫，並勘珠所在，陳於公府，乃於毫來追捕。崔曰：倘窀穸不爲盜發，珠必無他。遂開棺，得其珠，汴帥王彥謨奇其節，欲命爲幕，崔不肯。明年登第，竟主文柄，有清名。

### 艾子後語

#### 凍兒譏諫

艾子有孫，年十許，懦劣不學，每加榎楚而不悛。其子僅有是兒，恆恐兒之不勝杖而死也，責必涕泣以請。艾子怒曰：吾爲若教子，不善邪？杖之愈峻。其子無如之何。一旦雪作，孫搏雪而嬉。艾子見之，褫其衣，使跪雪中，寒戰之色可掬。其子不復敢言，亦脫其衣，跪其旁。艾子驚問曰：汝兒有罪，應受此罰，汝何與焉？其子泣曰：汝凍吾兒，吾亦凍汝兒。艾子笑而釋之。

### 陸灼

### 大言

趙有方士好大言。艾子戲問之曰：先生壽幾何？方士啞然曰：余亦忘之矣。憶童稚時與羣兒往看宓羲畫八卦，見其蛇身人首歸得驚癟，賴宓羲以草頭藥治余得不死。女媧之世，天傾西北，地陷東南。余時居中央，平穩之處，兩不能害。神農播厥穀，余已辟穀久矣。一粒不曾入口，蚩尤犯余以五兵，因舉一指擊傷其額，流血被面而遁。蒼氏子不識字，欲來求教，爲其愚甚，不屑也。慶都十四月而生堯，延余作湯餅會，舜爲父母所虐，號泣於昊天。余手爲拭淚，教勉再三，遂以孝聞。禹治水經余門，勞而觴之，力辭不飲而去。孔甲贈予龍醢一巒，余誤食之，於今口尚腥臭。成湯開一面之網，以羅禽獸，嘗而笑其不能忘情於野味。履癸強余牛飲，不從。寘余炮烙之刑，七晝夜而言笑自若，乃得釋去。姜家小兒釣得鮮魚，時時相餉。余以飼山中黃鶴。穆天子瑤池之宴，讓余首席。徐偃稱兵，天子乘八駿而返。阿母留余終席，爲飲桑落之酒，過多醉，倒不起。幸有董雙成萼綠華兩個丫頭，相扶歸舍，一回沉醉，至今猶未全醒。不知今日世上是何甲子也。艾子唯唯而退，俄而趙王墮馬傷脇，醫云須千年血竭，傅之乃差。下令求血竭，不可得。艾子言於王曰：此有方士，不啻數千歲，殺取其血，其效當愈速矣。王大喜密使人執方士將殺之。方士拜且泣曰：昨日吾父母皆年五十，東鄰老姥攜酒爲壽，臣飲至醉，不覺言詞過度，實不曾活千歲。艾先生最善說謠，王其勿聽，趙王乃叱而赦之。

米言

燕里季之妻美而蕩，私其鄰少年。季聞而思襲之。一旦伏而覲焉，見少年入室而門扃矣。因起叩門，妻驚曰：吾夫也，奈何？少年顧問有牖乎？妻曰：此無牖，有竇乎？妻曰：此無竇，然則安出？妻目壁間布囊曰：是足矣。

少年乃入囊懸之牀側。曰問及則給以米也。啟門納季。季遍室中求之不得。徐至牀側。其囊累然而見。舉之甚重。詰其妻曰。是何物。妻懼甚。囁嚅久之不能答。而季厲聲呵問不已。少年恐事露。不覺於囊中應曰。吾乃米也。季因撲殺之。及其妻艾子聞而笑曰。昔石言於晉。今米言於燕乎。

### 病忘

齊有病忘者。行則忘止。臥則忘起。其妻患之。謂曰。聞艾子滑稽多知。能愈膏肓之疾。盍往師之。其人曰善。於是乘馬挾弓矢而行。未一舍內。逼下馬而便焉。矢植於土。馬繫於樹。便訖。左顧而覩其矢。曰。危乎。流矢奚自。幾乎中予。右顧而覩其馬。喜曰。雖受虛驚。乃得一馬。引轡將旋。忽自踐其所遺糞。頓足曰。踏卻犬糞。汚吾履矣。惜哉。鞭馬反向歸路而行。須臾抵家。徘徊門外。曰。此何人居。豈艾夫子所寓邪。其妻適見之。知其又忘也。罵之。其人悵然曰。娘子素非相識。何故出語傷人。

### 雪濤小說

#### 妄心

見卵求夜。莊周以爲早計。及觀恆人之情。更有早計於莊周者。一市人貧甚。朝不謀夕。偶一日拾得一雞卵。喜而告其妻曰。我有家當矣。妻問安在。持卵示之。曰。此是。然須十年家當乃就。因與妻計曰。我持此卵。借鄰人伏雞乳之。待彼雛成就。中取一雌者。歸而生卵。一月可得十五雞。兩年之內。雞又雞生。可得雞三百。堪易十金。我以十金易五特。特復生特。三年可得二十五牛。特所生者。又復生特。三年可得百五十牛。堪易三百金矣。吾持此金舉責。三年間。半千金可得也。就中以三之二。市田宅。以三之一。市僮僕。買小妻。

### 江盈科

我與爾優游以終餘年不亦快乎妻聞欲買小妻拂然大怒以手擊雞卵碎之曰毋留禍種夫怒撻其妻仍質於官曰立敗我家者此惡婦也請誅之官司問家何在敗何狀其人歷數自雞卵起至小妻止官司曰如許大家當壞於惡婦一拳真可誅命烹之妻號曰夫所言皆未然事奈何見烹官司曰你夫言買妾亦未然事奈何見妬婦曰固然第除禍欲蚤耳官笑而釋之噫茲人之計利貪心也其妻之毀卵妬心也總之皆妄心也知其爲妄泊然無嗜頽然無起卽見在者且屬諸幻況未來乎嘻世之妄意早計希圖非望者獨一算雞卵之人乎

### 戒性急

凡人性急最害事非獨害事先足自害故性急人不能憂憂必損性不能怒怒必損肝皆有死道其不然者幸也余觀古今性急人有一二小事可發笑令其人自覺亦必自笑當知所以懲其性矣晉王述性急一日下筯夾雞子雞子不受筯乃投之地見其旋轉不定用木屐踩之雞子偶匿屐齒空處不受踩述就地手取置口中嚼之盡碎方吐棄我朝天順時都憲陳智亦性急嘗取鑄剔指鑄墜地就地取之持觸磚數迴盡滅其鋒乃已暑日坐廳事一蠅拂其面卽叱左右捕之左右故東西馳騖作拿狀伺其怒定乃罷或告之改智乃書戒性急三字於木尺置案頭然僮僕有小過輒又持木尺自抉之噫此兩公事言之皆可笑其實雞子也鑄也蠅也皆無知之物卽我怒彼彼何損焉徒自苦耳是故西門豹佩韋以自緩庶幾能克己者哉

富貴壽考其途無窮而天所斟酌於人其分有限第人情豔於其所未至則有愈得而愈無厭心者嘗聞閩中林太守春澤壽一百四歲當九十九年里人拜節祝曰願公百齡公怫然怒且笑曰不會要君家養我奈何限我壽耶姑蘇韓學士敬堂未第時人有夢其官侍郎者公喜甚已而登第入館其人時來說前夢率皆喜及轉禮侍予告而說前夢者又至公乃愴然有憂色矣夫百歲上壽也侍郎尊秩也而已至其地者遂謂止於此爲不足蓋聞里閈惡少有評風月之趣者曰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偷着不如偷不着夫偷不着亦有何趣彼希冀者意其中有無限之妙而遂以爲不如乃知人情薄已然未然大率類此故知止知足之言真是定心丸子不可一日不服

### 心高

余郡近西三十里有河洑山山隈有王婆廟不知何代人父老相傳此婆釀酒爲業一道士往來寓其家每索酒輒予飲累數百壺不酬值婆不與較一日道士謂婆曰子飲若酒無錢相償請爲若掘井井成泉湧出皆醇酒道士曰此所以償耳遂去婆不復釀酒但持井所出泉應酷者比夙釀更佳酷者踵至踰三年得錢凡數萬家遂富前道士忽又至婆深謝之道士問曰酒好否答曰好到好只猪無糟耳道士笑題其壁曰天高不算高人心第一高井水做酒賣還道猪無糟題訖去自是井不復出酒矣國初蜀中一耆儒題張果老倒跨蹇驢圖云世間多少人誰似這老漢不是倒騎驢凡事回頭看語雖淺然其喻世切矣噫人心羶慕非名即利名利之途愈趨愈永趨而不已害及厥躬然後悔之其不爲貪得之王婆能爲回頭之果老者幾人哉

雪濤談叢

江盈科

冤獄

成化中南郊事竣撤器亡一金瓶時有庖人侍其處遂執之官司備加考掠不勝痛楚輒誣服及與索瓶無以應迫之漫云在壇前某地如其言掘地不獲仍繫獄無何竊瓶者持瓶上金繩鬻於市有疑之者質於官竟得其竊瓶狀問曰瓶安在乎亦云在壇前某地如其言掘地竟獲蓋比庖人所指掘之地不數寸耳假令庖人往掘時而瓶獲或竊瓶者不鬻金繩於市則庖人之死百口不能解然則嚴刑之下何求不得國家開矜疑一路所全活冤民多矣嗚呼仁哉

談言

武恭

江盈科

李寰建節晉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又稱好道及蓄古物遇寰生日無餉乃遺箱挈一故皂襖子與寰曰此是李公收復京師時所服願尙書一似西平寰以書謝後聞恭生日挈一破膩脂幞頭餉恭曰知兄深慕高真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時幞頭願兄得道一如洪崖賓寮無不大笑又記有嘲好古者以市古物不計直破家無以食遂爲丐猶持所有顏子陋巷瓢號於人曰孰有太公九府錢乞一文與武恭事正相類

應諸錄

萬字

劉元卿

汝有田舍翁家貲殷盛而累世不識之乎。一歲聘楚士訓其子。楚士始訓之。搦管臨朱書一畫。訓曰一字。書二畫。訓曰二字。書三畫。訓曰三字。其子輒欣欣然擲筆歸告其父曰。兒得矣。兒得矣。可無煩先生重費館穀也。請謝去。其父喜從之。具幣謝遣楚士。踰時其父擬徵召媯友萬氏姓者飲令子晨起治狀。久之不成。父趣之。其子恚曰。天下姓字夥矣。奈何姓萬。自晨起至今才完五百畫也。初機士偶一解。而卽訛訛自矜。有得殆類是已。

### 貓說

齊奄家畜一貓。自奇之。號於人曰虎貓。客說之曰虎誠猛。不如龍之神也。請更名曰龍貓。又客說之曰龍固神於虎也。龍升天浮雲。雲其尙於龍乎。不如名曰雲。又客說之曰雲竊蔽天。風倏散之。雲故不敵風也。請更名曰風。又客說之曰大風颺起。維屏以牆。斯足蔽矣。風其如牆何。名之曰牆貓可。又客說之曰維牆雖固。維鼠穴之牆斯圮矣。牆又如鼠何。卽名曰鼠貓可也。東里丈人嗤之曰。噫嘻。捕鼠者故貓也。貓卽貓耳。胡爲自失本真哉。

### 性急

于嘗子與友連牀圍爐而坐。其友據案閱書。而裳曳於火甚熾。于嘗子從容起向友前拱立作禮而致慨曰。適有一事。欲以奉告。諗君天性躁急。恐激君怒。若不以告。則與人非忠。敢請。惟君寬假能忘其怒。而後敢言。友人曰。君有何陳。當謹奉教。于嘗子復謙讓如初。至再至三。乃始逡巡言曰。時火燃君裳也。友起視之。則熾甚矣。友作色曰。奈何不急以告。而迂緩如是。于嘗子曰。人謂君性急。今果然耶。

多憂

沈屯子偕友入市聽打談者說楊文廣圍困柳州城中內乏糧餉外阻援兵蹙然踊歎不已友拉之歸日夜念不置曰文廣圍困至此何由得解以此邑邑成疾家人勸之相羊峒外以紓其意又忽見道上有負竹入市者則又念曰竹末甚銳衢上行人必有受其戕者歸益憂病家人不得計請巫巫曰稽冥籍若來世當輪迴爲女人所適夫姓麻哈回夷族也貌陋甚其人益憂病轉劇媯友來省者慰曰善自寬病乃愈也沈屯子曰若欲吾寬須楊文廣圍解負竹者抵家又麻哈子作休書見付乃得也夫世之多憂以自苦者類此也夫

權子

志學

耿定向

昔文恭羅先生遊楚楚士有就而受學者先生曰譖蔽也久矣世不省學爲何事曾有人士欲道學之聲而慕學之者日行道上賓賓張拱跬步不踰繩矩久之覺憊呼從者顧後有行人否後者曰無乃弛恭率意以趨其一人足恭緩步如之偶驟雨至疾趨里許忽自悔曰吾失足容矣過不憚改可也乃冒雨還始趨處紓徐更步過焉夫由前言之作輒以人僞也由後言之則迂甚矣志學者須祛此二障而後可

宋季有謝石者善測字高宗微行遇之書一問字令測石思曰左看似君右看亦似君殆非凡人耶疑信間請再書一字高宗以杖卽地畫一字石曰土上加一王也是吾君王乎遂拜伏高宗旣歸招而官之後

秦檜當國時，高宗書一春字命測之。其上半體墨重，石奏曰：「秦頭太重，壓日無光。」檜聞而銜之中，以危法編管遠州。道遇一老人於山下，亦善測字。石就之書一謝字求測。老人曰：「子於寸言中立身術士也。舉掌令更書以卜所終。」石書一石字。老人曰：「凶哉！」石遇皮必破，遇卒必碎矣。時押石之卒在傍，而書字在掌中，故云石大欽服。請老人作字測，爲何如人。老人曰：「卽以我爲字可也。」石曰：「夫人而立山傍，子殆仙哉。乃下拜，願執弟子禮。」請益曰：「吾術似無減先生。殆先生襄然仙矣。而吾茲不免塵網，何也？」老人曰：「子以字爲字，吾以身爲字也。」

### 家語

吳中有一老，故微而寢。初弄蛇爲生。其長子行乞，次子釣蛙。季子謳采蓮歌以丐食，晚致富厚。一日，其老聚族謀曰：「吾起家側微，今幸饒於貲，須更業習文學，方可振家聲也。」於是延塾師館督令三子受業。踰年，塾師時時譽諸子業日益。其老乃具燕集賓，延名儒試之。名儒至，則試以耦語。初試季子云：「紛紛柳絮飛。」季子對曰：「哩哩蓮華落。」繼試仲子云：「紅杏枝頭飛粉蝶。」仲子對曰：「綠楊樹下釣青蛙。」卒試長子云：「九重殿」下排兩班文武官員。長子對曰：「十字街頭叫幾聲衣食父母。」其老竊聆之，咤曰：「阿曹云云，猶舊時所弄蛇家語也。」

### 三騃

中和里僻陬也。居民多老死，不見官府。相傳里中有三騃云。其一赴縣應里役，晨起，族長趣僨令出視事。未時，令方釋圓領袍，服袴襪，據案而坐。騃子從門屏遙覲一過，忙忙歸報族長曰：「官人未出，惟夫人坐堂。」

上耳族長譙曰豈有是哉騤子曰吾覲坐堂上者上服綠披袂而下紅裙非夫人誰耶蓋遙瞻案帷爲女裙而因以褡襪爲披袂也其一爲郡吏長吏令入署承篆騤吏直入守臥內守夫人才在沐騤吏啓戶搖手屬夫人授篆夫人大驚走避使人白守守怒扑之騤吏起拊其髀恚曰是何人家卽犬無吠者耶其一直郡筦庫郡守設食騤子從旁睨之出大詫語其兄曰原來官人喫飯亦與凡人同也兄呵之曰咄官人非人耶

先進遺風

楊文懿公

耿定向

楊文懿公（守陳）以洗馬乞假覲省行次一驛其丞不知其爲何官公與之坐而抗禮卒然問曰公職洗馬日洗幾馬公漫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無定數也俄而報一御史且至丞乃促令讓上舍處之公曰夫固然待其至而讓未晚也比御史至則公門人也跽而起居丞乃睨御史不見蒲伏堵下百狀乞憐公卒亦不較歸則讀書田間不輕謁官府時陸司寇卒有御史過而不弔也公欲警之於其來謁令閻人辭曰適聞弔陸尙書先至彼以候以故失迓御史旋復詣陸先令其子主事君至彼辭曰家大人遲公良久不至乃歸其人頗慚公偉才高第藻詞淵學藝林推爲雄長而介潔自持未嘗干求恩澤爲翰林五品者十有六年而不調權倖有欲引之者使所親諭意公語所知曰吾猶嫠婦也茹荼積久乃以白首改節耶濡遲散秩竟以三品終

王莊毅公

主莊毅公（竑）爲督漕開府淮揚時清河衛指揮單姓者行不檢公嘗折抑之尋公遭煩言免官歸過清河揮使祇候於江濱具餼致慰懃公嘉其誠款擇受數缶以爲醯醬也旣發用之則皆糞穢單蓋藉以紓夙恨云乃公舟抵徐復有言者表公生平忠節旨下命公還官指揮乃逃遁遐方詐爲死家人故爲發喪治殯以愚里人人有仇指揮者踪跡其所在執而訟之於公公竟不較前悔平其訟而遣之淮揚間至今評曰王都堂不較單指揮不念舊惡云愚按王莊毅手捶死馬順於殿陛間蓋矯矯剛方之人也乃容忍又若此

### 枝山前聞

沈孝子

吾邑之相城有一乞兒姓沈年在中歲每詣沈隱君孟淵所請丐凡所得多不食而分貯之筒篚中隱君初不爲意久而問焉則曰將以遺老娘耳隱君始異之潛令人偵其所爲丐至一岸旁坐地出簞中飲食整理之擎至船邊船雖陋而甚潔老嫗坐其中丐登舟陳食母前傾酒跪而奉之伺母接杯乃起跳舞而唱山歌作嬉笑以樂母母殊意安之也必母食盡乃更他求若無得則自受餒終不先食之也日日如之凡數年母死丐始不見隱君嘆詫亦時少周之此非有爲而爲可謂真孝矣

### 片言折獄

聞之前輩說國初某縣令之能縣有民將出商旣裝載民在舟待一僕久不至舟人忽念商輜貨如此而子然一身僕又不至地又僻寂圖之易耳遂急擠之水中攜其貲歸乃更詣商家擊門問官人何以不下

船商妻使人視之無有也。問諸僕。僕言適至船。則主人不見。不知所之也。乃姑以報地里。地里聞之。縣逮舟人及鄰比訊之。反覆卒無狀。凡歷幾政。莫決。至此令遂屏人獨問商妻。舟人初來。問時情狀語言何如也。商妻曰。夫去良久。船家來扣門。門未開。遽呼曰。娘子如何官人久不下船來。言止此耳。令屏婦復召舟人。問之。舟人語同。令笑曰。是矣。殺人者汝。汝已自服。不須他證矣。舟人譁曰。何服耶。令曰。明知官人不在家。所以扣門稱娘子。豈有見人不來。而卽知其不在。乃不呼之者乎。舟人駭服。遂正其法。此亦神明之政也。

猥談

智者

祝允明

弘治中。吾郡一豪子。以事官捕之急。竄匿不出。官百計索之。不能得。或言鄉耆某多智數。官延訪之。耆乞屏左右。乃曰。欲得之。須用老子。官曰。老子已在此矣。耆意蓋用欲取先予之術。官所云謂已執其父也。耆曰。不是者。箇老子。官曰。正是者。箇老子。耆又白如前。官終不悟。卽叱之退。曰。者蠢物。尙謂一人有兩老子。何智術之有。

無故之死

人死有輕於鴻毛。又有大無端不若鴻毛者。大抵官府最多。漫記二事。京師人產兒。一頭兩身。棄諸野。一丐取示人。以乞錢。俄頃觀者牆立。閨傳於邏廠中人。自於內未報。而街坊火甲不知。更恐其擾攘也。逐之。丐持孩去。明日內旨取看。火甲覓丐與兒皆亡矣。懼卽自經。家獨一妻。懼追捕亦縊。一戶遂絕。又二人遇

於途甲沈醉乙半酣甲毆乙仆視之死矣逕去總甲見之亟白於官時已暮姑以葦席四懸障屍衆寢衛於外夜半乙稍寤已迷前事思安得處此必犯夜禁故潛起而逸歸家已大醒謂其妻甲毆我明當訟之及明守者失屍驚懼須臾官來謂受賄棄屍箠楚之守者誣服請取屍來乃共往伺於郊一人醉而來衆前撲殺之昇入葦室乙詣甲喧將訟之甲與飲納之賄乃釋甲復思昔者所由固知爲我殺人今若此曷不自之官因邀乙往首實官訊守者屍所來不能諱棄市若漕卒牽夫公役輩無故之死又尋常事耳

### 語怪

#### 重書走無常

祝允明

鄧都走無常事二編已書之後以問邑博熊君君卽鄧都人也言之甚悉蓋彼中以此爲常或人行道路間或負擔任物忽擲跳數四便仆於地冥然如死途人家屬但聚觀以伺之或六時或竟日甚或越宿必自甦不復驚異救治也比其甦扣之則多以勾攝蓋冥府追逮繁冗時鬼吏不足則取諸人間令攝鬼卒承牒行事事訖卽還或有搬運負戴之役亦然皆名走無常無時無之宣德永樂間有江西尤和以進士來爲鄧都令下車左史請謁鄧都觀觀在鄧都山居邑外且山勢穹巍岑遠草木蔚密觀奠其陽殊極雄偉觀之後山陰復有山殿之其境益幽詭叢灌蔽翳人迹罕到中亦有宮宇則所謂北陰也其下卽大獄凡鄉之禱祀者必之前觀香火極盛而凡仕於彼者初蒞政亦必虔謁與社稷城隍等耳尤和初至聞衆請岸然曰烏有是哉吾久聞此語今來當官政欲除之以息從前愚惑尚有於謁禱邪然固當一往視之然後毀除卽命駕以往初見山門崇煥已怒比入危級甚遙入中門廣庭脩廡堂殿宏麗尤略無瞻揖之

儀傲睨四顧及後室從宇皆視之遍返駕言伺當命工悉去之及至縣亦無他明晨方治事忽身畔一門子跌仆於公座下倚其轡而僵尤蹴開顧左右應是卒死昇之去左右告非卒死此走無常也尤大怒何復爲此誑語邪吾固曰當施此風妄云云者應加以重罰而復敢爾邪左右言明公姑從衆任之當自起問之可驗苟爲不然一移動則卽死矣奈何尤令喚其父母來語之故父母皆懇曰望公姑任之伺渠必自歸倘移之必死矣尤因任之越二日夜尤方坐童忽欠伸長吁如夢覺者徐徐而起神觀爽然尤問之童言向從公歸方執事忽走無常始回耳尤曰其詳奈何曰初爲冥官召去言爾可往江西某邑里攝尤睦文牒已具卽持之行至彼覓尤家得之守門外二日始得入尤聞之大驚蓋睦卽其弟也因扣其里門何似童述之卽其家也尤曰何以二日方入邪曰其家有犬瘞惡不能前屢入屢爲犬噬輒退後乘間得入耳尤思之果有瘞犬曰所攝者何如人曰卽尤睦秀才也其貌爾爾語至是尤不覺慘沮知爲其弟審矣因曰今則何如曰隨已攝逮同趨徑歸於鄧都矣曰然則奈何曰旣至後不與我事卽俾我返然頗聞睦當得重辟不可生矣尤聞之大慟急命人訊於家得報睦果以是日暴亡尤乃入觀醮謝且欲加整飾宮觀以致皈依之誠視其居事事完備已窮壯麗特其外無坊表之建綽楔表於門外大道而稍飾諸暗弊處復自製文紀其事鏤之石立觀中以示未信今猶存焉

神譴淫男女

往年兗州有人家贅婿與其妻妹私通事頗露二人屢自分疏旣而語家人吾二人不能自明當共詣岱頂質諸天齊帝遂與俱去告於神吾二人果有私乞神明加誅祝訖下山各以爲護衆而已神固何知行

至山半，趨林薄僻處行淫焉。久而不歸，家人登山覓之，始得於林，則皆死矣。而其二陰根交接，粘著不解，方知神譴之以示衆也。

### 前世娘

宣府都指揮胡縉，有妾死後，八十里外民家產一女，生便言我胡指揮二室也，可喚吾家人來，其家來告，胡不信，令二僕往，女見僕，遽呼名言汝輩來何用，請主翁來，僕返命，胡猶不信，更命二婢事妾者往，婢至，女又呼之，言生前事，令必請主翁來，婢歸言之，胡乃自往，女見胡喜，言官人汝來甚好，因道前身事，胡卽抱女於懷，女附耳切切密言舊事，胡不覺淚下，頓足悲傷，與敍委曲，女又言家有某物，瘞某地，胡遂取女歸，女益呼諸子諸婦家人一一慰諭，從而發地，悉得其貨，因呼之爲前世娘，女言幽冥間事，與世所傳無異，又言死者須飲迷魂湯，我方飲時，爲一犬過踏而失湯，遂不飲而過，是以記憶了了，既長，胡將以嫁人，女不肯，言當從佛法，終身不嫁，胡不能強，旣至十六七，胡以事死，旣而子死，家人皆死，惟一二婦女在，不能活，乃強嫁之，今安然，纔二十餘歲耳。

### 常熟女遇鬼

常熟一中人之女，已有家，適歸寧父母，步行衢中，旣而復歸夫家，道遇一綠衣少年，尾之行甚久，稍漸近，聞其女因肆目挑，女微睨之，亦動心目應之，旣而轉比密，遂呼女相期爲私，女諾之，少年言汝入門勿見舅姑與夫，可託暴疾，遽入房，我當隨以入，女又諾之，旣入門，聲疾痛逕趨內寢，少年已躡踵而入矣，隨閉戶，裸衣而交，交旣，少年卽去，不見，女亦不省，何從而出也，乃起粧束出房，猶誑瞞之，而外已窺其所爲矣。

扣之始諱。既而少年屢至。女不能拒。亦不能復諱。家人審之。知爲妖。亦無以郤之。試令需索貨物。無不應手而得。如是還往數歲。蹤迹漸稀。女竟無他。今猶安好。年四十五矣。不知後終何如。時弘治末所聞也。

桃園女鬼

嚴州東門外有桃園。叢葬處也。園中種桃。四繚周墉。弘治中。有一少年。元夕觀燈而歸。行經園傍。偶舉首見一少女。倚牆頭露半體。容色絕美。俯視少年。略不隱避。少年略一顧。亦不爲意。舍之行前。遇一人偕行。少年乃衛兵餘丁。其人亦同輩也。且行且縱話。其人問少年婚乎。曰未。曰今幾歲。曰十九矣。又告以時日。八字。久之至歧路。同輩別而他之。少年獨行。夜漸深。行人亦稀。稍聞後有步履聲。回視即牆頭女也。正相逐而來。少年驚問之。女言我平日政自識爾。爾自忘之。今日見爾獨歸。故特相從。且將同歸爾家。謀一宵之歡。爾何以驚爲少年。曰汝何自知音。女因道其小名。生誕家事之詳。皆不謬。蓋適尾其同輩行。得之於其口出也。少年聞之信。便已迷惑。偕行至家。其家有翁媼。居一室。子獨寢一房。始出時。自鑰其戶。逮歸。不喚翁媼。自啓其寢。則女已在室中坐矣。亦不寤其何以先在也。燈下諦覩之。殊倍媚嫋。新粧濃豔。衣飾亦極鮮華。皆綺羅盛服也。翁媼已寢。子將往爨室取飲食。女言無須往。我已挈之來矣。卽從案上取一盒子。啓之中。有熟雞魚肉之類。及溫酒。取而共飲食之。其殼哉猶熱也。啖已就寢。女解衣。內外皆嶄然新製。乃與之合。猶處子爾。將黎明。自去。少年固不知其何人也。迨夜復至。與之飲食寢合如昨。旣而無夕不至。稍久之。密鄰聞其語笑聲。潛窺見之。語翁媼云。而子必誘致良家子與居。後竟當露禍。及二老。奈何。翁媼因候夜同往而覘之。果見女在。翁媼愛子甚。不驚之。明日呼子語之。故戒諭之曰。吾不忍聞於官。令汝獲罪。

汝宜速拒絕之不然與其惜汝而累吾二老人當忍情執以聞矣子不敢諱備述前因然雖心欲絕之而  
奉戀不忍且彼亦徑自至無由可斷女知之殊不畏避翁嫗無如之何復謀諸鄰鄰勸翁首諸官翁從之  
展轉達於郡守李君守召子來不俟訊鞫卽自承伏云云然不知其姓屬居址也守思之殆是妖祟非人  
也不下刑箠教其子令以長線綴其衣明日驗之子受教歸比夜入室女已先在迎謂曰汝何忍欲綴吾  
衣邪袖中鍼線速與我子不能奪卽付之翌日復於守守曰今夕當以剪刀斷其裾予之剪歸女復迎接  
怒曰奈何又欲剪吾衣裾速付剪來吾姑貸汝子亟予之又復於守守怒立命民兵數人往擒之兵將近  
其家女已在室知之時方晴皎忽大雨作衆不可前乃返命於守守益怒命一健邑丞帥兵數十往以取  
之女亦在室丞兵將至忽大雷電雨驟益而下雷火轟掣殊不能進亦回返以告守曰然則任之呼子問  
曰女之姿貌果何似衣裳何綵色子具言如是如是其外內裳袂一一皆是紵絲悉新裁製也每寢解衣  
堆積甚多而前後只此終未嘗更易一件其間一青比甲密著其體不甚解脫卽脫之與一柳黃袴同置  
衾畔不暫舍也守曰爾去此後第接之如當時吾自有所處子去時通判某在座守顧判曰吾有一語欲  
語公恐公怒耳判曰何如守沉吟久之曰此人所遇之女殆或是公愛息小姐者乎判大怒言公何見侮  
之甚吾縱不肖公同寅也吾家有此等事邪公亦何乖繆如是守但笑謂言公試歸問諸夫人判愈怒幾  
欲罵之遽起入內急呼妻罵守言吾爲老畜所辱乃敢道此語云云妻扣其詳判言老畜先問後生聞其  
言女容貌衣飾如此乃顧謂我云爾妻驚曰君姑勿怒或者果是吾家大姐乎蓋判有長女未笄而殞櫻  
諸桃園中其容色衣飾良是也判意少解出語守吾妻云云其當是吾女耶守曰固有之且幽明異途公

何以怒爲。第願公勿恤之。任吾裁治可耳。判亦姑應之。既而無所施設。女來如故。又久之。有巡鹽御史按部事竣而去。郡集弓兵三百輩護行。守與羣僚皆送之野。御史去。守返。兵當散去。守命勿散。從吾行。且迂道從東門以歸。至桃園。守駐車。麾兵悉入園。卽命發判女冢。視之。女棺之前。有一竅。如指大。四圍瑩滑。若有物久出入者。卽斬棺視。女貌如生。因舉而焚之。蓋守知女鬼已能神。故寢其事。乘其不知而忽舉。鬼果不能禦也。守恐鬼氣侵子深。或復來纏。殮召入郡中。令守郡帑。與同役者直宿。三月無恙。乃釋之。其怪遂絕。後子亦竟無他事。在弘治中也。

濟瀆貸銀

濟瀆祠。相傳神通人假貸。前後事不一。漫誌其概一二。祠有大池。凡欲假金者。禱於神。以琰決之。神許。則以契券投池中。良久。有銀浮出。如其數。貸者持去。貿易利市加倍。如期。具子本祭謝。而投之。銀沒。而券浮。其券如人間式。亦有中保之人。若神不許。則投券入水。頃之券復浮還。牛馬百物。皆可假借。投之復出。故不死也。嘗有不能償者。舍其兒以盒子盛之。投入俄頃。盒浮。起視之。兒活於中。無恙。蓋神鑒其誠。閔而貸其債也。盒外溼而內中。故乾。其他類此。故多。

異林

九仙神

閩中仙遊縣。有九仙山。其神靈異。能知人間未然之事。人或禱請。輒於夢中開示形兆。始雖莫測。事往而推。無不徵驗。神道顯祕。莫可殫詰。予所最徵實者。吾鄉衡山文太守。吳邑都庫部太倉州周二牧。皆親詳。

徐禎卿

其事故疏之云。

文太守宗儒分符溫州未期遣人祈問壽算夢者見一人謂之曰往山下當有優人作戲汝可觀之夢者曰太守令我祈問壽算耳其人答云有孔老人還自問之言訖而去尋至山下遇有丹旐引喪而來果有羣優裝著綵衣蹁躚輦前後鼓樂導從賓客無不鮮盛夢者前致問云今日送葬當是何人有何官職而若是乎答者曰吾鄉王太守死今當臨穴是以相送耳夢者驚寤自謂不祥乃隱此事不敢陳說徑白太守云蒙遣祈問一無答但令問孔老人當自知之太守卽便搜訪果有此人昨被差遣將一大木付匠裁鋸卽召而問之曰汝計此合鋸幾何對曰已就鋸矣曰卽計木板當得幾何對曰合得五十有六中腐其一數不得全耳太守怒曰木材如此何止此數便可經營復令益之對曰數已定矣復何及乎太守時年五十有五聞老人言不覺驚汗果及數乃疽發而卒都庫部玄敬少貧病不得志賞識一黃生閩中人也曾遊吳門一日告歸因相語曰九仙山在吾境上其神靈驗子今坎坷吾當代卜卽見復也玄敬喜諾卽具手疏陳述其意贈以裹糧生遂辭去至祠所焚香祈禱具白緣由夢入一室中見兩壁上倒懸二軸各書三大字曰在何處嵯峨高生未省諭沉吟再三忽有一人曰子何必疑彼將自知後來吳中具以事白玄敬不悟遍訪識者並不詳曉弘治甲寅年何中丞鑑來巡撫江南偶見都文深蒙獎嘆往往薦揚自是知名郡縣大夫爭相引拔次年大比林御史塘卽錄送試院有高士達者山西人也爲山東武定州學官來校文事閱玄敬文甚加稱賞遂獲中選其夢始著然嵯峨字義猶未解或曰二字上并有山文高本貫山西又仕山東兩山字義亦甚明白何云不解其徵或然今何公爲南大司馬玄敬爲庫部其言益驗矣

周某閩人也。爲常山縣學官。仕既不達。又復無子。以是快快求禱於神。卽夢一大舟。舟尾上有二人坐。舟中載一棺。以繩纏縛甚堅。旣得此夢。未審云何。或曰。舟中著棺。當是州官船尾二人。卽是舟子。始大暢悅。後果爲太倉州二牧。生二子。果如其占矣。

飲客

曾公棨。偉儀雄幹。善飲喜啖。人莫測其量。張英國輔欲試之。密使人圍其腹。作紙桶置廳事。後命蒼頭視公飲。飲幾許。如器注桶中。乃邀公飲。竟日。桶已溢。別注甕中。又溢。公神色不動。夜半。英國具輿從送歸第。屬使者善侍之意。公必醉。坐伺使者返。命公歸。亟呼家人設酒勞贍。隸公取觴。復大酌。隸皆醉。公方就寢。英國聞之。大驚。史百戶者。性嗜飲。晝夜沉醉。不少醒。嘗旦謁上官。上官與之語。懵然無所答。上官怒。叱之曰。汝醉邪。其父聞之。遂絕其飲。久之病且作。吳中名醫莫療。有張致和者。善深於脈理。診之曰。夜半當絕。勿復紛紛。及期果欲絕。其妻泣曰。汝素嗜飲酒。今死矣。然久不得飲。聊薦一杯與爾永訣。死當無恨。遂啓其齒。以溫酒灌之。須臾鼻竅綿綿微有息焉。又灌之而唇動。又灌之而漸甦。以報致和。致和曰。彼以酒爲生。酒絕則生絕。慎勿藥之。當飲以醇酒耳。如其言。果愈。又飲數年乃終。

翦勝野聞

徐太傅

徐太傅追元順帝。將及之。忽傳令殞師。常遇春不知所出。大怒。馳歸告帝曰。達反矣。追兵及順帝而已之。其謀不可逆也。太傅度遇春歸必有變。乃留兵鎮北平。而自引軍歸。駐舟江浦。杖劍入謁。帝時方盛怒。宿

徐禎卿

戒閹吏曰。達入慎毋縱之。達既入。未見帝。自疑有變。乃拔劍斬閹吏奪關而出。帝因使人釋其罪。令內謁。達不允。於是帝不得已枉視於舟中。達因進曰。達有異圖。不在今日。雖曰晚矣。然吾臨江鞠旅。亦能撫有江淮。顧弗爲爾。且吾之不擒元帝。亦籌之熟矣。彼雖微也。亦嘗南御中國。我執之以歸。汝曷治焉。天命在爾。已之知矣。顧達何人。敢以自外。帝重感悟。結誓而去。

### 國子監生

太祖嘗微行里市間。過國子監。監生某者。入酒坊。帝揖而問之曰。先生亦過酒家飲乎。對曰。旅次草草。聊寄食爾。帝因與之入。時坐客滿案。惟供土神几尚餘空。帝攜之在地。曰。神姑讓我坐。乃與生對席。問其鄉里。曰。某四川重慶府人也。帝因屬詞曰。千里爲重。重水重山重慶府。生應聲曰。一人成大。大邦大國大明。君帝又舉翫几小木。命生賦詩。因喻己意。其詩曰。寸木元從斧削成。每於低處立功名。他時若得臺端用。要向人間治不平。帝私喜。因探錢償酒家。相別而去。生不知其爲帝也。明日忽移名召。生入謁。生茫然自失。既至。帝笑曰。秀才憶昨與天子對席乎。生惶恐謝罪。又曰。汝欲登臺端乎。遂命除爲按察使。秣陵民家至今供司土神於地。本此。

### 乾鑿

僞周主張士誠。據有江東時。姑蘇市井中童謠曰。張王做事業。只憑黃蔡葉。一夜西風來。乾鑿後國事既去。太祖取其臣黃蔡葉三人者。剝其腸而懸之。至成枯腊。蓋三人皆元戚機臣。其殘膏積侈敗國喪家。帝特惡焉。故極於此典。

唐之淳

太祖之封十王也，親草冊文。適李韓公北征，唐之淳在軍中，曾爲草露布。帝讀其文嘉之，問草者爲誰。韓公以之淳對。帝令飛騎召之。使者不諭旨，械繫之。淳之淳以父肅得罪，悚慄不自保，至京師，過其姑之門，告使者止。索其姑出，泣曰：「善爲我斂屍。」姑乃大慟之。行次東華門，已閉，守者曰：「有旨令以布裹從屋上遞入。」纍纍傳易數遞，始至便殿。膏燈煌煌，帝座閱書之。淳俯首庭下。帝問曰：「是汝草露布耶？」淳叩頭曰：「臣昧死草之。良久，中侍以短几置之淳前列燭。」帝令膝坐以封王冊文一篇授之。曰：「少爲弘潤之。」淳叩頭曰：「臣萬死不敢當。」帝曰：「卽不敢。」姑旁注之。淳如命。帝令中侍續續報定畢，乃上之。遙望燭影下，帝微微喜。次第下凡十篇，悉定之。每奏輒嘉悅。奏畢時夜未央。帝令明日朝謁，復如故。出至姑家，姑尙守門，見之淳相慶幸。具酒食沐具及旦庭謁。帝問曰：「汝世宦否？」對曰：「臣父翰林應奉唐肅，卽日命嗣父官。」

陶學士安妻

陶學士安旣歿，其子尋以事見僇。家人四十餘人悉坐罪從軍，喪亡之餘，軍衛收完伍而家無餘丁。安妻莫可控訴，乃裹素裳赴京師擊鼓求見。帝異其容儀，問曰：「今嫗爲誰？」安妻頓首曰：「妾陶安之妻也。」帝泫然曰：「是陶先生之嫂乎？」言及陶先生，使人心懷慚然。又曰：「嫂有子乎？」對曰：「妾不肖子二人，咸伏辜死。」家人四十餘悉補軍伍。今以缺丁，州司督妾就道。犬馬餘年，無足顧惜。惟陛下念先學士安一日之勞，使妾得保首領入溝壑，帝允之。立召兵部臣諭之曰：「朕渡江之初，陶先生首與先後，蒙涉諸難。功在鼎彝，形神入土，子姓殘落，深可憫念。今卽赦四十餘軍還養老嫂，汝其毋緩。」於是安妻辭謝而出。

幽怪錄

田汝成

五通神

杭人最信五通神。亦曰五聖。姓氏源委俱無可考。但傳其神好矮屋高廣不踰三四尺。而五神共處之。或配以五婦。凡委巷若空園及大樹下多建祀之。而西冷橋尤盛。或云其神能姦淫婦女。輸運財帛。力能禍福。見形人間爭相崇奉。至不敢啓齒談及神號。凜凜乎有搖手觸禁之憂。此杭俗之大可笑者也。武林聞見錄載宋嘉泰中。大理寺斷一大辟處。決數日矣。獄吏在家昏時。有叩門者。出視之。卽向所決囚也。驚問曰。爾爲何得此囚。囚曰。某死已無憾。但有一事相浼。秦和樓五通神。皆某等輩。近有一他適。見虛其位。某欲充之。因無執憑。求一差檄。如尋常行移。但明言差充某位神。得此爲據可矣。吏不得已許之。又曰。煩製花帽袍帶之屬。出銀一笏。以此相酬。言訖而去。吏不敢泄其事。乃爲書牒一道。及製靴帽袍帶。候中夜焚之。次日夢有騎從若王者。下車鄭重致謝。而退。經數日。邂逅東庫專知官。因言東臯中樓上五通神。日夜喧鬧。如爭競狀。知庫人不得安息。酒客亦不敢登飲。例課甚虧。無可奈何。吏遂以向日所遇密告之。各大駭異。相與增塑一神於內。是日卽安妥如初。觀此則杭人之信吾通。自宋已然矣。夫瞰其亡而奪之位。歸又力爭。眞小人之雄者。而竟不能禍僞牒之吏。則其靈亦不足畏矣。予平生不信邪神。而御五通尤熳膚。見其廟輒毀之。凡數十所。斧其像而火之溺之。或投之廁中。蓋將以此破鄉人之被惑者。而聞者皆掩耳而走。愚民之不可曉如此。

泥孩兒

宋時臨安風俗嬉遊湖上者競買泥孩囀歌花湖船回家分送鄰里名曰湖上土宜象院西一民家女買得一壓被孩兒歸至屏橋之上玩弄不厭一日午睡忽聞有歌詩者云繡被長年勞展轉香幃還許暫偎隨及覺不見有人是夜將半復聞歌聲時月影矇朧見一少年漸近帳前女子驚起少年進撫之曰毋恐我所居去此不遠慕子姿色神魂到此人無知者女亦愛其丰采遂與合焉因遺女金環女密置箱篋明日啓篋視環乃土造者女大驚忽見壓被孩兒左臂失去金環遂碎之其怪乃絕

趙源再世

元延祐間天水趙源僑寓葛嶺其側卽賈似道舊宅也日晚徙倚門外忽有一女子從東而來綠衣雙環年可十五六源注目久之明日出門又見如此凡數度源戲問之曰姐姐家居何處暮暮來此女咷而拜曰兒家與君爲鄰君自不識爾源試挑之女子欣然而應遂留宿焉明日辭去夜則復來如此月餘問其居止姓名女子終不告但曰兒常衣綠但呼我爲綠衣人可矣源一夕被酒戲之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女子有慚色數夕不至及再來源叩之乃曰本欲與郎君偕老奈何以婢妾待之然君已知之矣不敢復隱源問其故女慘然曰得無難乎兒實非今世人亦非有禍於君者但冥數當然耳源大驚曰願聞其詳女子曰兒故宋平章秋壑之侍女也本臨安良家子少善弈棋年十五以棋童入侍每秋壑回朝宴坐半閒堂必召兒侍弈備見寵愛是時君爲其家蒼頭職主煎茶每因供進茶甌得至後堂君時年少美姿容兒見而慕之嘗以繡羅錢篋乘暗投君君亦以玳瑁指盒爲贈彼此雖各有意內外嚴密莫得其便後爲同輩所覺讒於秋壑遂與君同賜死于斷橋之下君今已再世爲人而兒猶在鬼錄得非命歟言訖嗚咽

泣下源亦爲之動容久之乃曰密如此則君與我乃再世因緣也當更加親愛以償疇昔因曰汝之精氣能久存于世耶女曰數至則散矣源曰何時女曰三年耳及期臥病不起曰曩固與君言矣面壁而化源大慟舉衣衾而葬之感其情不復娶投靈隱寺爲僧

委巷叢談

南渡諸將

宋南渡諸將韓世忠封斬王楊沂中封和王張俊封循王俱享富貴之極而俊復善治生其罷兵而歸也收租米六十萬斛今浙中豈能着此富家也紹興間內宴有優人作善天文者云世間貴官人必應星象我悉能窺之法當用渾儀設玉衡若對其人窺之見星而不見其人玉衡不能卒辦用銅錢一文亦可乃令窺光堯云帝星也秦師垣曰相星也韓斬王曰將星也張循王曰不見其星衆皆駭復令窺之曰中不見星只見張郡王在錢眼內坐殿上大咷俊最多贊故譏之

見聞紀訓

因愚脫禍

遂昌士人劉合峯言其近處村中有三人同行前臨一渡值溪水驟漲而舟在彼岸中一人素愚蠢二人乃誘使脫衣泅過取舟其人出沒湍流中幾至滅頂僅而獲濟乃復竭力撐舟來渡二人二人登舟剛欲撐開愚者忽肚疼欲泄不可禁亟跳而登岸二人遽揮手曰日已暮吾不能候汝矣遂擣去俄而水急舟橫抵岸一觸俱覆溺焉而愚者固在岸自若也夫因其愚而擠之于危以自利卽此一念不仁甚矣其覆

田汝成

陳良謨

溺也宜哉。

楊老

朱筆峯崑山人與余同官閩臬嘗言其家塾師之父楊姓者一日坐於門見一婦人過墜一銀簪于街石上鏗然一聲伺其去遠就其所視之不見止見一蚯蚓在石罅間踟躕良久俄一男子過其所徑俯拾之楊老乃高聲曰此吾所墜簪也其人知其僞徑去楊老隨而牽其衣不釋其人乃取銀二分以一買魚一尾以一付之曰老者休纏將此銀沽酒煮魚作一夜消可也楊老乃歸置魚釜上買酒一壺令其媳煮魚煖酒間忽鄰貓突跳釜上媿以杖撲貓貓竟銜魚去因覆其酒而併盛魚器碎焉人皆憐而笑之夫楊老簪化爲蚓似可怪矣而猶強索之其能食乎吁嗟乎貪夫哉吁嗟乎薄命之人哉

金臺紀聞

金華戴元禮

金華戴元禮國初名醫嘗被召至南京見一醫家迎求溢戶酬應不閒元禮意必深於術者注目焉按方發劑皆無他異退而怪之日往觀焉偶一人求藥者既去追而告之曰臨煎時下錫一塊麾之去元禮始大異之念無以錫入煎劑法特扣之答曰是古方爾元禮求得其書乃錫字耳元禮急爲正之嗚呼不辨錫錫而醫者世胡可以弗謹哉

陸深

袁海叟

袁凱字景文別號海叟有海叟集行于世國初詩人之冠冕吾鄉人仕爲御史太祖高皇帝嘗欲戮一人

皇太子懇釋之。召凱問曰：朕欲刑之而東宮欲釋之。孰是？凱對曰：陛下刑之者法之正，東宮釋之者心之慈。太祖怒以爲凱持兩端，下之獄。凱下獄三日不食。太祖遣人勸之食，已而宥之。每臨朝見凱，嘗曰：是持兩端者。凱一日趨朝過金水橋，詭得風疾仆不起。太祖曰：風疾當不仁，命以木鑽鑽之。凱忍死不爲動，以爲踳茸不才，放歸田里。凱歸以鐵索鎖項，自毀形骸。太祖每念之曰：東海走却大鰻鱺，何處尋得？遣使即其家起爲本郡儒學教授，鄉飲爲大賓。凱瞠目熟視使者，唱月兒高一曲。使者復命以爲凱誠風矣，遂置之聞之都主事玄敬穆。余少聞故老談，景文旣以疾歸，使家人以炒麵攬沙糖從竹筒出之，狀類猪犬下，潛布於籬根水涯。景文匍匐往取食之。太祖使人覘知，以爲食不潔矣，豈所謂自免於禍者耶？

震紀澤聞

王 鏗

鐵布政女詩

鐵鉉，色目人也。建文時爲山東布政使。文皇師至城下，攻之百方。鉉隨機設變，終不能克。以礮石擊其城，將破。鉉書太祖高皇帝牌懸城上，師不敢擊。久之不下。姚廣孝獻計曰：師老矣，不如舍之而去。文皇從之。旣卽位，以計擒至，終不屈，被殺。其家屬發教坊爲娼。鉉有二女，皆誓不受辱。仁宗卽位，放出之，皆嫁朝士。二女爲詩自述。長女詩曰：教坊脂粉洗鉛華，一片閒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雲鬢半綰臨粧鏡，雨淚空流溼絳紗。今日相逢白司馬，樽前重與訴琵琶。其妹詩曰：骨肉傷殘舊業荒，此身何忍去歸娼。涕垂玉筯辭官舍，步蹴金蓮入教坊。覽鏡自憐傾國貌，向人羞學倚門粧。春來雨露寬如海，嫁得陶郎勝阮郎。

莘野纂聞

伍餘福

終南勇士

近有二賈過山東者。路迷東西。誤入終南山中。猿啼虎嘯。令人驚怪。二賈自意其必死也。望煙炊而進焉。得草廬。有老嫗。訝之曰。爾何來耶。吾兒勇且武。遇之則死。宜速去。二賈求哀。老嫗不得已而止之。俄有勇士。以鐵杖肩二物。前一虎。後一鹿。矯而歸。入其室。老嫗語之曰。適有二賈。吾援焉。以候請見之。二賈爲通其姓氏。具告以失路艱辛之狀。勇士憐之。遂出酒肉以爲餉。了無害意。翌旦。二賈告行。勇士送之。及半途而返。且告之曰。勿語吾姓名。恐見知也。

駒陰冗記

鄭唐恢謔

閑莊

三山士人鄭唐。有逸才。好譏謔。有老人寫真乞題。唐索飲。題之曰。精神炯炯。老貌堂堂。烏巾白髮。龜鶴呈祥。數年有讀之者。曰。此四語橫讀。則精老烏龜也。老人毀之。有隸卒乞門聯。唐書其左曰。英雄。右曰。豪傑。其人大喜。具饌飲。乞足成之。唐書之曰。英雄手執苗竹片。豪傑頭簪野雉毛。其人悔恨。後以談謔黜儒爲吏。口占曰。生員黜罷去充吏。不怨他人只怨自。絲織員領都一般。只是頭巾添兩翅。聞者絕倒。嘗爲州長。書門聯云。架有春風筆。門無暮夜金州長。喜大加禮敬。

土地夫人

中丞東橋顧公璘。正德間知台州府。有土地祠。設夫人像。公曰。土地豈有夫人。命撤去之。郡人告曰。府前

廟神缺夫人。請移土地夫人配之。公令卜於神。神許。遂移夫人像入廟。時爲語曰。土地夫人嫁廟神。廟神懼喜。土地嗔。旣暮年。郡人曰。夫人入配一年。當有子。復卜於神。神許。遂設太子像。

### 識盜免禍

蘭陽處士邱琥。山西布政陵之子。商遊吳中。嘗過丹陽。買舟行。一人來附舟。直入寢所。琥識其狀。盜也。佯落簷舟底。盡出其衣篋鋪設而求之。又自解其衣。以示無物。又俾家僮與之酌酒。夜則自撫其臥側。明日其人去。未幾。其人殺人於丹陽城中。被縛。乃以其事語人曰。吾幾誤殺邱公也。人服邱之智。

### 南翁夢錄

### 勇力神異

安南李氏時。清化人黎奉曉。生而魁偉異常。飲食視人十倍。年十二三。身長七尺。適有外寇侵境。虜掠甚衆。鄰里倉皇罔措。奉曉語其父母。不可隨人奔忙。但多作飯。與兒子飽吃一頓。今日殺賊救民。易如反掌。飯畢。持一短刀。俗呼爲斫刀者。伐木爲兵。互衝賊陣。縱擊潰走。盡獲鄰邑被虜者千餘人而還。李氏賞賜除授。固辭不受。乞賜田地。以自耕食耳。有司議定頃畝。奉曉曰。臣以斫刀破賊。願擲斫刀所至爲界。許之。擲至十餘里。悉以與之後人。因此凡賞功田名之曰斫刀田。使領軍辭以不能願居田里。待用兵時。請爲先鋒。破陣報國而已。後十餘年。召爲先鋒。以十餘人擊數萬餘賊衆。封威遠將軍。仍在田里。壽終於家。

### 黎澄

### 程文憲

### 中洲野錄

### 梅谷化妻

鄱陽何梅谷英妻垂老好事佛自晨至夕必口念觀音菩薩千遍梅谷以儒學聞於時止之則弗從弗止恐貽笑士論一日呼妻至再且三隨夜隨呼弗輟妻怒曰何聒噪若是耶梅谷徐答曰呼僅二三汝卽我怒觀音一日被你呼千遍安得不汝怒耶妻頓悟遂止

蘇談

楊循吉

顧阿瑛豪侈

顧阿瑛在元末爲崑山大家其亭館蓋有三十六處每處皆有春帖一對阿瑛手題也記必名公詩必才士雖篆隸二三字亦必選當代之筆當時如楊廉夫鄭明德張伯雨倪元鎮皆其往還客也尤密者爲秦約于立釋良琦有二妓曰小瓊花南枝秀每會必在焉阿瑛好事而能文其所作雖不逮諸客而辭語流麗亦時動人故在當時得以周旋騷壇之上者則亦非獨以財故也後阿瑛遭亂財盡散去遂削髮爲在家僧

五經文累

陳五經嗣初家居後王淮學士展墓還台州過蘇相與登城而游焉王公引起二子拜五經於城上乞文遂爲命筆時五經老矣冥搜耗精至成疾乃戒弗復親篇翰後一客頗無狀必欲五經爲之辭而不獲因怒曰若強吾作須死耳客責曰王學士固有勢人文宜與之吾故人輩何足勞公耶五經不得已勉領之操觚而疾重遂以不起大抵作文出於思索其傷心役氣特甚又况執筆對題爲世俗酬應之文亦何意味苟非沛然有餘之才鮮有不爲所困者也

吳中故語

楊循吉

太傅收城

勝國之末太尉張士誠據有吳浙僭王自立頗以仁厚有稱於其下開賓賢館以禮羈寓一時士人被難擇地視東南若歸自是稍能羅致名客如張思廉陳惟允周伯琦輩皆在焉及大朝行弔伐之誅羣雄稽額而士誠獨後至勤王師鐘鼓聲伐螳臂自衛天下笑之當是時太傅中山武寧王實爲元帥以長圍圍城城中被困者九月資糧盡罄一鼠至費百錢鼠盡至煮履下之枯革以食於時城中士卒登垣以守多至亡沒士誠聚尸焚於城內煙焰不絕哀號動地武寧圍久不克或有獻計者曰蘇城蓋龜形也六處同攻則愈堅耳不若擇其一處而急攻之乃可破也會士誠之親信李司徒者亦密遣人至軍前納款武寧王乃引兵從閭門入士誠募勇士十人號曰十條龍者皆執大杖出戰死焉武寧乃入不戮一人時信國公以城久不破怒若城下之後三歲小兒亦當斫爲三段時信國引兵從葑門入遇城中士女必處以軍法武寧聞之急使人捧令牌迎信國軍曰殺降者斬信國軍乃止士誠聞城破其母作淮音語士誠曰我兒敗矣我往日道如何士誠乃悉驅其骨肉登齊雲樓縱火焚之而已獨不死曰吾救一城人命乃就縛俘至都下李司徒者得以鼓樂迎導遊城三日意謂必得重賞乃竟正丁公之戮焉李司徒故宅今吳縣學宮是也其墓在九龍塢亦被發掘久矣初葑門以信國之入至今百載人猶蕭然武寧入閭門故今民物繁庶餘門皆不及也述士誠之所以起蓋亦乘時喪亂保結義社泛海得杭遂止於蘇觀其在故元時貢運不絕亦固知有大義者獨恨不能如吳越錢俶王之獻土以取覆滅哀哉然蘇人至今猶呼爲張王

云。

魏守改郡治

蘇州郡衙自來本在城之中心僭周稱國遂以爲宮頗爲壯麗元有都水行司在胥門內乃遷衙居焉及士誠被俘悉縱熒焰爲瓦礫荒墟方版圖始收茲地高皇擇一守未愜蒲圻魏公觀方以國子祭酒致仕將歸上親宴餞於便殿得平蘇之報因酌酒留之曰蘇州新定煩卿往治蒲圻遂領蘇州時高太史季迪方以侍郎引歸夜宿龍灣夢其父來書其掌作一魏字云此人慎勿與相見太史由是避匿田里絕不入城然蒲圻愛彼殷勤竟遂棄寐告爲忘形之交然未有驗蒲圻碩學夙充性尤仁厚賚臨之久大得民和因郡衙之隘乃按舊地而徙之正當僞宮之基初城中有一港曰錦帆涇云闔閭所鑿以游賞者久已堙塞蒲圻亦通之時石列方張乃爲飛言上聞云蒲圻復宮開涇心有異圖也時四海初定不能不關聖慮乃使一御史張度覘焉御史至郡則僞爲役人執搬運之勞雜事其中斧斤工畢擇吉構架蒲圻以酒親勞其下人予一杯御史獨謝不飲是日高太史爲上梁文御史還奏蒲圻與太史並死都市前工遂輟至今郡治猶仍都水之舊僻在西隅堂宇逼側不稱前代儀門下一碑猶是都水司記可徵也而僞吳故基獨爲耕牧之場雖小民之家無敢築室其上者惟宮門巍然尚存蒿艾滿目一望平原而已然數年之前猶有拾得箭鏃與金物者近亦無矣

嚴都堂剛鯁

嚴德明在洪武中爲左僉都御史嘗掌院印以疾求歸發廣西南丹充軍面刺四字曰南丹正軍後得代

歸吳中居於樂橋深自隱諱與齊民等宣德末年猶存西軍之過暴苦民家公奮手毆之西軍訟于察院被逮時御史李立坐堂上公跪陳云老子也曾在都察院勾當來識法度底豈肯如此李問云何勾當嚴公云老子在洪武時曾都察院掌印今堂上版榜所稱嚴德明者即是也李大驚急扶起之延之後堂請問舊事歡洽竟日而罷後御史繆讓家宴客教授李綺上坐致公作陪公時貧甚頭戴一帽已破用雜布補之綺易其人見公面上刺字憐而問之云老人家何事刺此四字公怒因自述老子是洪武遺臣任僉都御史不幸有疾蒙恩發南丹今老而歸且曰先時法度利害不比如今官吏綺亦大驚拜而請罪因退避下坐前輩朴雅安分如此聞之長者洪武時吳中多有仕者而惟嚴公一人得全歸焉今其子孫不聞如何也然當公在時已埋沒不爲人所知况其後乎

錢曄陷楊貢

錢曄常熟之富人也入貲得授浙江都司都事豪壓一邑知府楊貢訪朱漢房御史曄在焉衣服鮮美而語言容止並復都雅貢敬之旣去問得是貲官貢始悔恨曰此吾部小民何敢與吾坐乎惡之曄之寓舍在泰伯橋下先是指揮何某呼角妓數人供宴舟載經曄寓過曄亦方筵客截而有之何由是銜曄至是每短曄於貢貢旣深惡曄得何言益怒於是以事收之下府獄吳人大喜貢具本馳奏曄之輩如劉以則等數人皆大家也平日相結爲友見曄敗有齒寒之懼各助曄銀五百兩必欲勝貢曄家僮奴數百人多有有智能者貢之本旣發上道曄家人隨焉詐爲附舟者與齋本吏一路游處卒賂之發封竊視盡得其所奏情罪辭吏先往預以本進焉一一皆破貢所論者也後三日貢本始入同下巡撫都御史鄒來鶴推

勸鄒特欲扶曄。故遲之以貢難抑。不敢決。初曄之在獄。獄囚夜反。知縣聞人恭白貢請乘勢棒殺曄。貢不肯。曰是何得好死獄中。貢意蓋欲顯戮曄。并沒其產也。及鄒旣爲曄獄。久未成曄。遂使人以貨謀於權貴。乞同提至京理對。於是貢與曄皆就逮北行。初將朝審時。方嚴寒。曄賂校尉。五更已縛。貢縛繩至骨。又不與飲。裸凍欲僵。莫能發一語。曄則飲酒披裘。至臨入始一縛焉。於是貢辭不勝。貢至刑部。尙書某曰。楊知府汝作衙頭榜。用牌兒名綴語。此時已天奪汝魄矣。尙何言。初曄進本。自署浙江都司都事。至是刑部覆不言。貢以知府按曄事。但言以都事與知府詰奏事。勢相等。又曄與貢亦交有所論。於是論貢與曄皆爲民。吳人冤之。貢誠清苦無所私。其收曄亦深欲抑強而自立也。公不勝貨事。遂以壞惜哉。然於貢亦何損焉。當時僉事湯琛賦一詩紀之。蓋幾千言。語雖鄙俚。皆述實也。詞多不載。貢旣去郡。貧甚。還家布衣破帽。教授以自養。近始卽世。曄無子。亦老死家中。將死前月餘。所乘馬尾。一旦盡落。人謂絕後之兆。方曄盛時。其享用等封侯園池之勝。蓋爲江南甲冠。嘗於池中築一亭。夏月宴客。則登焉。客旣集。則去橋不得輒去。亭皆四空。嫌日色蒸照。則取大方舟。實以土。上種名花。作高屏。視日所至。牽而障焉。

王文捕許妖

許道師尹山之小民也。善房中術。以白蓮教惑人。欲鈎致婦人爲亂。有傳道者數輩。事之以爲神佛。遂鼓動一境。皆往從焉。其人居一室中。人不得妄見。以五月五日。取蜈蚣蛇蠍壁虎等五種毒物。聚置一甕中。閉而封之。聽其相食。最後得生者。其毒特甚。乃取而刺其血。和藥浸水。貯之。令婦人欲求法者。必令先洗其目。云不爾。不清淨。不可以見佛。洗後入室。金光眩然。妄見諸鬼神相。愚無知者。於是深信之。以爲誠佛。

也。道師坐一大竹籃中。令婦人脫衣抱持傳道。婦人不肯者。則請令小兒摸其勢。果若天閻者。於是競不疑之。及親體。則迫而淫焉。婦人或聽或不聽。無不被污而出。不敢語人。故其後至者不絕。有沈三娘者。與之淫尤密。每招村之婦女來傳法。則並汚之。惑者既衆。恆所聚人亦幾百數。時都指揮翁某新至。欲以此立功求陞。百戶李慶贊之。遂白都御史王文。張皇其事。文時以賑濟在蘇。亦有喜功心。三人議遂合。乃發衛兵五百人往收之。知府汪濤指揮使謝某坐中軍。李慶爲前哨。妖黨初但以淫人。故爲左道。實未敢爲叛也。至是懼死。乃相率遁去。居田野中。其類惑之者。執竹鎗田犁之器。衛之。許道師坐一石上。衛兵列陣而對之。其黨曰。汝軍家勿動。吾師少誦一咒。則汝等來者皆死。衛兵惑之。果欲反走。中一卒曰。賊首坐在石上。何難擒也。馳突前。至道師所。執其衣領擒之。餘皆盡縛無脫者。蓋將三百人焉。皆以檻車載送捷上。尚書于謙在兵部。深知其飾功。止特奏陞翁一級。餘並不遷。賊首置極典。連誅者三四十人。沈三娘者。亦在焉。後李慶進本。自陳其功。乞遷官于尚書。立案不行。慶爭曰。若如此。則使他日有警。人不肯用心也。于曰。吾杭州人。豈不知此事僞耶。今一士執一人。遂謂之討叛乎。遂罷許妖之罪。自是滔天不容誅矣。然其間田野愚夫。有一時無知相從者。因三人有遷官之心。遂使三百人皆以大辟死。誠何心耶。後文被誅。翁亦縊死。李慶之二子。皆爲盜死獄中。亦報施之不爽也已。

### 三學罵王敬

成化癸卯之歲。太監王敬。以采辦藥材。書籍至江南。所至官司。無不望風迎合。任其意。剝取財貨。無敢沮者。於是民間凡有衣食之家。悉不自保。惴惴朝夕。又有一種無賴小人。投附其中。悉取富人呈報。或以償

其私怨敬旣恃其權奸於是大肆厥惡至及於士類先在杭州時使士子錄書或不如意則出梵經使鈔之得賂而止至蘇復以子平遺集要三學筆錄其多至千餘卷初每生給錄一帖凡錄數百帖與之矣時方近秋試復以紙牌呼集諸生諸生知其意復欲抄書不往敬怒使人督促三學學官學官不得已率諸生往見於姑蘇驛敬時坐堂上其副曰王臣者立其旁王臣本杭之無賴嘗得罪當死有邪術能爲木人沐浴跳踉於几上夤緣進上遂得寵用是行實其計敬之爲惡大抵皆斯人爲之敬特爲之尸而已時敬見諸生至責曰何不肯寫書衆合辭對向來已寫訖敬曰昨日飯今尙飽耶遂欲笞學官諸生乃大譟呼其在門下者皆入指敬面而罵之敬起而復坐不能爲進退荒忙失措仰面偃肩於座上聽其罵其部下軍校執杖擊諸生走出驛門遇市薪二束各執之反擊軍校皆散走王臣知不敵遁入舟中衆又從而逐之有卻五者都下惡少亦王臣黨也被執至城門下閹門而毆之幾死時三學生徒及其家僮僕幾百人旣散去明日敬召知府劉公瑀泣而怨之以爲計使諸生罵之劉公跪拜乞罪出而訪求罵者自三學乃一時恃其衆多以所訪十七人及諸生皆引見敬王臣時在側乃極口詆訶諸生不知何人悉以諸生陰短報王臣臣悉發之衆大慚而出劉乃引罵者笞於皇華亭下各二十具數而已劉次日召諸生責之曰王敬冢有三條玉帶汝輩小兒何能與之抗且說永樂間秀才罵內使皆發充軍汝謂無紅船載汝輩耶恐械至臨清則俱死爾長洲學生戴冠獨抗對曰死生有命如何怕得遂罷然諸生又有自書其輩名字詣敬首告者益爲敬所窺薄焉方罵時巡撫都御史王公恕適至公嚴峻剛方特爲天下具瞻平生恆不喜闊貴至此諸生懼罪且訴焉公曰旣已罵訖今無如之何且俟其歸必作奏亦不過行巡撫巡按處耳

今且勿諱。諸生大失望。然不知王公密奏已達矣。後敬至闕下。果以諸生事上至動震怒。果下巡按推治。時敬勢方張。未敗也。諸生又往告王公。王公曰。此人耳目至多。蘇州南北交往之地。兼有二豎在此。（謂織染局有太監二人）既曰推治。安得不笞朴。松江僻靜。吾已與御史言送彼中獄矣。巡按時爲張公淮。亦號有風勢。不肯承旨。重繩諸生。以是得無苦。然張公亦且未敢決其事。持兩可之說。以待會王敬等事敗下獄。張公力上其事。得皆未減焉。初敬出時。氣焰薰天。諸生以士子罵之。與古人烈烈者何異。惜其後更無挺然自當。敢出數語。與此輩辨曲直者。俯首帖耳。反敗儕輩之事。抑何前後之不類乎。惜哉。聞諸四方。可笑也。古之忠義志。定於平日。而氣發於一時。彼無根之怒。豈可一旦而施之。遂以徼取忠義之名乎。若然。則陳東輩遍天下皆是也。當時好事者。遂傳以爲吳中諸子美談。不知乃一時之氣耳。豈不過哉。

蓬軒別記

桑翀

成化庚子。京師有寡婦。善女紅。少而艾。履襪不盈四寸。諸富貴家相薦引。以教室女刺繡。見男子輒羞避。有問亦不答。夜必與從教者共寢。亦必手自鑰戶。嚴於自防。由是人益重之。庠生某慕寡婦。必欲與私。乃以厥妻給爲妹。賂鄰嫗。往延寡婦。婦至。生潛戒其妻。將寢。則啟戶如廁。妻如戒。生遽入滅燭。婦大呼。生扼其吭。強犯之。則男子也。厥明繫送於官訊鞠之。姓桑名翀。年纔二十四。自幼卽縛足小而爲是。圖富貴家女。與之私者如干人。法司上其獄。憲廟以爲人妖。寘諸極典云。

貧家女

燕有貧家女性頗慧數歲時聆其伯母誦佛書輒記不忘里有慕之者以禮聘爲婦後伯母死女繼之誦日久不輟文義通曉專心事佛不復有嫁意母恚曰欲辭婚聘禮奚償女曰必有施之者母諱女退未幾一翁以白金來施視聘禮倍焉里人與其家咸詫女能前知母以所施半償聘禮女曰全畀之恐亦不得用也乃作偈曰業緣休認是姻緣一念真空已了然迷時與你爲媳婦今日身居天外天母攜金與偈往遂得辭不數日聘家金爲盜持去由是人信女神靈呼爲活佛遠近齋香幣來拜謠事者坐以妖人惑衆收下錦衣獄雜治之無驗移繫秋臺莫能行以筐昇至予適試政秋曹嘗一見之鞠亦無驗勅之嫁則請死繼諭之曰君命也孰敢辭遂令邑庠生某娶焉未幾卒

庚己編

陸 燦

太學

相傳高皇帝時初起太學上臨視之顧學制宏麗聖情甚悅行至廣業堂前偶發一言云天下有福兒郎應得居此迄今百四十年來學生居此堂者往往占魁選躋位通貴他所不及也又諸堂中都無蜘蛛云上來時見蛛布網屋隅曰我纔建屋爾輒據之耶顧呵之出語訖而蛛遯從茲遂絕

元壇黑虎

吳俗喜鬪蟋蟀多以決賭財物予里人張廷芳者好此戲爲之輒敗至鬻家具以償焉歲歲復然遂蕩其產素敬事玄壇神乃以誠禱訴其困苦夜夢神曰爾勿憂吾遣黑虎助爾今化身在天妃宮東南角樹下汝往取之張往掘土獲一蟋蟀深黑色而甚大用以鬪無弗勝者旬日間獲利如所喪者加倍至冬促織

死張慟哭以銀作棺葬之。

### 芭蕉女子

馮漢字天章爲吳學士居閨門石牌巷口一小齋庭前雜植花木瀟洒可愛夏月薄晚浴罷坐齋中榻上忽覩一女子綠衣翠裳映窗而立漢叱問之女子斂袂拜曰兒焦氏也言畢忽然入戶熟視之肌體纖妍舉止輕逸真絕色也漢驚疑其非人起挽衣相狎之女忙迫截衣而去僅執得一裙角以置所臥席下明視之乃蕉葉耳先是漢嘗讀書隣僧庵中移一本植於庭其葉所斷裂處取所藏者合之不差尺寸遂伐之斷其根有血後問僧云蕉嘗爲怪惑死數僧矣

### 續己編

#### 貓王

福建布政使朱彰交趾人而寓於蘇景泰初謫爲陝西莊浪驛丞有西蕃使臣入貢一貓道經於驛彰館使之使譯問貓何異而上供使臣書示云欲知其異今夕請試之其貓盛罩於鐵籠以鐵籠兩重納著空屋內明日起視有數十鼠伏籠外盡死使臣云此貓所在雖數里外鼠皆來伏死蓋貓之王也

#### 黑廝

黑廝者陝西按察司隸也洪武中有按察使當朝覲詣京籍其從者名黑廝預焉俄一夕病死使將擇代者更造其籍是夕恍見黑廝跪白曰籍無庸改也小人雖死尙能事公所患潼關難過公但於關外大呼吾名卽出矣許之比行所經驛傳百需皆備詰之則曰適有隸報公將至令治具爾問其狀曰肥短而黑

便心知其黑廝也。出關呼其名訖，便聞鬼語云：「某已出關矣。」自陝至淮安，謝不肯行，曰：「都城隍嚴，某不敢入京師。」當止此以候公，使入朝，以事狀下吏，久之，黑廝遂降於居民，言吾黑廝大王也。當血食此土，鄉民翕然信之，爲立廟，憑巫言禍福甚驗，禱謝無虛日。巫積所施予，至數百金歲餘，使事完復官，將渡江，黑廝下教於巫曰：「某日某官將至，具宴犒，而所有金悉歸之，不者，吾且罪汝。」巫不得已往迎焉，以金獻。前一日，使已見黑廝來，自己曰：「公謹無泄吾名，懼不爲福。」巫至，使受其獻，巫不解神意，數問焉，不答。巫隨行數百里，固請之，乃以實告。巫懼，歸以語鄉人，相率投詞都城隍訴之，毀其廟，靈嚮遂絕。

### 蝎魔

西安有蝎魔寺，塑大蝎於楣。相傳國初有女子，素不慧，病死復生，遂明敏，以文史知名。時有布政適喪儻，客以女爲言，遂娶之。月餘日，布政方視事，有所需，使閭人入私廄取之，呼夫人不應，但見老蝎大如車輪，臥於榻闌，驗而出，以白焉，不信。此爲妖妄。閭請曰：「他日相公望願，願無聲款密掩之，必可見也。」如其言，果見老蝎伏榻上，輾轉間，又成好女子矣。雖抵諱而詞意頗羞澁，已而忽失所在。是夕人定，乃出拜燈下，曰：「身本蝎魔，所以夤緣見公者，非敢爲幻惑，欲有求耳。」公能不終拒，乃敢輸情，許之。乃曰：「昔爲魔得罪冥道，賴觀音大士救拔，免其死。因假女屍爲人，幸獲侍左右，覩公建一蘭若，以報大士之德耳。今醜迹已彰，幸公哀憐，布政領之。」女子遂隱。他日乃命所司建寺，至今存焉。

### 上梁日時

誠意公嘗過吳門，中夜聞撞木聲，以問左右，曰：「某人上梁也。」又問其家貧富及屋之豐儉，曰：「貧者數楹，屋

耳公嘆曰擇日人術精乃爾又曰惜哉其不久也左右問故公曰此日此時上梁最吉家當大慶然必巨室乃可若貧家驟富必復更置此屋旺氣一去其衰可待也其後家生計日裕不數歲藏镪百萬果撤屋廣之未久遂貧落如故

### 劉氏雜志

徐敬業

徐敬業與駱賓王兵敗賓王亡命爲僧往來杭州靈隱寺宋之間至寺夜吟鶯嶺巒崿峩龍宮鎖寂寥久無下韻賓王隔壁朗吟以終篇之間大駭質明求見則遁矣敬業亦脫去爲僧於衡山黃巢旣敗依張全義爲僧於洛陽嘗繪己像題詩云記得當年草上飛鐵衣脫盡着僧衣天津橋上無人識獨倚欄干看落暉人見像識其爲巢蓋古今若此脫身者多矣史豈盡得其實哉

### 碧里雜存

千里草

高皇帝初作孝陵於鍾山之陽因山多鹿禁人捕獵而設孝陵衛於山下特置牧馬千戶所蓋取義鹿馬欲其蕃息耳所旣置矣尙虛典守之職他日因微行至陵所歸途遇雨偶於民家門屋下憩焉問其何姓曰董氏也聖意遂註曰千里草馬所宜也卽拜其人爲千戶以典斯牧至今子孫世掌所印不得而易墻門每壞官府輒爲之修云

### 劉定之

董穀

### 西樵野記

舊小覩十五戊集二金元明

九十五

侯甸

海島人

成化辛丑蘇衛數軍士被公遣赴崇明事畢泛海而歸爲大風飄至一島山麓曠異一人從林中出長可三四丈深目黑面獰醜不可喻見數人悉以藤貫掌心繫於樹下已而復入衆極力斷之而竄始放舟前者偕數輩狀貌無異蹲立水濱以手攀舷舟中一勇士急掣刀斷其指始獲捨舟而去辨之乃一指中一節耳試以小尺度之尺有四寸因獻嘉定令令貯藏中

甲乙剩言

胡應麟

方子振

人多言方子振小時嗜奕嘗於月下見一老人謂方曰孺子喜奕乎誠喜明當俟我唐昌觀中明日方往則老人已在老人怒曰曾謂與長者期而遲遲若此乎當於詰朝更期於此方念之曰圯上老人意也方明日五鼓而往觀門未啟斜月猶在老人俄翩然曳杖而來曰孺子可與言奕矣因布局於地與對四十八變每變不過十餘着耳由是海內遂無敵者余過清源因覓方問此方曰此好事者之言也余年八齡便喜對奕時已從塾師受書每於常課必先了竟且語其師曰今皆弟子餘力請以事奕塾師初亦懲撻禁之後不復能禁日於書案下置局布算年至十三天下遂無敵手此蓋專藝入神管夷吾所謂鬼神通之而不必鬼神者也

酒肆主人

余過淮陰市中憩一酒肆主人約五十許人與余談酒事各極其意主人忽瞪目視余曰觀君似解操觚

者余謝曰非曰能之嘗窺一斑矣主人遂與余論詩上自三百漢魏下及六代三唐以及我皇明無不畢當竊繁因命對坐劇飲復論天下事事至於千古興衰每太息流涕忽向余曰吾閱海內人多矣少得似君君得無金華胡元瑞乎余曰是也余因詢其姓字主人曰肆門所書張叔度是也余復問其鄉縣主人曰吾無何有鄉之人也余笑曰地且不得曾謂張叔度是丈人姓字乎主人起顧余笑躍身入內曰毋多談君且休矣明日索與相見衆備保曰主人仗一劍躍馬去矣余遂窮問其人則曰主人有錢數百千令我輩張肆於此其出處從不能悉也余意必江淮大俠託於市隱者耳

### 天上主司

乙未春試前一夕余忽夢見冕服一人坐殿上召余入試既入則先有一人在坐者呼之曰易水生未幾殿上飛下試目一紙視之有晉元帝恭默思道七字翻飛不定余與易水生爭逐之竟爲彼先得余怒力往鬪擊而覺爲不怡者久之及入會場第一題是司馬牛問仁章始悟所謂晉元帝者晉姓司馬元帝是牛金所生以二姓合爲司馬牛也恭默思道是訥言無破意耳可謂大巧第易水生不解所謂及揭榜則湯賓尹第一蓋以易水二字爲湯也然夢亦憤憤書法以水從易音陽非易也觀此則天上主司且不識字何尤於濁世司衡者乎

### 沈惟敬

沈惟敬以落魄僑寓燕中寓傍有閒屋使賣水擔子沈嘉旺居之嘉旺本樂清趙常吉家蒼頭幼爲倭奴所掠載還日本凡十八載泛海而還還復走燕依趙趙無所用之故賣水以自給惟敬暇則時時從嘉旺

談論彼中情俗。雖器什鄉語。無不了悉。會石大司馬經略東事。而石寵姬之父袁某。恆從惟敬游。惟敬日與袁言東中事。若身至之者。袁以告石。石遂召與相見。與語大悅。遂奏受游擊將軍奉使日本。而有封貢之說矣。惟敬妻姓陳。名澹如。本故倡也。惟敬旣遠使。石每到門慰藉。至以沈夫人呼之。真可謂能下賤矣。第下非其所當下。爲可惜耳。

黃白仲

黃白仲。寓居西林。余往訪之。適有友人攜一名姬。邀余兩人赴飲。黃便入內。少時其容有蹙。復以他事談說。許時邀者益急。言主人候湖上久矣。余欲捉之偕行。黃復身入內。余聽之。聞刺刺詈聲。余知其以妓故。不敢往也。故促之。黃不得已。與余相赴。日未晡。黃便謝歸。主人留之不得。遂去。明日余往。佯問於黃。曰年餘四十。遂乏血胤。雖一似人女婢。亦不能居命也。奈何。更問昨者遲回之狀。曰。凡赴妓席。必涕泣。至歸方已。又問如遠出。何以制君。曰。出必敵血蒞盟。余因大嗟曰。余方愧王茂弘九錫。不意足下更是馮敬通也。

前定錄補

王處厚

釋僧穀。俗姓王。居淨衆寺。有華陽王處厚者。僞蜀落第。入寺寫憂。見穀。穀曰。得非王處厚乎。處厚驚曰。未嘗相狎。何遽呼邪。穀曰。偶然耳。處厚心知其異。咨曰。和尚某身跡奚若。穀曰。子將來之事。極於明年。而今而後事可知矣。意言蜀將亡也。囑令勿洩。一日。穀於案頭拈文卷覽之。則處厚府試賦稿。曰。考乎真僞。非君燭下之文。何多誑乎。遂探懷袖賦稿示之。此豈非程試之眞本乎。處厚驚悚不已。乃曰。僕後偶加潤色。

朱佐

用補燭下倉卒之過也。師何從得是本乎。緘曰：非但一賦君平生所作者皆貯之矣。明日訪之，攜處厚入寺謁太尉幽公杜琮祠，坐西廡下。俄有數吏服色龐雜，自堂宇間緩行而出，降階再拜。緘曰：新官在此，便可庭參。處厚惶懼而作緘曰：此輩將爲君之驅策，又何懼乎？寧知泰山舉君爲司命否？仍以夙負壯圖，未酬前志，請候登第後施行。復檢官祿簿，見來春一榜人數已定，君亦預其間，斯乃陰注陽受也。策人世之名，食幽府之祿，此陽注陰受也。處厚震駭，不知所裁。但問明年及第姓名，緘索紙筆立書一短封與之。誠之嚴密，藏之脫洩，禍不旋踵。至春試罷，乃拆短封視之，但書四句云：周成同成二王殊名，王居一焉。百日爲程，及榜出，有八士也。二王處厚與王慎言也。王居一焉，惡其百日爲程，處厚惟狎同年，置酒高會。是夜暴亡，驗其策名之榮止，一百二十日。

楊汝南

清漳楊汝南，鄉貢試臨安。待捷旅邸，夜夢有人以油沃其首，驚而悟。榜出輒不利。如是者三，竊怪之。紹興乙丑復與計偕，懼其復夢也。揭榜之夕，招同邸者告以故，益市酒殽，明燭張博具，相與劇飲，期以達旦。夜向闌，四壁咸寂，有僕曰劉五，臥西牖下，呻呼如磬，亟振而呼之，醒乃具言。初以執炙之勤，視博方酣，幸主之不呼，竊就枕。忽有二人者，扛油鑠自樓而登，執主人而注之。我怒而爭，是以磬。汝南聞之，大慟。曰：今復已矣！同邸嘆咤，爲之罷博。榜出報捷焉，視榜黯若油迹，振衣拂之，油漬其上。蓋御史蒞書淡墨，以夜倉猝覆燈盃，吏不敢以告也。

病逸漫記

覃吉

東宮官典璽局郎覃吉，廣西人。自云九歲入內。余初在內書館教小內官。使吉提督。因識其人。亦一溫雅誠篤之士。識大體。通書史。議論方正。雖儒生不能過。輔導東宮之功爲多。大學中庸論語等書皆其口授。動作舉止悉導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宦官專權蠹國情弊。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上嘗賜東宮五莊。吉備曉以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爲。徒勞傷財爲左右之利而已。竟辭之。東宮嘗隨老伴念高皇經。而吉適至殿。下駭曰。老伴來矣。卽以孝經自攜。吉跪曰。主得無念經乎。曰否。吾才讀孝經爾。其見畏特如此。東宮出講。必使左右迎請講官。講畢。則語東宮官云。先生喫茶。局丞張端頗不爲然。吉曰。尊師重傳禮。當如此。姑記此三事。以傳後人。

高坡異纂

劉偉

楊儀

劉知府偉。朝邑人。初以鄉舉令文水。擢御史。所至皆不嚴而治。以厚德稱。父喪廬墓三年。人稱其孝。生好神仙。比疾病。命其子曰。卽死毋埋葬我。及死。其鄉人有自遠方還者。多從道中見之。寄問及其家。其子因不敢葬。今都御史韓公邦奇。劉氏甥也。獨不信。屢促其子襄大事。子亦未忍違父命。久之。韓公爲山西僉事。方視事。忽閻人持偉名紙入報。韓驚起。憲使張公連問之。韓公備言。舅氏死已久。人傳仙去。某未之信。今通名紙者。卽其人也。憲使問狀。閻人言。此人戴古毡笠。青絹袍。一童子扶之。肩布囊。立門外。遂命延入。從中道緩步而前。韓公遙識之。遽起迎候。於是同僚悉下堦揖入。起居無異平生。但簡言問之。則對坐定。

李接茶而不飲坐中亦莫敢先發言。韓公起邀就旁室中相勞苦。答曰：「久別特遠來視汝。」語及家事，頗作悲泣之狀。韓留疑不可，卽起別去。謂韓曰：「汝弟邦靖可速令歸矣。」出門復攜童子步行去。僚友相視駭愕，令人蹤蹟之，至一遠寺中止。明日韓公訪之，寺僧曰：「昨暮有劉知府寄居方丈中，早言進謁韓公去矣。求之竟不見。」邦靖不久養病歸卒。劉氏聞之，發棺視，惟一屨在焉。

### 李茂元

李茂元字惟大，洛陽人。初名源，其師曰：「昔省元有同姓名者，其父曰然，則名茂元何如？」其師復曰：「此亦近歲本省發解第二人名也。」父曰：「豈以二人故，至廢名耶？」遂以茂元名。後果亦鄉試名第二。正德辛巳登進士，拜行人，嘗使陝洛於故華清宮溫泉，其池中石座上有紅斑文，俗訛傳爲楊妃入月痕也。茂元見之心動，浴罷登輿輶帷外，有一婦人手熟視之，忽不見。夜宿公館，有婦人至，容貌絕世，而肌肉頗豐，自稱太真。言君一念所及，幽明相感，不能忘情，遂惑之。自是輒迹所歷，每夜必至，百方遣之不能去。心志喪亂，以疾告歸，久之方絕。歷南京戶部郎，終陝西僉事。

### 己瘡編

劉玉

### 冷謙

冷謙字啟敬，杭州人。精音律，善鼓琴，工繪圖。元末以黃冠隱居吳山頂上。國初召爲太常協律，嘗遇異人傳仙術。有友人貧不能自存，求濟於謙，謙曰：「吾指汝一所往焉，慎勿多取。」乃于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令人敲門，門忽自開，入其室，金寶充牣，蓋朝廷內帑也。其人恣取以出，不覺遺其引。他日庫失金，守庫吏

得引以聞執其人訊之詞及謙逮謙將至曰吾死矣安得少水以濟吾渴逮者以瓶汲水與飲謙且飲且以足插入瓶中其身漸隱遠者驚曰汝無然吾輩皆坐汝死矣謙曰無害汝但以瓶至御前上問之輒於瓶中應如響上曰汝出朕不殺汝謙對臣有罪不敢出上怒擊其瓶碎之片片皆應終不知所在移檄物色之竟不能得

狎娼少年

有少年郎狎一娼以其美且富也利之百端趨奉惟恐失意郎惑甚留其家經歲雖他娼才貌勝者弗能移也一日晝臥樓窗下命市魚爲午食俄而見娼自攜魚入私念彼胡不使婢輩而必自持注意察之而娼不知也提魚竟入廁中郎益疑怪俯窗諦窺之見娼置魚於空淨器中而去頃之又將一器物注淨器中若水而色異亟下視之乃月水也便大恨召與言別不食而行焉按博物志有云月布在戶婦人留連注謂月布埋戶限下婦女入戶則自淹留不肯去斯言可信矣

于梓人

于梓人者湖廣武岡州人梓人生七八歲眉目如畫資性聰警其州將愛之因其父藝以梓名之及長有俊才且多異術舉洪武乙丑進士歷知登州府部有訴其家人傷於虎者梓人命卒持牒入山捕虎卒泣不肯行梓人笞之更命他兩卒曰第焚此牒山中虎自來兩卒不得已入山焚其牒火方息而虎隨至彌耳帖尾隨行入城觀者如堵虎至庭下伏不動梓人厲聲叱責杖之百而舍之虎復循故道而去尋爲部民告訐以爲妖術惑衆有詔逮治數月瘐死獄中棄其尸家人發喪成服忽一夜聞叩門聲問爲誰答是

梓人也。人驚爲鬼。曰：吾實逃去。云死者詐也。家人不信。謂鬼衣無縫。驗之不然。遂內之。梓人不自晦匿。日與故舊遊宴。或泛舟不用楫。逆水而上。以爲樂。里人劉氏。其怨家也。執之白知州伍芳。請奏聞。芳不許。劉遂詣闕告之。朝命法官推按。未至一日。忽失梓人所在。但存鐵索而已。劉無以自明。竟坐欺罔。得重譴。而梓人自是不復見矣。梓人自號七十一峯道人。詞翰邈逸。可觀。吳用藏言。自制遊大山歌一紙。余嘗見之。

## 二酉委談

### 怪事

邇來怪事不可勝書。獨二事最真而最奇。其一沙頭鎮一童子。年未十歲。其陰忽長如巨人。而毛似能行人道者。已漸領下生鬚。遍體俱毛。時時覆體爲交媾狀。遺精地下。未幾而殞。其一吳江婦人。病狂。走入郡城。遍覓死尸食之。捋取腸胃臭味不可近。渠自云絕美好。肴饌不逮也。日食尸不可計數。兒童羣逐之。官爲錄繫。久之釋遣。不知所終。二事皆載記所未有。沙頭童子似爲妖孽所憑。若吳江婦人。頗似有占五行志中。皆一段新聞也。

### 徐爵

大璫馮保之腹心。曰徐爵。爵雖起罪戌。握士大夫進退權。得罪於宗社。爲大。然年老多智。而好施。頗不爲小民所怨。爵未敗半歲前。予聞之客云。爵一夕臥。夢一神人長三四寸。呼爵謂曰。爾祿盡矣。爵懼而拜。問是何神。答曰。吾卽君身中神耳。爵因哀祈免死。神因教之持齋可延也。爵自是斷酒與肉。日奉佛施棺。予頗異之。復以質姻家史金吾爲信然。已而難作。愈信愈疑。爲神旣許之延矣。奈何竟不免焉。金吾爲余言。

王世懋

君不知耶。爵肉食三月矣。蓋朝貴奉之者延爵致酒。謂公何自苦。信妖夢也。強之食爵不得已。始嘗一燭。因遂不守吁。何其神也。茲事余不先聞。必謂好奇者傳會其事。今歷歷若符契然。烏可不紀。或曰。爵得罪大。卽持齋可遂免乎。曰。爵能致神感。好善一念爲之。其走權貴而終死於權貴。天實使之不終也。於道何疑。

寓圃雜記

王錡

吳中繁華

吳中素號繁華。自張氏之據天兵所臨。雖不被屠戮。人民遷徙。實三都戍遠方者相繼。至營籍亦隸教坊。邑里蕭然。生計鮮薄。過者增感。正統天順間。余嘗入城。咸謂稍復其舊。然猶未盛也。迨成化間。余凡三年一入。則見其迥若異境。以至於今。觀美日增。閭閻輻輳。綽楔林叢。城隅濠股。亭館布列。略無隙地。輿馬從蓋。壺觴櫂盒。交馳於通衢永巷中。光彩耀日。游山之舫。載妓之舟。魚貫於綠波朱閣之間。絲竹謳歌。與市聲相雜。凡上供錦衣文貝。花果珍羞。奇異之物。歲有所益。若刻絲累漆之屬。自浙宋以來。其藝久廢。今皆精妙。人性愈巧。而物產愈多。至於人材輩出。尤爲冠絕。作者專尚古文。書必篆隸。駿駿兩漢之域。下逮唐宋。未之或先。此固氣運使然。實由朝廷休養生息之恩也。人生見此。亦何幸哉。

遼邸紀聞

錢希言

江陵

里中王老人。嘗爲余談遼邸事。津津不休。故江陵相未第時。極爲遼王所眷。甫釋褐還鄉。謁王。王置酒款

洽遇之甚優。嘗從酒次更衣，訝江陵綿色稍敝，默然久之。私戒尚衣宮監陳曉，與工程其短長，出繪錦製袍二襲。紗縠稱是，篝燈夜成，旦走騎奴遺之。江陵不知也。酒醒衣至，試之不失尺寸，驚喜過望。趣赴邸，頓首謝。王曰：「瑣瑣何煩主臣？」未幾而江陵入掌國史，權炙手矣。日夜思騎乾王，而未有間。嘗以書抵所知者云：「荆國主終不可留尋禍作。嗟乎！解衣衣我，我悖之不祥。且丞相寧能爲石人耶？十年間，小山蘭坂鞠爲草萊，東閣平津亦廢爲車廄。斯非天道好還歟？不然何報施之疾也。」

### 閒中古今錄

黃溥言

#### 五更頭

宋太祖建隆庚申受禪後，聞陳希夷只怕五更頭之言，命宮中轉六更方鼓嚴鳴鐘。太祖之意恐有不軌之徒，竊發於五更之時，故終宋之世六更轉於宮中，然後鳴鐘，殊不省庚更同音也。至理宗景定元年，歷五庚申，越十七年末，宋亡而希夷五更頭之數信矣。到元朝廷祐七年庚申而至正帝生，帝乃宋少帝趙顯子，詳見稷錄。大明兵入燕都，遁去，當時人只呼庚申帝觀劉尙賓集庚申帝大事記是也。後方號順帝云，由此觀之與宋祖命轉六更之言益信，數之不爽。

### 奉化應方伯

奉化應方伯，履平登洪武庚辰進士，除授福建德化知縣。三年考滿，吏部試論一篇，文雖優而貌頗侏儒，不得列。乃題詩部門之前云：「爲官不用好文章，只要鬍鬚及胖長。更有一般堪笑處，衣裳粗得硬綑綱。」末不書姓名，閣者以此呈家宰。家宰曰：「此必應知縣也。」取其文覽之，果高。次日奏陞考功司郎中。越三年，出

爲常德知府。又三年陞貴州按察使。仕終雲南左布政使。然一詩之感動於人。而家宰亦知過能改。皆可以示後。故錄之。

綵雪亭雜言

鄭子元

敖英

同寮鄭子元。由翰林補外。十餘年矣。不得賜環。嘗侘傺無聊。遂成心疾。每疾作。輒昏憤如夢。或發譖語。有時不作。無異平時。成曰。眞空寺有老僧。不用符藥。能治心疾。子元往叩之。老僧曰。相公貴恙。起於煩惱。煩惱生於妄想。夫妄想之來。其幾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讐。悲歡離合。及種種閒情。此是過去妄想也。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却乃畏首畏尾。三番四復。猶豫不決。此是現在妄想也。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皆如其願。或期望功成名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來妄想也。三者妄想。忽然而生。忽然而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見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此心若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又曰。相公貴恙。必原於水火不交。何以故。凡溺愛治容。而使色荒。禪家謂之外感之欲。夜深枕上。思得治容。或成宵寐之變。禪家謂之內生之欲。二者之欲。綑繆染著。皆銷耗元精。若能離之。則腎水自然滋生。可以上交於心。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家謂之理障。經綸職業。不告劬勤。禪家謂之事障。二者之障。雖非人欲。亦損性靈。若能遣之。則心火不至上炎。可以下交於腎。故曰。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又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子元如其言。乃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心疾如失。予在汗臺。聞子元道其詳。且曰。禪說可治心疾。吾輩姑取節。

焉可也。

蒹葭堂雜鈔

陸楫

邃菴楊公

嘉靖己丑，邃菴楊公爲首相。上倚注甚切。時議禮諸公受知於上，相繼登樞要。尙書霍文敏公韜時爲詹事，忌公尤切。特疏劾公上大怒，削秩賜罷。文敏猶欲根蔓公門下士，一網打盡。有太學生孫育公之鄉人也，受恩最久。百凡家蠱公保護如子弟。公在相位，援育入文華殿供事，以書寫資勞，例得受京職。時亦以公黨與，恐遭斥逐，乃錄公居官事數十條呈於文敏，以求自解。不意數月後，以暴疾卒於京。其子奉柩還。公猶易服弔其喪。其子跪泣曰：「人子固不敢言親過，但悖德者不祥。吾父負公而死天也。願公無弔。」公笑曰：「爾父豈負我者？我爲人所陷，波及汝父輩。汝父欲保全身家，萬不得已，姑借我以免禍耳。吾獨不能諒之？」是我又負汝父矣。人皆服公雅量。

太保費文憲公

太保費文憲公，年十六領癸卯鄉薦，赴試禮部，道經呂梁洪。時公從父某爲主事，有事於此。一見公，即曰：「吾姪此行不第，當卒業北雍。」公愕然問故，答曰：「近得一夢，吾見姪在北監領籤出館，籤上寫彭時一字。彭公狀元宰相也。」吾姪勉之已，而公是年果不第，即入北監讀書，專事博洽，以資策學。至丁未，果狀元及第。官至少師、大學士，計得夢時。彭公尚在，及後彭公卒於官，謚文憲。公以嘉靖乙未再召入閣，亦卒於官，謚亦如之。二公不但科第祿位偶同，雖考終賜謚，如出一轍，亦異矣。

霏雪錄

鑄積

虞文靖公

虞文靖公集在翰林。一夕夢兩朱衣引至一官府見一人服王者服乃孔子也。公跪於陛。孔子謂曰汝集善爲之。公退至殿陛。一跌而寤。公恐遺忘。口誦所言。俄而聞叩門甚急。亟起。乃王召議事。二使以上廄馬翼公至承天殿。朝臣及諸學士具集。王曰上晏駕上都。某欲竊神器。僞使者齎詔且至。卿等在廷。曷以處之。衆無語。公默省夢中語。乃進曰。殿下爲中令監國。宜卽大位。於是定計諭中外。初。國璽在上都。乃蠻爲天子。印章頒詔。先遣使守古北口。候僞使者殺之。焚其書。此臨大事決大疑。聖人假夢以堅公之志耳。

蔣氏

蔣氏姑蘇巨家也。有子甫八齡。欲爲求師。慕鄭明德先生。具禮延之。先生不屑往。蔣亦跌宕者。遂厚延鐵崖楊先生。具道鄭不就之意。時先生居吳淞。放情山水。日攜賓客妓女。以文酒爲樂。謂蔣曰。能從三事。則可。幣不足計也。一無拘日課。二資行樂費。三須卜別墅。以貯家人。蔣欣然從之。鐵崖竟留三年。後其子亦有名於時。

來遠榜樓

洪武初。參知政事劉公。某王公。某蒞浙江日。改拱北樓爲來遠榜。揭榜往視之。(張乘槎善拆字者)曰。三日內主哀喪之事。如期。王公母夫人病卒。劉公以歷日紙邊坐。法王公延槎問故。槎曰。來者喪字形。遠者哀字形也。旁之二點相續者。淚點也。公命槎易之。乃名爲鎮海云。

皮匠

元薛公世南爲山西僉憲時。言一皮匠忽晝見二急腳召渠云是冥府符命。其人令家人作饌供二冥使。家人無所見也。且語家人曰。我平日寡慾。雖死必復生。慎勿葬我。是日果死。三日後復蘇。云至一官府。設王者儀衛。一人冕服坐殿廷。問曰。汝知過否。皮匠曰。某有生以來。未嘗造惡。王者命以物如青泥之狀塗其頂。久之心骨醒然。累世之事皆能記憶。王者曰。自起坑長平四十萬卒。汝不預乎。其人乃王紇九世身。對曰。起坑卒時。某阻之不聽。非某罪也。上帝以某有陰德。賜某八世爲將。今九世矣。俄而起械而至。羸然一鬼囚也。與之對。得其情。起復押入冥獄。夜叉果放還。自後棄所業。乘馬出入士夫家。能談其前世事。予聞諸王少師文王。聞諸薛公云。

黃鼠

北方黃鼠穴處。各有配匹。人掘其穴者。見其中作小土窖若牀榻之狀。則牝牡所居之處也。秋時蓄黍菽及草木之實以禦冬。各爲小窖。別而貯之。天氣晴和時。出坐穴口。見人則拱前腋如揖狀。卽竄入穴。韓孟聯句。所謂禮鼠拱而立者是也。惟畏地猴。地猴形極小。人馴養之。縱入其穴。則衝黃鼠喙曳而出。之味極肥美。元朝恆爲玉食之獻。置官守其處。人不得擅取也。

趙武

鸚林子

回龍院

吉安永豐山中。有地名回龍院。極爲崇峻。文山先生。一日奉皇后避亂過此。爲元兵所追。走入院中。兵益

近自度不免乃禱於山曰若趙室尚可延長此峯當傾橫絕山口以遇來兵山峯遂崩兵至路迷遂不能度山中有毛姓者族甚衆因留其家凡二日始去村中蛙聲甚鬧后問曰亂鳴者誰曰蛙也曰何用苦鬧蛙聲遂絕至今此村蛙不鳴先時毛姓造一牀甚華但寢其上則搖動不寧遂不敢用滴后至則以奉后牀不復動亦異事也毛姓到今猶繁毛與郭給舍有親給舍與余言如此郭永豐人名汝霖

善忘

儀同三司左僕射劉臻無吏幹又性恍惚耽悅經史終日覃思至於世事多所遺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爲太子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嘗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尋訥謂臻還家答曰知於是引之而去既扣門臻尙未悟謂至訥家乃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耶其子答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盼久之乃悟叱從者曰汝太無意吾欲造劉訥耳嘗聞荊學士陳公晉終日誦讀脫略世故一日往謁故人不告從者所之竟策騎而去從者素知其性乃周迴街衢復引入故舍下馬升座曰此安得似我居其子因久候不入出見之曰渠亦請汝來耶乃告以故舍曰我誤耳與此大相類乃知天下事未嘗無對可資一噱陳公嘗考滿當造吏部乃造戶部見徵收錢糧曰貨賂公行仕途安得清司官見而揖之曰先生來此何爲曰考滿來耳曰此戶部非吏部也乃復出其可笑者多類此

腹中語

梅宛谿爲余言山東有人能腹中語聞於有司有司鞠之腹中人能自言其冤曰吾山西布客一日出遊

偶醉臥道旁。道人李美者與張成兄厚能采生折割人見吾醉臥夜私殺之取其心肺并七竅烹熟與張成食之。吾遂入於腹中而不能去問張成成輸服曰初食時昏醉二日始省人事後覺腹中有物相礙唧唧如人語呼之輒應每飯吾不能多食食多內輒詣呼擊之又曰夜臥則從口出出時如蚯蚓然長可五六寸天將明則從鼻中出入則復言問曰李美既殺汝汝能知李美處吾擒治之以報汝讐曰李美者淮安人也可無擒治吾當死曰何也曰成化時吾爲賊夜遇李美途中因殺之奪其資張成兄弟與吾有隙爲吾所殺吾今當以死酬之李美昔爲誰張成昔爲誰皆能言其名字里地曰汝能出何不他去曰旣受約不能背十年後當自去也曰汝夜出爲何曰出則入寺廟竊聽其言卽日所語於人者也曰寺廟有神乎曰有大都與人間事同曰日中有神否曰有與人出入道中或乘馬或徒步遇貴人則避餘則行走無妨也張成兄弟遂坐法此皆二司并爾院所親問得其言如此因知殺人者人必殺之縱能逃於有司而不能逃於鬼神故曰明則有刑罰幽則有鬼神可畏也已後與毛雙渠語雙渠曰吾巡歷山東時親聞其言如是書此爲報應之一端云

### 山東耕者

山東有一耕者侵及鄰人之壠鄰人與之鬭擊殺之已抵其罪後一年近鄰有生子者能言前世事曰吾前爲某人所擊殺者吾妻子尙在欲往觀之父母怪而問故曰吾死後見陰司陰司憫其誤斃因命復生曰當爲某人子以二鬼押送時日尚蚤引避溷中頃有登溷者鬼曰此卽汝父也曰我與之友久矣年且長寧爲若子卽欲去鬼強持之將暮挾至房櫺外見婦人將產曰此卽汝母也吾復乞脫二鬼持之益力

須臾子誕，二鬼將吾從顚門送入其子卽哭。二鬼行，吾力出脫，其子不能哭。二鬼復入視曰：「果逃矣。」時吾隱衣架脚下，鬼尋獲，復送入顚門。忽按之，吾遂昏頓，其子復哭，良久始放。吾附形矣，後雖欲避去，不能。今吾家門戶事，吾盡知之，可負吾往至其家，歷歷述說生平事，其曖昧人所不及知者，與妻言之不妄，又指示前所耕地疆界，具悉前抵罪者，猶未決，因訴於官曰：「吾殺人罪當死，今所殺者復生，吾可無死？不然則死者生矣，而生者復死，吾以死酬誰乎？」有司召而問之，果如其言。罪雖不釋，良可笑也。因知吾人果四大強合，形有時而盡，而神則無所不之也。故得道者，逸形以育神，乃能久視。是日曹憲副復言此事，曹名金，河南人，與宛谿同入竟者，宛谿名守德，寧國人，先爲山東提學，故所聞同。

焦氏筆乘

焦竑

史癡翁

金陵史癡翁，名忠，字廷直，能詩，又能爲新聲樂府。性豪俠，不羈，不喜權貴人，有不合，輒引去，或徑以言折之，不顧。遇所善，則留連忘懷，無貴賤皆與款洽。家有樓，近治城區，曰臥癡中，列圖史，敦彝，位置雅潔，有酒餚，引客笑談呼盧其中，不醉不已。然翁飲輒醉，醉則按拍歌新詞，音吐清亮，旁若無人。有姬何，名玉仙，號白雲道人，聰慧解篆書，居常以文字相娛樂，甚適也。有時出遊，輒附舟而行，不告家人所往。女笄當嫁，婿貧不能具禮。翁詭攜觀燈，同妻送至婿家，取笑而別。年踰八十，預命發引，已隨而行，謂之生殯。其達生玩世如此。善作畫，不拘家數，縱意作山水樹石，清潤紛錯，天機渾成。大率以韻勝，得其片紙者，皆藏去以爲寶。余友盛仲交嘗輯翁遺詩，同金元玉詩爲一帙，題曰江南二隱，惜未能板行耳。

劉文介公

景泰丙子順天鄉試劉文介儼呂文懿原主之大學士陳循子英王文子倫下第二人爲其子稱屈於上欲罪儼等上不從准其子會試明年二人以罪死於戊文介名益起時張寧爲禮科勑曰卽令才而屈猶不可况無實之爭何以服天下乞罰二人以爲小人無忌憚之戒言雖不行天下壯之嘉靖間翟鑾二子登第時謂一鑾當道雙鳳齊鳴肅皇內批曰鑾在朕左右二子才如軾轍亦不當並中鑾并二子俱削籍去近張居正弄權小人羽翼諸子連中鼎甲官翰林其黨王篆朱橚之子皆竊科名方乳臭子應試京省尙書巡撫以下日夕候門其入棘院監試御史爲之傳遞文字被褥几榻無異私家飲食絡繹應接不暇嘻其甚矣世間公道多壞唯此一事稍存餼羊乃爲無恥小人廢壞殆盡其及於禍宜也昔宋人以貴胄不可先寒畯退沈文通進馮京爲第一所以示天下至公也噫此事難望於今之人矣居正之覆轍不可鑒乎

穆應之

穆應之後唐內園使延輝姪也天成三年赴舉京師時趙鳳知舉甚嚴峻應之乃就宋巡官卜卦卦成宋曰先輩今春未有喜座中一僧不以爲然請穆於寺塔前共語曰宋巡官術不工貧道見秀才面上上官氣已動卽三五日成就驟承帝王非次之恩穆曰何由得此僧曰君豈自此宿生之分耳穆殊不信後一日應之因省延輝與內園吏微服入園中潛遊會帝乘小駟與五七宦者出長春殿倉卒避竹林邊帝召見應之稱臣延輝之姪應舉已試闈入內苑願歸首領帝急召延輝問曰此卿之姪邪對曰是帝忻然曰

卿乃有骨肉赴舉。大是美事。立命武德使孟漢瓊宣名與中書與一美官授河中府永樂主簿翼日詣寺求前僧。皆曰無之。乃於東室見古畫卓衣梵僧其面貌昨所見也。授官去卜時才五日。僧云宿生之分。豈不信哉。

馮瀛王

五代史補言馮瀛王在中書日有舉子李導投所業爲贊。馮見之戲謂曰老夫名道秀才不可謂不知。然亦名道於禮可乎。李抗聲對曰相公是無寸底道字。小子有寸底道字何爲不可。公笑曰老夫不惟名無寸諸事亦無寸。吾子可謂知人了無怒色向南都一學使新至集諸生唱名有與同姓名者占二語令其屬對曰蘭相如司馬相如既相如又何相如。生應聲曰魏無忌長孫無忌爾無忌我亦無忌學使笑而釋之。

術士王生

術士王生金陵人瞽而善聽聲。時丁謂先罷參知政事知金陵。一日車從出南門。王於稠人中潛聽其馬蹄聲。大言於衆曰參政月中必召。月餘果急召歸覲。再入中書踰歲。真宗晏駕丁充山陵使。時王生至京師。丁聞其來甚喜。厚待之。留宿書院。俟曉入朝。俾聽馬蹄聲。退語諸子曰蹄響有西行之兆。諸子責之曰爾知相公充山陵使。乃有是說耶。王不對。後一朝士問之。曰蹄西去而無回聲。丁果罷相分西京繼有崖州之命。

赤雅

鄺露

印娘

嵩宜以西有埜女焉。處於石洞。含靈抱一。白皙緻好。百歲後。容髮差黃。乃下山采藥補益之。椎結裸跣。皮若犧鼻。垂腰蓋膝。羣雌無雄。遇男子輒負去。傾洞求合。驚死者掩之。生者復還。故處泄其真氣。壽至百歲。若盜小兒必至其家。瞞之。羣罵咒詛。則夾而還之。緣崖走屋。其行如風。誤墮網罟。以手護膝而死。腹有玉印文。類符璽。唐蒙博物志曰。南有埜女。羣行不見夫。其狀晶且白。裸袒無衣襦。

木客

木客形如小兒。予在恭城見之。行坐衣服不異於人。出市作器工過於人。好爲近體詩。無烟火塵俗氣。自云秦時造阿房宮。采木流寓於此。予嘗見其賦細雨云。劍閣鈴逾動。長門燈更深。又云何處殘春夜。和花落古宮。按唐詩酒盡君莫沽。壺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遠山弄明月。木客所作也。蘇長公云。山中木客解吟詩。然則詩學淵源其來遠矣。予家羅浮有鳥。各爲一色。五色畢集。必兆嘉客。鳥名木客。與此不同。

趙臣廟

歸順有趙臣廟。今不省何神。問其父老曰。趙臣者粵西人。少倜儻好奇計。數不得志於有司。徧歷諸司。獫狠皆優禮之。昔岑猛以田州叛。岑猛奔歸順。岑璋誅之。田州平。趙臣第一功也。督府棄而勿錄。鄉人憐之。爲之立廟。初。岑猛反。岑猛於岑璋丈人行也。督府姚公征之。患璋以姻故。召沈希儀計事。希儀雅知趙臣任俠好奇。深明軍政。詣之如夷門故事。臣曰。鎮安世與歸順爲讎。公假臣節鉞。徵兵鎮安。岑猛之首在麾下。希儀許之。臣星夜間道詣璋。璋喜迎臣曰。久不見故人。今肯念我遠辱耶。臣不言。佯爲不擇。璋叩之。但

太息。璋疑之。明日置酒款臣。臣愈不懌。璋愈疑。臣愈太息。璋曰。軍門有意督過我耶。鄰境有訴。待勘我耶。臣皆不應。因挽臣入臥內。跪叩之。臣號泣。璋亦號泣。臣曰。託君肺腑。有急不忍不言。一言之。君生而臣死矣。督府討田州。知君必黨。增命臣檄鎮安襲君殺。故人以立功不如死矣。言畢。取佩刀自殺。璋亟救之。曰。君勿憂。君能生我。我亦能生君。且令君有功。猛奴視吾女如犬彘。欲圖之久矣。臣泣曰。君誠然。盍自陳於督府。璋留臣。遣人詣希儀。願擒猛自效。希儀佯追臣。陰白督府。兵不徵。命璋專逼猛。猛之子邦彥守上堯隘。璋佯遣精兵千人助之。密報希儀旗幟服色。勿使有傷。及戰歸順。兵先呼敗。田兵驚潰。遂斬邦彥。猛欲走交趾。璋使人邀之。曰。事急矣。先走歸順。始達安南。再圖興復。猛然之。璋涕泣迎猛。館別墅。辟田州人無得近者。屢報兵退以寬猛。一日拉趙臣謂猛曰。天兵難退。非陳奏不白。爲君草封事。令人上之。何如。猛大喜。臣乃爲疏。令猛出印。印之。璋知印蜃在。乃持鳩酒一卮獻猛。天兵急。君老夫不能相庇也。猛大怒。曰。墮老奴豎子之計。遂飲鳩死。璋斬其首。併印。遣臣馳詣督府。內臣鄭潤。總兵朱麟。以猛中毒矢。死斬其首。印摻獲。聞趙臣岑璋之功。俱不錄。璋恚恨。遜職於瓏。璋入崇山。臣入古望。辟穀茹芝。不知所終。噫。中國舉動如此。難爲要服矣。

學圃餘力

蘇師旦贓賄

姜南

蘇師旦本平江書史。韓氏侂胄爲副戎。籍之於廳。韓用事。師旦實爲心腹。韓爲知閣門事。猶在韓側立侍。迨冒節鉞。韓則曰。皆使相也。始乃與之均席。由是海內趨朝之士。欲造晏門。而不得見。蘇林者。子由之孫。

也。師旦以微賤附之爲族。林遂以兄事之。師旦嘗以窘乏求金於韓。韓初不知其受諸將之賄。動以億萬。每輒俸金與之。謂其出於真誠。及江上諸將致敗。而邱公密爲督視。廉知敗將之賂。師旦尺牘往來。俱存。則曰。太師亦如是忍耶。蓋不知韓之誅已也。遂籍其家。得金箔金二萬九千二百五十片。金錢六十瓣。馬蹄金一萬五千七百二十兩。瓜子金五斗。生金羅漢五百尊。各長二尺五寸。金酒器六千七百三十兩。銖。鉢金一百四十三斤。束帶十二條。他物稱是。出四朝聞見錄。吁。元載之贊貨。烏足擬哉。

### 墨畚錢鏤

#### 吳侍郎墓地

宋吳侍郎待問。建之浦城人。得解時。母已八十餘歲。欲赴禮部。見鄰人泣下。鄰人曰。秀才但行。吾遣妻兒往。母卽其失所。待問下第。不果歸。次舉登第。及門。方知母已亡。問殯所。乃在一路隅。待問欲遷。鄰人云。初以卜地無何至此。柩繩自斷。遂藁葬。待問引術者求佳處。數日無易路。隅之吉。遂爲兆域。諸子相繼登第。而正肅公育。仁宗朝入參大政。夫吳母之葬地。非求而得之也。陰隸於冥冥之中。適然耳。世之暴富貴者。不思修德。俾世守之。乃信陰陽巫師之說。尋龍究脈。以爲風水之勝。可以長守富貴。旣而天厭其貪。富者貧之。貴者賤之。然則風水果可恃乎。

### 愛讀阿房宮賦

壁故名。因自號東坡居士。一日在雪堂讀杜牧之阿房宮賦。凡數遍。每讀徽一遍。卽再三咨嗟歎息。至夜分。猶不寐。有二老兵。皆陝人。給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長歎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處。夜久寒甚。不肯睡。連作冤苦聲。其一曰。有兩句好。其一大怒曰。你又理會得甚底。對曰。我愛他道。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黨臥而聞之。明日以告長公。大笑曰。這漢子也有識鑒。觀此則孟子所謂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於此驗矣。

寇祖仁殺元徽

魏城陽王徽與敬帝謀誅爾朱榮。及爾朱兆舉兵犯闕。帝步出雲龍門。遇徽乘馬走。屢呼之。不顧而去。帝被執。徽走至南山。抵前洛陽令寇祖仁家。祖仁一門三刺史。皆徽所引拔。以有舊恩。故投之。徽齎金百斤。馬五十四匹。祖仁利其財。外雖容納。而私謂子弟曰。如聞爾朱兆購募城陽王。得之者封千戶侯。今日富貴至矣。乃怖徽云。官捕將至。令其逃於他所。使人於路邀殺之。送首於兆。兆亦不加勳賞。兆夢徽謂己曰。我有金二百斤。馬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既覺。意所夢爲實。卽掩捕祖仁。徵其馬金。祖仁謂人密告望風。款服云。實得金百斤。馬五十四匹。兆疑其隱匿。依夢徵之。祖仁家舊有金三十斤。馬三十四匹。盡以輸兆。兆猶不信。發怒。執祖仁懸首高樹。大石墜足。捶之至死。夫元徽之不忠。祖仁之背德。皆無足論者。其鬼之點。又何靈哉。

洗硯新錄  
石監生

姜南

正統甲子夏國子祭酒李忠文公時勉言忤權奸困首木於大學三日不解炎暑蒸鬱公耄弱不能勝瀕死須臾監生石大用者豐潤人自邑庠入太學有年處六館諸生間恂恂謹飭植志務學不少自銜故自祭酒司業以下皆不知其爲人乃蹙然號於衆曰師猶父也父師罹難弟子豈忍坐視衆無有應者大用退而閉戶草疏奏懇請自代忠文亟遣人止之弗聽同輩亦有沮之者大用奮然作色曰朋友急難詩歌鵠鵠況師乎亦弗聽挾所奏詣銀臺投進銀臺難之且懼之以法大用曰生以義死亦以義何懼之有銀臺知其不可抑遂以聞於上上並釋之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信夫

### 快雪堂漫錄

#### 書王文旦事

王文旦者長興人家富而趨勢劉南坦尙書流寓長興欲與土人結姻遂以其孫女婚文旦之長子可賢尙書在日所以奉劉婦無所不至至沒後恩禮頓衰婦不能堪文旦每督責其子讀書至加笞辱因詈數婦婦性故悍怨忿日積一日文旦方笞子罵婦婦從室中突出翁後奪杖反笞翁背遂截一指歸外氏親戚共議謂形迹太甚宜絕於王而外氏貧無以養王宜給田六十畝令食其租如之後文旦竟奪之田劉氏訟之謂文旦以翁奸婦不從而文旦報以通奸家人王劉交惡文旦謀之訟師謂長興令寬不如歸安令李松有風力能竟其事遂歸心焉廉得李令所嘗寄耳目者八人使其腹心深結之因盛譽文旦於八人八人心歸之一日酒間文旦忽從外闌入與八人班坐八人相顧驚喜謂王公冠蓋交傾一時奈何肯齒錄吾等折節如是無不爭願爲王公死以故李令直文旦文旦又令人誘劉婦云若見李令無毀裝若

馮夢楨

尙書孫盛裝入李令且加禮顧視此老囚蒲伏泥土中不足快與劉婦信之於是李令大怒驟折辱劉婦坐之重辟劉婦大忿激挾刀控守道前不得直遂呼天自刎死時范屏麓狀元奉使歸里遍謁諸當事者光寵眩耀而文旦故與范往來競疑其居間謗書流傳不能自白南省臺疏入范與守道郡守俱坐謫官李令文旦遣戍而海內咸稱長興劉氏真烈婦矣後文旦卒得赦歸年八十餘見其次子可教登鄉科而死今年庚子一孫某又登科趨勢故通情文旦特甚然非大惡卒破家蒙惡名以終俗呼聚塵爲扒灰長興人呼扒灰王嫁女者爭避其家然得禍太過乃爲上天所憐反享其子孫亦理也李令後亦得釋薦起官至中丞巡撫初爲令時有威斷雖不無所寄耳自然莫敢欺八人者蓋入文旦之術中亦非有意爲欺也偏信不察遂與禍偕可不戒哉獨范公之冤終不能明後爲奸民所持逼迫自經死人莫不以爲劉婦冤報卽其子孫亦不知也豈其謫後不能以潔清自奮而然耶抑多生業累所致不可逃與初王劉之獄今南掌院趙公去亭爲烏程令受牒與李令共聽之李令盛怒趙色自若因目授烏程諸隸令不預行杖遂不及禍見幾知大體有足多者庚子末秋過苕溪朱君采御史見招於蓮花莊新宅酒中因悉其顛末心田說今追記之

趙鼻涕

把把賽

把把賽回國人以貢玉至京自言從彼國經兩夏至此私費玉若干賣銀三百餘兩館鄰某心動與通事謀以聲妓賺之遂留連不欲去其同使已受宴賞卽日就道而把把賽自匿囊金亦盡竟流落賴善騎射遂投邊將馬坊兒作家丁後大同府同知巡邊索保結衆以把把賽夷人難之乃自索紙作回文橫書從左至右復從右至左人不識通事曰此渠本國鄉貫及所習武藝耳陳季象在邊親見之哀訴流落之故且曰我在中國惟添得三弦子一藝蓋在伎家所學也

### 筆塵

#### 海中銀山

海中有銀山生樹名女樹天明時皆生嬰兒日出能行至食時皆成少年日中壯盛日昃衰老日沒死日出復然莊生所謂冥靈大椿以八千歲爲春秋皆旦暮也淵明詩云世短意常多斯人樂久生又云中觴縱遙情忘彼千年憂且極今日樂明日非所求使九原而可作則願爲陶公執鞭矣

#### 雲間雜志

#### 丐者張二郎

丐者張二郎莫知其所自始善泅水伏水中能月餘不食又蹻捷不懼死嘉靖甲寅倭亂張應募方太守雙江公令爲哨探數泅水入賊巢得真耗且時斬倭首以獻有銀牌犒金之賜俱不受請歸府庫犒以酒肉則受賊平論功應世襲百戶郡縣加以章服妻以妓女却之惟願乞食夜則臥嶽廟中嬉嬉無憂色後方開府江南訪張得之金剛足下召令領犒金仍笑不受與酒肉則忻然謝而去

#### 李紹聞

陸花冠家女

上海庠友顧某嘉靖壬午赴試泊舟唐家墳。霏雨中見有女子極娉婷掠其舟而西。顧凝眸久。女亦回顧。扣其何往。曰將訪外大母少選當至晚果來。顧留宿衣盡解獨留左襦未明去。曰幸相訪於陸花冠家。後訪陸見一畫像。則其女也。因病左足癰瘍。夫家悔姻憤死。唐家墳側。則其外大母塋。顧聞之大駭。

沈學士度

沈學士度從戍滇。南滇有日者談命奇中。沈以己造試之。日者驚曰。是當顯貴歷官清要。沈笑謝之所書命館字不佳。乃作二大字易之。都督瞿能鎮滇。偶見之。詢爲沈筆。因延爲弟子師。未幾入朝。命沈偕行館於南楊學士家。時上博求善書者。南楊以沈薦。召見試書。稱旨。授翰林典籍。寵眷日隆。令凡誥勅俱效沈體。累官翰林學士。沈云。臣有弟粲。其書勝臣。遂亦被徵。粲官至大理少卿。世稱二沈學士。孫藻玄孫世隆。俱以能書授秩。古來以書際遇無如沈氏。

相子先

相子先華亭人。善奕。太祖召至京師。與鄞人婁德達偕入見。上命二人較藝。子先自謂天下無敵手。視德達蔑如也。上顧中官取一紙置局下。子先不測。上意竟不經心。德達聯勝。啓視。乃給冠帶告身也。子先竟不得快。快歸。劉誠意作文送之。他日榜於門曰。天下棋師有野僧來較。僧實高而佯北以誘之。明日大集友人。子先連敗。遂輟其榜。

靈哥

靈哥者山東濟寧州猴也。自言汴宋時純陽先生賜丹一粒吞之得飛行變幻之術。金元時往來兗濟間。談禍福甚驗。至明朝尤神。正統間吾郡張公璞爲濟寧學正。相與交密。時留學舍酣飲。或人形琴奕。深目多鬚。着幞頭襯靴。曰此宋士人服也。數攜珍果相餉。一日懷中出柑橘。曰吾從洞庭山得之。他日張之。幼子請見。不許。曰是兒無良心。張懇之。乃夜召其子出。一見。遽舒手繪其臂。怒而去。曰吾謂其設心不良。果然。其子蓋摩得其猴毛也。由是交絕。

洙涇鎮趙穀

洙涇鎮趙穀捕盜之魁也。嘉靖壬戌南都刦盜公行捕之不得。乃檄穀往。至留都十日。都無影響。偶於通濟門見一瞽目推命者。曰是可疑也。卽令人肩一木向瞽者撞之。回面而避。穀曰是矣。卽尾其後。出通濟門七八里。至一小房入門。穀撫其背曰特來尋汝。瞽者曰吾知之矣。得非松江趙君耶。兩目忽閉。出酒脯相款。曰君宜速還。至來月晦日到宅奉候。并有小贐。穀見其言辭慷慨。侍者三四俱精悍。遂許之。尋歸。至晦日掃戶以待。竟不至。又旬日。穀復抵白下。詰其負約之故。瞽者笑曰前月晦日君何睡之熟也。薄儀已留君牀頭矣。穀亟歸視之。見大銀二錠七首一把。在枕下。不覺流汗浹背。從此不敢至南都。

宋徽宗玉杯

宋徽宗內庫所藏玉杯三。其一名教子昇天。內外光潤。絕無纖埃。杯口三面聳出。螭頭如生。真神物也。二名八面威風。三則單螭作把。外多花紋。甚細。瑩白甚於教子。而神稍遜。其一其三。向在朱尚書旋溪家。孫少愚文巖分得之。文巖不能守。以教子杯典吳門三百金。已而從兄司成文石公。以原銀贖歸。而單螭杯

在少愚處者後亦歸司成矣。司成捐館無子立弟太學文泉子爲嗣而諸寶玉器則司成夫人平湖陸氏謹司之。萬曆壬午秋陸氏卒。陸宗族無不垂涎其業乃訟太學於浙平湖劉令逮置圜扉瓜分其有時。陸有顯者曰兩玉杯至太學生還矣於是亟取獻之。杯到之夕太學之室胡氏忿然曰太學之禍此爲祟耳。睨杯欲擲之地左右失色請曰如太學何。胡曰且休矣猶當辱之乃出錢二十五文沽平湖薄酒一尊斟玉杯中遍賜廝養咸獲。明日上獻下午出太學於獄又明日張筵款太學歡飲而歸後詠白公成進士具疏辨冤取原杯以還立碎之。

杜韋

杜韋者名娼也與范孝廉允謙一見語合情如膠漆孝廉故瘠弱病且淹淹矣伯中方公患之訟於官冀得杜絕孝廉囚服公庭言詞酸楚度不能久留乃偕之燕中未幾卒扶柩歸旦且渡江是夕沐浴衣孝廉所製衣凡孝廉所悅詞曲數闋一向柩前歌之又將孝廉所作詩朗吟數首天將曙矣命酒至奠哀不自勝乃啓篷牕躍入江中而死。

某姓妬婦

南門外某姓一妬婦知婢懷姪日夜痛毆既婉身逼令棄兒於水婢不得已將兒繫之木板以釵一股置兒衣間冀得收養適一婦持木槌浣衣溪上見而收之方用手援兒椎忽墮水流至妬婦門爲其婢所得懸之壁間不兩月盜入其家卽將木椎椎殺妬婦其夫方知兒之溺死也後六年拾兒之父偶至婢所見木椎認爲己物婢問失椎之由云爲撈兒滾入波心復問兒衣間有何物曰有一釵今尚在婢卽日索釵

視之果前物也。重酬其乳食之費，攜其子歸。張友蓮作木椎記。

### 錢鶴灘

錢鶴灘家居，有客言江都某妓動人。公卽整裝而行，適巡鹹使者公門人也。珍重邀公辭，隨訪妓知已嫁鹽商矣。乃往謁商，商亦答拜，邀酌。公具道遠來之意，祈一見妓耳。商許之。出妓把酒，酒酣，妓出自白綾軛，請留新句。公遂書一絕：淡羅衫子淡羅裙，淡掃蛾眉淡點唇。可惜一身都是淡，如何嫁了賣鹽人。仰天大笑而出。旦日竟歸，鹹使蹤跡之已去遠矣。

### 楊玉山

楊玉山者，松之富商也。成化間以稅事至南都，遇妓張小三者，稚齒雅容，不肯就門戶。楊一見語合，遂捐數十金成婚。踰月，楊欲歸，張願隨之。楊以婦妬堅辭，然歲必三四至京，留連旬月，所贈遺已千萬計。二十餘年，楊田產一空，婚嫁無策，怏怏失明。張聞之，直造楊氏之廬，拜主母，捧楊首大慟，乃悉出向所贈金珠，具粧嫁其二女，并爲二子納室，留侍湯藥。一年，楊死，復脫簪珥殯之，守其柩不去。既免喪，其父母強之不歸，訟禮曹，移牒逮之，急不得已，泣別其靈而去。至家不面一男子，考終於舊院。

### 阿紅

阿紅者，姓王，京師人。父故遭水災，其母偕其子王應龍及紅就食長女之嫁於徽者，附漕艘而下。時紅年十三，研麗無比。中途有嘉湖樂戶徐姓，一見紅，慕其色，欲以重價居之。母兄不應也，乃謀之土人。土人曰：「誠捐五十金，保爲君致之。」徐應曰：「諾。第須送過大江耳。」土人亦應曰：「諾。」乃覓輕舸，縛漕艘旁，夜鑿漕艘水

大入王姬睡夢間令應龍收拾行囊身以被裹紅置舷上時滿船驚擾土人遂攜紅入輕舸挂帆而南果至京口付徐酬亦如約徐攜歸嘉禾教以清歌歲餘載至蘇常二郡所入千金矣最後至吾松朱家角大爲角中諸院所珍重而紅母兄之在長女家者念紅不置遂於吳下偏訪不得乃以萬曆辛亥六月過松至莊家行遇紅時紅已年十七且悲且喜徐無可爲計詭曰當合作一家耳未幾計令應龍市肉屠者毆之令人報其母母急赴子難而徐放舟如脫兔矣紅號泣三日夜不休徐惡之乃以木錐錐其兩脰遂不能行寸步仍泊舟朱家角僻處後應龍母子緝知奔告青浦捕衙俱逮至邑中有陸老虎者爲徐畫策擁應龍至一蕭寺中逼寫鬻妹身契僧頗憫之決北牖令應龍疾走途遇蕪湖染工數輩備述其故中一人曰邑中無正官錢神爲政子冤何從白耶何不走郡中訴之應龍曰善如赤手何此人乃倒橐典衣得一金界之間道同至郡具訴二守陽華朱公訪實斷紅還其兄斃徐於獄而陸老虎諸人俱置之法醫者姜姓受賄妄言紅係流火并撻之閩郡無不頌朱公神明也

陶菴夢憶

二十四橋風月

張岱

廣陵二十四橋風月邗溝尙存其意渡鈔關橫亘半里許爲巷者九條巷故九凡周旋折旋於巷之左右前後者什百之巷口狹而腸曲寸寸節節有精房密戶名妓歪妓雜處之名妓匿不見人非嚮道莫得入歪妓多可五六百人每日傍晚膏沐薰燒出巷口倚徒盤礴於茶館酒肆之前謂之站關茶館酒肆岸上紗燈百盞諸妓揜映閃滅於其間艷鑿者簾雄趾者闔燈前月下人無正色所謂一白能遮百醜者粉之

力也。游子過客，往來如梭，摩睛相覩，有當意，逼前牽之去。而是妓忽出身分，肅客先行，自緩步尾之至巷口。有偵伺者，向巷門呼曰：「某姐有客了。」內應聲如雷火燎，即出，一一俱去。剩者不過二三十人，沉沉二漏，燈燭將燼，茶館黑魆無人聲。茶博士不好請出，惟作呵欠，而諸妓釀錢向茶博士買燭寸許，以待遲客。或發嬌聲唱，劈破玉等小詞，或自相謔浪嘻笑，故作熱鬧，以亂時候。然言笑啞啞聲中，漸帶淒楚，夜分不去，悄然暗摸如鬼見老撾，受餓受笞，俱不可知矣。余族弟卓如，美鬚髯，有情癡善笑，到鈔關必狎妓。向余嘆曰：「弟今日之樂，不減王公。」余曰：「何謂也？」曰：「王公大人侍妾數百，到晚眈眈望幸，當御者亦不過一人。弟過鈔關，美人數百人目挑心招，視我如潘安。弟願指氣使，任意揀擇，亦必得一當意者。呼而侍我，王公大人豈遂過我哉？」復大嘆。余亦大嘆。

### 揚州清明

揚州清明，城中男女畢出，家家展墓。雖家有數墓，日必展之，故輕車駿馬，簫鼓畫船，轉摺再三，不辭往復。監門小戶，亦攜穀核紙錢，走至墓所，祭畢席地飲胙。自鈔關南門古渡橋，天寧寺平山堂一帶，靚粧藻野，袴服縵川，隨有貨郎路傍擺設，骨董古玩，并小兒器具，博徒持小杌坐空地，左右鋪袒衫半臂，紗裙汗帨，銅爐錫注，瓷甌漆奩，及肩彘鮮魚，秋梨福橘之屬，呼朋引類，以錢擲地，謂之跌成，或六或八或十，謂之六成，八成，十成焉。百十其處，人環觀之。是日四方流寓，及徽商西賈，曲中名妓，一切好事之徒，無不咸集。長塘豐草，走馬放鷹，高阜平岡，鬪雞蹴踘，茂林清樾，劈阮彈箏，浪子相撲，童稚紙鳶，老僧因果，瞽者說書，立者林林，蹲者蟄蟄，日暮霞生，車馬紛沓，宦門淑秀，車幕盡開，婢媵倦歸，山花斜插，臻臻簇簇，奪門而入。余

所見者惟西湖春秦淮夏虎邱秋差足比擬然彼皆團簇一塊如畫家橫披此獨魚貫雁比舒長且三千里焉則畫家之手卷矣南宋張擇端作清明上河圖追摹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而余目盱盱能無夢想

揚州瘦馬

揚州人日飲食於瘦馬之身者數十百人娶妾者切勿露意稍透消息牙婆駢僧咸集其門如蠅附羶掠撲不去黎明卽促之出門媒人先到者先挾之去其餘尾其後接踵伺之至瘦馬家坐定進茶牙婆扶瘦馬出曰姑娘拜客下拜曰姑娘往上走走曰姑娘轉身轉身向明立面出曰姑娘借手睄睄盡褫其袂手出臂出膚亦出曰姑娘睄相公轉眼偷覲眼出曰姑娘幾歲了曰幾歲聲出曰姑娘再走走以手拉其裙趾出然看趾有法凡出門裙幅先響者必大高繫其裙人未出而趾先出者必小曰姑娘請回一人進一人又出看一家必五六人咸如之看中者用金簪或釵一股插其鬟曰插帶看不中出錢數百文賞牙婆或賞其家侍婢又去看牙婆倦又有數牙婆踵伺之一日二日至四五日不倦亦不盡然看至五六十人白面紅衫千篇一律如學字者一字寫至百至千連此字亦不認得矣心與目謀毫無把柄不得不聊且遷就定其一人插帶後本家出一紅單上寫綵緞若干金花若干財禮若干布疋若干用筆蘸墨送客點閱客批財禮及緞匹如其意則肅客歸歸未抵寓而鼓樂盤擔紅綠羊酒在其門久矣不一刻而禮幣糕果俱齊鼓樂導之去去未半里而花轎花燈擎燎火把樂人儕相紙燭供果牲醴之屬門前環侍廚子挑一擔至則蔬果餚饌湯點花棚糖餅棹圍坐褥酒壺盃箸龍虎壽星撒帳牽紅小唱絃索之類又畢備矣

不待覆命亦不待主人命而花轎及親送小轎一齊往迎鼓樂燈燎新人轎與親送轎一時俱到矣新人拜堂親送上席小唱鼓吹喧填熱鬧日未午而討賞遽去急往他家又復如是

### 宦游紀聞

張 誼

### 試師得姪

江右安福人李旦春自幼失亡寡母求之弗得年十六流於荆之江陵久之歸安福寓於山寺寺館有李舉人者藏修待價旦春謁見之求童師館以度日焉舉人遂試之將驗深淺以爲薦得卷細閱訝其非凡時寡母幼子未歸覩旦春狀貌酷肖其姪且年庚正與之齊驗知其爲姪矣乃謂其嫂曰吾姪旣歸又幸其學之有成吾嫂有託矣嫂亟爲召見識認之母子相持大慟旣而中丁酉省魁此吾聞之李同寅同寅聞其先翁者

### 伶人眩騙

嘉靖乙丑有遊食樂工乘騎者七人至綿州未詳何省人其所持舞襯衫服整潔鮮明拋戈擲甕歌喉宛轉腔調琅然咸稱有遏雲之態適余憲副至舉城士夫商賈無不忻悅以爲奇遇搬作雜劇連宵達旦者數日夕而情洽一日灑衆曰今夕改作雜劇手服一新視聽遍索士夫富室陳列珍玩器具衣著織金彩服乃令綿城樂工代司鼓樂至夜闌俟人酣倦矣忽隱几者大半乘機催迫鼓樂喧震作雞鳴渡關七人以次入甕久之寂然破甕索之了無所得所騙銀不止數百兩惟司鼓樂者枉受刑罰而已嗚呼此卽遁身掩形之法苟非識者堅弗之信難免墮其術中矣

